

大打龍虎播

新乾坤印第三集

足踢北海

40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新二版

重訂新乾坤印
第三集

大打龍虎插

洋裝一册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編者 靈巖樵子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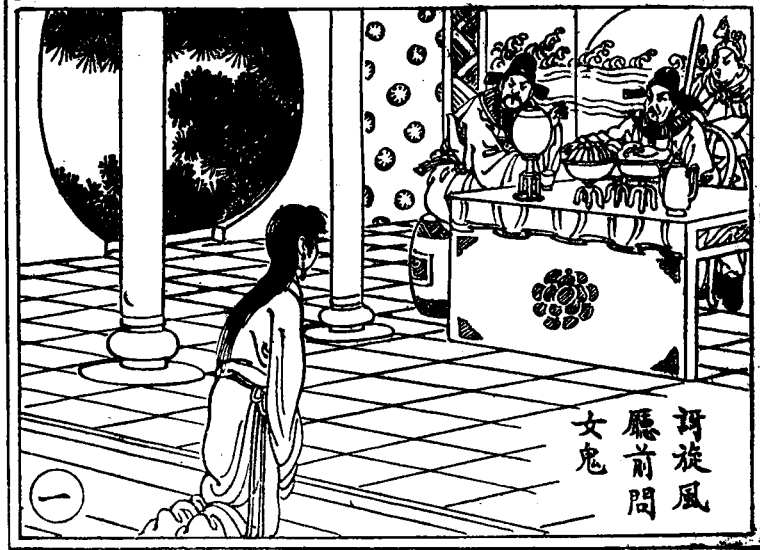
提要

妖道擺設金光陣於九龍山下。助長賊勢。借此以困衆俠義。爲綠林人吐氣。詎紅雲長老法力無邊。用掌心雷擊敗妖道。救出衆俠義。復用黑狗血驅散陣中孕婦陰魂。頃刻之間。其陣遂破。

書中夾敘一件疑案。讀之拍案驚奇。會有富室趙某。患瘵疾身死。其妻美豔無雙。青年守寡。里人無不稱道之。而不知實一淫婦。私與人通。暗用金屑毒斃其夫。以爲鬼神不覺。偏有一羣蒼蠅。飛集巡按轎前。哀鳴告狀。開棺檢驗。冤情爲之大白。奇極。羣賊自金光陣破後。聞四川楊虎廣納綠林。蓄意助奸賊造反。迺命其子楊慶聘請廣東無敵英雄谷標。擺下一座擂台。定名曰龍虎擂。挑選天下英雄。圖謀舉事。適衆俠義追蹤而至。大打龍虎擂台。情節熱鬧。如火如荼。筆難盡述。茶餘酒後。一編在手。始信余言非謬也。



金光陣高僧鬥惡道



訝旋風
廳前問
女鬼

一

賭賽輸贏白
光統頭



端詳坟墓
難洗沉寃

趙連科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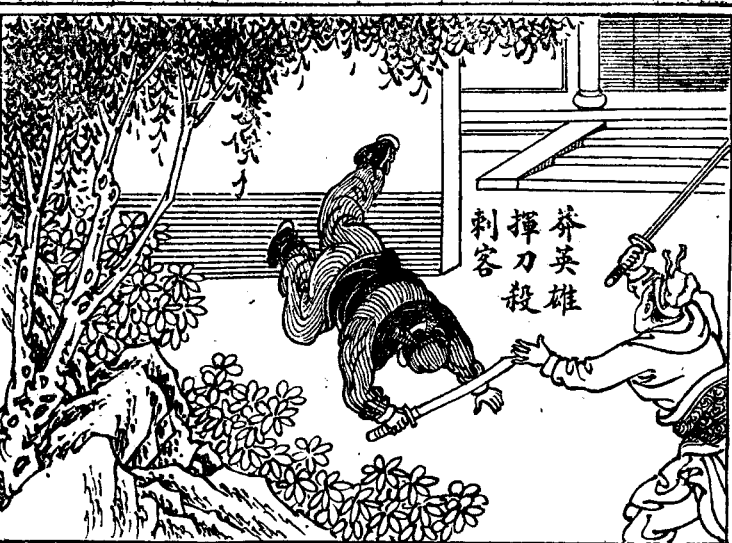


宿神
廟奇
夢得
黃昏



買粉糕
閨女吐真情





大打龍虎搗目次

- 第一回 金光陣高僧鬥惡道 關帝廟嚴父會佳兒……………一
- 第二回 訝旋風廳前問女鬼 貪美色房裏弑嬌娘……………六
- 第三回 體恤冤魂元戎察訪 相逢仇敵小俠負傷……………一一
- 一 回 賭賽輸贏白光繞頸 圖謀行刺黑夜潛蹤……………一七
- 五 回 破陣圖妖人懼狗血 護法台佛祖駕祥雲……………二二
- 六 回 暮見蒼蠅頓生疑竇 端詳墳墓難洗沉冤……………二六
- 七 回 驗屍場假情哭白骨 宿神廟奇夢得黃昏……………三一
- 八 回 買粉糕闖女吐真情 剖肚腹淫娃甘伏法……………三六
- 九 回 蔣家村英雄求借宿 蝎子嶺豪傑探行藏……………四二
- 十 回 設巧計俠女扮新娘 逞奇能飛鏢殲劇盜……………四七
- 十一 回 黑沙手應聘龍虎搗 大元戎駐節重慶府……………五二
- 十二 回 莽英雄揮刀殺刺客 獸大漢賣力打搗台……………五七
- 十三 回 龍虎搗施威敗台主 乾坤印發極嚇羣英……………六二
- 十四 回 調大兵圍城擒反叛 斬疆吏額手頌清官……………六七

大打龍虎播 目次

二

- | | | | |
|------|----------|----------|----|
| 第十五回 | 折獄嚴明老嫗叫屈 | 依書判斷節婦伸冤 | 七二 |
| 第十六回 | 巧使薰香窗前窺看 | 暗偷寶劍牆上留言 | 七六 |
| 第十七回 | 設謀誑劍員外登山 | 放火燒巢賊人漏網 | 八一 |
| 第十八回 | 見香客密訪尹家宅 | 訪仙姑心迷如意郎 | 八五 |

新乾坤印
第三集

大打龍虎播

第一回 金光陣高僧鬥惡道 關帝廟嚴父會佳兒

金光道人擺下了金光陣。思量把衆俠義一網打盡。代綠林弟兄報仇雪恨。詎料紅雲長老追踪趕到。因吳天保被困九龍山。搭救要緊。所以並不進陣。一逕來到山上。恰值陸忠展開兩個翅膀。在空中飛來飛去。巡查奸細。他瞧見紅雲長老上山。便飛下動手。不能敵得長老。折了一個肉翅。負痛逃命去了。紅雲長老也不追趕。尋到水牢外面。才一脚踏進水牢。猛聽天崩地裂一聲響亮。大喫一驚。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上面墜下一塊鐵板。將水牢圍住。紅雲長老仗着自己神通廣大。毫不在意。大着步子往裏面走。不防從兩旁的複壁中。又跳出兩個嘍囉來。喝道。好大胆的和尙。現放着天堂大路不走。偏找到水牢裏來。敢是來尋死嗎。紅雲長老用手一指。那兩個嘍囉直挺挺的立着不能動了。這纔紅雲長老問道。你們可知道有位小英雄在那裏。老實的說出來。留你兩個狗命。兩個嘍囉四肢不能動彈。曉得這和尚不好惹。哭喪着臉答道。實對你大和尚說了罷。那位小英雄。就在這裏水牢中。平常是看不出的。那正中的一塊大方石。就是活絡翻板。伸手揭起。你在上面呼喚。他自出來。不可冒險下去。這下面的水。有三尺多深。要是失足跌下。準將你淹死。紅雲長老問明了嘍囉。轉身進去。低頭向下細看。果見有一塊大方石。伸手揭起。下面黑黓黓地深不見底。暗忖這等水深。天保在內。怎能存身。急忙低聲叫道。天保何在。天保何在。這時吳天保半身淹在水中。腹內又饑又渴。正在萬難挨忍的當

兒忽聽上面有人喊叫。連忙側耳細聽。覺得聲音很熟。一時却想不起是誰。決料不到是長老前來救他。一人
在下面不敢答應。紅雲長老喊了三聲。不見有人答應。伏下身來。向下一看。無如裏面黑暗如漆。一點看不出
什麼來。復又高聲叫道。吳天保在下面嗎。天保一聽。知是長老前來搭救。心中歡喜不勝。連忙大聲答應道。上
面莫非仙師到此嗎。紅雲長老道。正是貧僧前來救你。快快縱身上來罷。天保道。弟子掙扎不起。望仙師放下
繩索。救弟子上來罷。紅雲長老把手中拐杖吹了一口仙氣。念念有詞。叫一聲長。眼見那根竹杖。頓長數丈。自
上垂下。喚道。天保。你就攀着這根竹杖上來罷。倘再遲延。怕的賊人前來。又要多費手脚。天保聽了。循着竹杖
上來。上前拜謝救命之恩。紅雲長老大喜。說道。快快跟我下山去罷。天保這時已餓得兩腿無力。不能步行下
山。紅雲長老急在懷中取出一粒金丹。遞與天保。細嚼吞下。仙家妙藥。果然不同凡響。服下不多一回。精神飽
滿如常。祇是衣履皆濕。不良於行。便將那嚙囉身上衣服剝下。又奪過一口單刀。跟隨長老出牢。紅雲長老因
牢門已被鐵板闔住。用手指那塊鐵板好像經過了火的一般。立刻溶化。於是出了水牢。直奔山下而來。那
陸忠被長老打折了一個翅膀。負痛逃入山寨。見了姜天霞說道。前日那個老和尚又來了。小弟與他動手。被
他打斷翅膀。痛得了不得。趕快前去拿捉。姜天霞聽說。暗吃一驚。自忖紅雲長老十分利害。我們都不是他的
對手。非派人往陣中去。請柳青金光道人前來。才能將他拿獲。主意已定。率領一百名嚙囉。夠奔後山趕來。不
過虛張聲勢而已。怎敢認真前來同長老廝殺。事有湊巧。剛到後山。正與紅雲長老迎面相值。天保早已縱身
過來。不由分說。舉起單刀劈頭就砍。姜天霞眼明手快。身子一偏。才把這一刀躲過。一抬頭見是天保。知他逃
出了水牢。怒喝道。好大胆的惡賊。休想逃下山去。天保也不同意他答話。舉刀又砍。二人就在後山動起手來。紅

雲長老恐天保在此戀戰。不能抽身。再去搭救陣中衆俠義。因此口中念動真言。左手一舉。只聽嘩啦啦一個掌心雷打來。唬得姜天霞魂飛天外。轉身撒腿便逃。天保那裏肯捨他。隨後追趕。紅雲長老大叫道。窮寇莫追。快去被陣要緊。天保只得捨了姜天霞。隨着長老下山。須臾來到金光陣前。只聽陣中喊殺連天。紅雲長老看定方向。卽從景門闖進。正遇柳青把守在彼。一見長老闖進。怒上心頭。喝一聲道。老禿頭。你又到此。我與你拚個高下。紅雲長老也不答話。伸手便放了一個掌心雷。柳青原是妖怪出身。雷聲最怕。慌忙收回寶劍。逃到法台下面躲避。金光道人站在上面。見紅雲長老進陣。不由他歡喜不置。連忙踏罡步斗。作起邪法。喝令那班冤魂怨鬼。一齊圍繞上來。紅雲長老看罷。大罵道。妖道傷天害理。你擺下這座金光陣。不知害了多少孕婦。眞乃罪大惡極。說着默念心經七遍。用手在面前畫了幾畫。只見那一羣冤魂。轉奔到法台之前。向金光道人索命。金光道人大驚。自知邪法不能害他。縱身跳下法台。正想與長老動手。鉄笛仙又從開門殺入。到得長老面前。不由分說。舉起鉄笛。劈頭打下。紅雲長老卽用拂塵架開。隨手放個掌心雷。唬得鉄笛仙轉身逃走。金光道人看了。跳將上前。大叫道。老禿頭。你三番兩次前來與我們作對。今日誓與你分個上下。紅雲長老笑道。我既懼你。也不進陣來了。你有什么麼妖法。只管使來。金光道人更加大怒。將手中劍一擺。照准長老惡狠狠的砍來。紅雲長老並不招架。却把左手一放。閃電般一道紫光。接着嘩啦啦一聲響。早把金光道人唬得轉身逃走。紅雲長老不禁哈哈大笑。便又走向法台邊來。見金禪子率領衆俠義在那邊與羣賊廝殺。連忙上前叫道。金禪師。兄休要害怕。待貧僧捉拿他們。話猶未畢。把手一揚。半空中起了一道紫光。就有一個霹靂。照定羣賊頭上打下。石頭僧等一衆賊人。嚇得四散逃走。金禪子見是紅雲長老到來。滿心歡喜。連忙過來。打個稽首道。長老今

日前來相助。真乃萬幸。趁此破陣要緊。紅雲長老道。陣中妖法多端。急切尙不能破。快招呼衆英雄隨我出陣。金禪子聽了長老之言。不敢怠慢。急忙招呼衆俠義休要戀戰。紅雲長老已將天保救出。快快跟隨長老回去罷。秦明等衆英雄聽得金禪子呼喚。各人丟了賊人。轉身退下。紅雲長老大喜。在前一路引着出外。金光道人見紅雲長老帶領衆英雄出陣。怒往上冲。急忙招呼羣賊追趕上去。無如已經去遠。自己又不敢出陣追趕。只索罷休。與姜天霞石頭僧柳青等羣賊。籌商毒計。按下慢表。再說紅雲長老率領衆英雄出了景門。回轉客寓。路中聞人傳說吳大元帥已抵天橋鎮。紅雲長老即命吳天保去向路人打聽。不多片刻。天保回來稟報道。弟子已向人詢問明白。說是有一位吳大元帥。奉旨前來查辦九龍山強盜。現已率領三萬官兵。駐節天橋鎮。但不知這位吳大元帥。究竟是何等人物。紅雲長老不覺哈哈大笑道。你要問這位吳大元帥來歷。細聽爲師說來。此人在朝官居兵部尙書之職。一生忠直。爲國爲民。不畏權奸。因此與龐太師做了對頭冤家。龐奸賊上殿讒奏。說他兒子吳天保。勾結綠林。浪蕩江湖。爲非作歹。蓄有謀叛之意。聖上本是有道明君。知他與吳兵部勢同冰炭。故未邀准。龐奸賊心中不服。私下進宮。與他女兒計議。用酒把萬歲勸醉。假傳聖旨。把吳兵部推出午門斬首。滿朝文武。無法保奏。貧僧正在洞中打坐。心血來潮。算知忠臣有難。將他救下。又上金殿見駕。奏明根由。聖上龍心大悅。因九龍山匪勢猖獗。羽翼一成。萬難撲滅。即着吳兵部出京查辦九龍山。今日到此。從此百姓重見天日了。天保聞聽此言。跪在長老膝前道。仙師所言。這位吳大元帥。正是弟子的父親。望仙師與弟子同往。俾弟子父子相會。紅雲長老道。快快起來。貧僧今番下山相助。不但爲你父子見面之事。并且衆英雄也可追隨麾下。爲國効力。將來得了一官半職。耀祖榮宗。你既有此孝心。貧僧自當奉陪同往。不知衆位英雄可

願同去秦明道。我們正愁沒有進身之階。無論你忠肝俠膽。終不能圖個出頭之日。有誰不願去呢。五空道。秦大哥這話說得對。我們一班任俠好義的人。生平最敬忠正。既長老給我們引見。當然人人願去。助吳大元帥征勦九龍山。立下功勞。大小得個官職。也不枉我們一世為人。紅雲長老聽衆人都說願去。更是格外歡喜。於是率領了衆英雄。直奔天橋鎮而來。沒有片刻。已離天橋鎮不遠。但見兩旁轎馬紛紜。擁擠不堪。知是到來。見吳大元帥的衆人到了鎮上。天保上前詢問道。老丈。你可知道吳大元帥的公館。設在何處。老者用手一指。吳大元帥的行轅。就在鎮西關帝廟。天保謝過了老者。轉身稟明長老。遂向西街走去。須臾來到關帝廟。廟外停着轎馬。紅雲長老命衆人稍待。他走上前。打一個問訊道。煩你進去通稟元帥。說有紅雲長老偕同衆英雄前來謁見。並有要事面稟。門官聽他說罷。便向衆人打量了一眼。見衆英雄一個個勇糾糾氣昂昂。一個個雄糾糾的形狀。令人看了有些害怕。那裏還敢怠慢。哈着腰道。請爺們稍待片刻。容小的進去稟報。說着轉身進去。不多一刻。吳大元帥親自出迎。搶步到長老面前。躬身施禮道。前日蒙長老救了性命。正擬圖報。不期今日相遇。足慰平生。紅雲長老道。恭喜元帥。加官進爵。今又奉旨南巡。爲國爲民。貧僧故來道賀。寒暄畢。揖讓入內。分賓坐下。獻上香茗。吳天保上前拜見父親。南園大爲驚訝。忙向長老問道。他是何人。敢稱本帥爲父。紅雲長老站起身來。笑道。這位就是元帥的公子。名喚天保。太夫人在家生育時候。元帥在京供職。今已長成十八歲。與元帥從未見面。今隨衆英雄到九龍山勦賊。無如金光道人擺下惡陣。自恃妖法利害。屢次進陣。不能將陣圖破去。貧僧與公子有師徒之分。故而前來相助。聽人傳說。元帥虎駕已到。因此帶領公子到此。父子團圓。南園聽了長老之言。方才明白。心中自是歡喜。金琳也前來拜見元帥。紅雲長老道。他是蕭提督之子。南園大

喜道。我離家十九載。爾等俱已長大成人。又長得氣概不凡。你父親見了。當不知如何快活哩。接着秦明五空六空黃小華兄妹韓素花等。一一拜見元帥。南園問明姓名。滿心歡喜。吩咐擺下素齋。請長老坐了首坐。南園坐了主位。衆英雄挨次就坐。開懷暢飲。南園問長老道。妖道擺下陣圖。但不知他這陣中怎生利害。請長老指示。俾調兵前去破陣。紅雲長老道。令郎天保前日獨自闖陣。竟被妖人捉獲。打下水牢。幸叨元帥虎威。才將令郎救出。要問陣中利害。詢問天保便知。但有一事。貧僧頗覺耽憂。南園道。不知長老有甚疑難之事。但說何妨。紅雲長老道。妖人擺下的金光陣。陣中有一百二十名孕婦陰魂。分佈法台。任你英雄好漢。闖到台前。那些冤魂便將你纏繞。如今要破冤魂。須用一百二十頭黑狗黑羊血。才能掃滅冤魂。貧僧是出家人。豈忍無辜妄殺生靈。南園道。這有何難。明日飭人收買羊狗就是了。少頃席散。南園吩咐天保。將衆英雄行裝。搬進行轅居住。忽見家人進來稟道。總督周省三大人請見。現在外邊候示。吳元帥卽命開正門迎接。揖讓到廳上分賓坐下。周省三道。今日元帥駕臨。未能前來迎接。多多有罪。還望海涵。南園道。本帥初臨貴地。諸事亟待料理。不克親詣貴衙問候。抱歉之至。素仰貴督官清如水。人民有口皆碑。但九龍山盜賊明目張胆。十分猖獗。未聞貴督調兵征剿。本師今番奉旨前來。專心查辦。深恐兵力不足。還須仰仗貴督虎威。協助征剿。俾早日肅清。以報上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訝旋風廳前問女鬼 貪美色房裏弑嬌娘

周省三聽罷。自覺慚愧。立起身來回道。九龍山盜賊猖獗已久。卑職申文調兵剿辦。至今未接上諭。所以才

把這件事情就誤下來。今反勞動元帥虎駕親自前來查辦。實在惶恐。南園道：貴督不必過謙。古語有云：天下官管得天下民。我們都替國家辦事。小弟前來代勞。也是分內之事。惟恐力有不逮。敢請貴督相助一臂之力。周省三至此格外偏促不安。就要告辭。南園猜知其意。連忙也站起身來。含笑說道：貴督今夜不必回衙。就在這裏我們計議計議。想一個萬全之策。把這班盜賊一鼓成擒。周省三不好推辭。應允坐下。這時天色已晚。吳元帥命家人擺下酒宴。與周省三對酌。南園才將酒杯舉起。驀地裏院中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塵土沖空。一剎間吹得廳上燈燭俱熄。南園暗暗驚訝道：這是什麼緣故。起了這陣大風。遂命家人將燈燭點起。天保打從院中奔回。口中嚷道：好大風。好大風。說着舉步進廳。家人已將燈燭點起。誰知又被旋風吹滅。南園心想：這風起得奇怪。莫非有甚冤枉之事。要本帥與他伸冤不成。遂暗中祝告道：果有冤枉。你要本帥伸冤。待掌燈之後。現形與我看來。本帥代汝伸冤便了。這時家人掌了一盞玻璃燈。放在桌上。天保心中甚是驚疑。怕有妖人前來行刺。全神貫注。站在父親身後。執刀保護。南園見風又刮起一陣。於是厲聲喝道：冤鬼。有甚冤屈。速速現形。話猶未畢。那旋風中果然現出一個婦人來。渾身孝服。披頭散髮。七孔流血。俯伏階前。連連磕頭。南園看罷。大吃一驚。周省三也看得明白。急忙站到南園椅後。抓住了天保的手。兩個牙齒抖得不住廝打。天保說道：大人休要害怕。有晚生在此保護。諒亦無妨。南園向那女鬼問道：你既現形。快把冤情說出。本帥替你伸冤就是了。那鬼在地下只是磕頭。一言不發。恰好紅雲長老邁步走來。舉目一看。用拂塵拂了幾拂。喝道：冤鬼速返陰司。我已知曉你的冤情。明日自當與你伸冤。超生極樂。休在此驚了虎駕。女鬼聽說又是一陣旋風。不見形跡。南園見長老到來。急忙起身相迎。周省三到了這時。方才將身坐定。南園道：長老。那女鬼前來鳴冤。但不知他有什

麼冤枉大事。請長老指示。本帥與他伸理冤枉。使他早日超生。紅雲長老當下掐指一算。不由暗吃一驚。連忙站起身來。走近南園身旁。在他耳邊說了幾句。南園頻頻點頭不已。就請長老回房歇息。自與周省三對坐談心。說道。剛才那個女鬼。貴督曾否目見。諒他必有大大的冤枉。故此他來伸訴。貴督在此握政多年。熟諳民情。不知當日有否這一重冤案。周省三道。剛才那女鬼不能言語。即有案卷。無從澈查。似這等無頭案子。怎生辦理。南園微笑道。並非本帥堅欲貴督辦理此案。因本帥疑他家屬。曩在貴衙訴冤。未能代他伸屈。他才心懷不服。到本帥這裏來現形。請貴督靜心想來。日來有無命案。本帥當幫同辦理。俾冤魂超生地下。貴督也問心無愧了。周省三聽了。只是默然無語。說話之間。忽覺吹來一陣異香。南園用鼻嗅了幾嗅。訝道。好奇怪。這香味是何處來的。周省三尚未回答。只聽打了兩個噴嚏。撲通一聲。栽倒在地。南園大驚失色。欲待站起身來。那曉脚未站穩。身子向後一仰。栽倒地下。其時屋中並無別人。那姚猛與殷家弟兄。因連日趕路辛苦。已去睡了。至於衆英雄。在陣中殺了兩日兩夜。都覺得困倦已極。一個個睡熟如泥。祇有吳天保父子初會。晚膳以後。在他父親身後站了一回。因見周總督陪着父親閒談。料無妨礙。正想回房睡覺。忽地起了一陣怪風。疑有妖人行刺。趕緊奔回。小心保護。又見冤魂現形。叩問其故。那女鬼不能言語。被紅雲長老叱退。並在南園耳邊說了幾句。旁人皆未聽見。老祖說罷。隨即轉身出來。回房養神去了。天保不知究竟。甚不放心。也跟著那長老回房。詢問其故。紅雲長老微笑說道。天機豈可洩漏。不日你自知道。還不去安歇。追問則甚。天保不敢再問。自去安歇。奈他心頭有事。一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不能成寐。爬起身來。推開房門。想到院中閑步一回。事有湊巧。一抬頭見對面屋中周總督栽倒在地。暗吃一驚。提刀縱身上屋。又聽他父親一聲奇呀。也咕咚翻身倒下。天保明

知不妙。忽見屋角上飛下兩條人影。躡到廳上。舉起手中寶劍。照准周省三劈頭就砍。天保暗叫不好。把手一揚。喝道。好大胆的賊。黑夜前來行刺。不要走。小爺的寶貝來了。話又未了。廳的一支袖箭。直奔賊人咽喉打去。那賊人聽得院中有人嚷着寶貝。知是暗器。要想躲讓。怎來得及。那支袖箭早打中賊人肩尖。賊人看見同夥受傷。轉過身來。擺劍直奔天保砍來。天保舉刀招架。兩下裏就在院中動手。衆英雄睡夢中聽得刀劍之聲。驚醒過來。一個個抓着兵器。躡到院中。把賊人圍住。那個受傷的賊人。早已縱身上屋。逃命去了。祇剩一個賊人。被衆英雄圍着廝殺。賊人自知孤掌難鳴。心想如再戀戰。必遭毒手。不如逃走爲妙。下次再來找這賊官算賬。拿定主意。連砍幾劍。使一個燕子穿雲之勢。躍登屋面。蕭金琳看他逃走。跟踪追下。那賊人伸手揭起一疊瓦片。劈面打來。金琳躲閃得快。只聽嘩啦啦一聲响。瓦片落於地下。這時衆英雄俱已飛身上屋。緊緊追趕。紅雲長老忙到廳上。將吳元帥周總督扶到床上。命姚猛取一盞涼水。灌醒過來。南園睜眼看時。見紅雲長老同姚猛二人立在面前。自己躺在床上。情知有異。掙扎坐起問道。長老爲何這時還未安睡。紅雲長老微笑道。你二人受悶香所迷。險些被刺。若非令郎天保保護。早作劍下之鬼了。南園方才明白。起身拜謝長老。這時衆英雄見賊人已經逃走。追趕不上。先後跳下屋來。紅雲長老責備天保金琳道。你們以後遇見賊人。不可窮追。更不可一齊追趕上去。倘賊人預有埋伏。你等走後。豈不叫元帥受驚嗎。天保金琳連連點頭稱是。吳南園讓衆英雄坐下。金琳道。今夜前來行刺的賊人。必是九龍山上羽黨。可惜被他漏網。便宜了他了。吳元帥這慢慢追究。自有拿他之日。天保道。在孩兒看來。賊人必非九龍山羽黨。因他二人向西北逃走。只怕此處附近另有賊巢。天明時大家出去查訪。自有端倪。紅雲長老道。南方盜賊。出沒無常。他今晚前來行刺。負傷逃走。心中必不甘

服。早晚還要前來。你們謹慎就是了。吳南園道。賊人已經逃走。姑且不論。只是那冤魂到來現形。必有大大冤枉。本帥心甚不安。此刻天已亮了。就請周大人訪查一番。凡有形跡可疑之人。將他拿來。本帥當面訊問。周省三連說遵命。起身告辭去了。再說這冤魂前來現形。究竟是爲了什麼事。那兩個行刺的賊人。到底姓甚名誰。書中尙未交代。原來有個徐氏。丈夫叫何建奎。早已去世。他就立志守寡。不想他有個族姪。名叫何亮。此人生得虎背熊腰。膂力過人。自幼投師學藝。練了一身軟硬工夫。又能打一手暗器。因此人皆稱他出山虎。他自恃武藝。在這天橋鎮上橫行無忌。沒有人敢去惹他。他見叔父何建奎死後。每借著到來探望。用言打動徐氏。徐氏頗知禮義。常用好言勸解。不可胡思亂想。那曉何亮愛上了徐氏。再也勸他不醒。有一夜何亮這惡賊在家吃得爛醉。身藏利刀。等到三更時分。潛入徐氏房中。見徐氏臥在床上。分外美貌。何亮怎能按捺得住。用手抱住徐氏求歡。徐氏打從夢中驚醒。潑口大罵逆畜。見是何亮。罵道。畜生。擅敢夤夜進房調戲。還不快滾出去。我要叫喊了。何亮那裏肯依。恃強竟將徐氏奸污。可憐徐氏口中只喊着救命。何亮不禁大怒。破口罵道。好個不識抬舉的賤婢。拔出利刀。就是一刀。只聽得徐氏哎啣一聲。在床上滾了幾滾。鮮血直冒。氣絕身死。何亮見已肇禍。暗想賤婢已死。留下屍身。明日左右鄰舍。必定報官。反而惹禍。不如夜間將尸身用麻袋包好。丟往山窪內去。以滅其跡。想定主意。忙把尸身砍爲六塊。用麻袋包好。埋在床下。又拭去了床上血跡。轉身出來。鎖上了門。逃回家去。次日鄰右不見徐氏。並不猜疑到被人殺死。故而無人追究。何亮見無動靜。心中歡喜不已。自思孑然一身。終日在家無所事事。終非善局。到不如往九龍山入夥。日後也好幹一番事業。正要回家收拾。迎面撞着一人。身上背着一個小包。慌慌張張的走來。要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體恤冤魂元戎察訪 相逢仇敵小俠負傷

何亮一看，認得是田虎，忙招呼道：「田師兄往那裏去？爲何這等匆忙？且到我家裏去坐一回罷。」田虎道：「我正要找你不期在此相遇，好極了。二人到了家中，各道別後，契闊互相商議。上九龍山入夥，只是無人引荐，不肯收用。田虎道：「我在路中探悉吳大元帥出京查辦九龍山，明日就要到此，我想夜間你我前去行刺，將他首級帶往九龍山，作爲進見之禮，豈不好嗎？」何亮道：「他手下能人甚多，只怕不易下手。」田虎道：「我身上有薰香盒子，將他迷倒，就是把他盜出，也不費事。」二人商議停當，才來行刺。田虎被天保打了一袖箭，帶傷逃回。何亮也就逃回家中，用藥代田虎敷了傷痕，連說好險。田虎道：「俺被那小輩打傷，定要報此一箭之仇。今夜再去行刺，把那班小輩用香悶倒，然後下去把他們一個個殺了，才出得俺胸中之恨。」暫且慢表。再說九龍山羣盜聽說吳大元帥已抵天橋鎮，不日即要調兵攻打山寨，姜天霞即同衆人籌商保山之策。石頭僧道：「吳天保那班小輩十分利害，又有紅雲長老相助，怕這山寨難保。」柳青道：「我們都不是小輩的對手，非將我師父請下山來不可。」金光道人道：「既然如此，你速往仙山去請你師父前來相助，千萬不可遲延。我們在此保守陣圖。」柳青告別衆人，逕往仙山而去。且說吳元帥在內廳擺下素齋，請衆英雄商議破賊。紅雲長老道：「陣中妖法多端，一時尚不能破。況山寨四面皆水，衆英雄都不諳水性，難以攻打。」南園道：「長老不必憂慮，本帥在殷家村收留殷家弟兄三人，皆是水路英雄，他父子俱能在水中七晝夜。如他弟兄三人不敷調度，還可派人前去把殷老英雄請來相助破賊。」長老聽說，喜之不盡。吳元帥又道：「需用甚麼物件破陣，即請長老吩咐。」本帥預早差人前去購辦。紅

雲長老道。破陣時。祇用猪羊二百頭。黑狗一百隻。殺出血來。貯於缸內。臨時應用。再請元帥派人雇二百名木匠前來。打造木桶。把這猪羊狗血。放入木桶之內。每人帶一桶猪羊狗血。破妖人的邪法。不難捉拿這班盜賊了。南園卽命心腹家將。帶着銀子。收買猪羊。又向紅雲長老問道。昨夜冤魂到來現形。本帥甚不放心。請長老設法。將這案子破了。俾冤魂超生才好。紅雲長老道。此案早晚必破。請元帥不必掛在心上。南園道。本帥出京。務必爲民除害。本帥意欲親自出去。訪明此案。紅雲長老道。元帥愛民心切。今欲出外私訪。貧僧不能阻擋。天保道。父親出去私訪。不如改扮行裝。孩兒跟隨保護。南園點頭稱是。復又說道。今日私訪。非要查明下落不可。請衆英雄分頭打聽。日落時再回公館。不知衆位可願辛苦一趟嗎。金禪子道。元帥說那裏話來。我等應當效勞。於是衆人更換衣服。扮作客商模樣。分頭而去。天保全琳。五空六空四人。跟隨大人保護。出了公館。一路行走。街坊上人烟稠密。擁擠非常。南園暗想。我這樣去訪案。怎好進人家去。必要裝成江湖模樣。才好到人家去探問。當時打好主意。卽在身邊取出幾兩銀子。交與天保去買了五尺白布。又買了一根小竹桿。一齊走進小茶館內。寫了一塊相天下士的招牌。又寫了幾十個字。捲裝在小木篋內。方纔拿起招牌。捧着木篋。出了茶館。向私街小巷走來。四位小英雄遠遠跟在後面。暗中保護。走未多遠。只見前面有條小河。河內有隻渡船。這時天正晌午。來往過渡之人。擁擠不堪。南園站在河旁觀看。見內中有個老者。年約五旬以外。竟被一個少年擠倒。跌在地下。喊叫救命。南園忙上前來把他扶起。口中說道。你老倌大年紀。爲何一人上街。沒有人陪伴你。倘被人家擠死。豈不白送了一條性命。那老者立起身來。伸手扭着南園胸膛。大罵道。好大胆的東西。你把老子擠倒。竟想逃走。我今把你抓住。要賠我五千銅錢。才能把你放手。不然我要同你去見官。南園見他無理取

關。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自思天下好人難做。我見他年老。被人擠倒。將他扶起。反要圖賴五千銅錢。真正豈有此理。正在糾纏之際。又見船中跳上兩個少年。飛奔過來。伸手抓住南園衣領。向老者道。你且放手。把他交給我們。老者道。快把他帶進茶園去。大家敲詐幾文。那兩個少年連連點頭。接着後面又來了四五個少年。把南園推搡着到一家茶園子裏。却是明三暗五的草房。坐着四五個少年在裏面談天。一見他們擁着一個算命先生進來。笑着問道。這鴿子是那兒捉來的。快把他帶進窰子來。說時。那兩個少年拖了南園胳膊。走進一間空房中去了。這時天保逆料這班人都非善類。因有元帥叮囑。非到最後緊急關頭。不許解救。所以四散走開。靜候動靜。再說南園被衆少年擁進房內。自忖今日遇着惡棍。必遭毒手。正沉吟着。衆少年把南園身上衣服剝去。又在他腰間搜出一包碎銀。內中有個少年道。老朋友。你要放漂亮些。多拿出些銀子來。與我們大家使用。要不然。立刻叫你吃虧。南園道。我是個闖江湖的人。那裏有什麼銀子。這包碎銀。也是積下來的。莫說吃苦。就是打死我。也是沒有銀子的。又有個少年道。他是隔年蚊蟲。不必與他多說。快用繩子把他綁起來。吊打一頓。說着一抬腿。踢倒南園。七手八腳。捆了起來。吊在二樑之上。叫四個小夥計。各執皮鞭。輪流抽打。南園大罵道。你們這班目無法紀的惡棍。無辜把我誘進屋中。吊打。現有吳大元帥南下查辦。要是你們把我放下。自當前去告狀。將你們一齊捉去。明正典刑。話猶未畢。先前被擠倒的那個老者。抓了一把單刀。走來。喝道。你這人真不識好歹。不如早早打發他回老家去。再做別的生意罷。衆少年齊聲稱好。那老者舉起刀來。跳到南園面前。將刀架在南園身上。大聲叫道。朋友有商量嗎。即刻叫你回去了。南園見是那個老者。怒不可遏。罵道。老爺已經落了你的圈套。任憑你要殺。要剮你老爺。豈是怕死的人。老者大怒。舉刀便砍。只聽咕咚一聲响亮。

那老者栽翻在地。衆少年大吃一驚。連忙走來扶起。可是咽喉上早中了一枝袖箭。鮮血直冒。已經死了。衆少年大叫外邊有滴水子來了。大家趕快操傢伙動手。各抓兵器。出外尋找。不見有人。復又進來。再一細看。被吊在屋內的那個算命先生。也失了踪跡。衆少年格外吃驚。說道：「真正奇怪。誰把這個算命先生救去。我們快上屋去找。」正待飛身上屋。上面飛下一疊瓦片。照准前面那個人劈面打來。只聽嘩啦啦一聲响。瓦片亂飛。那人跌倒在地。屋上躍下三人。各執兵器。口中罵道：「好大胆惡棍。敢於青天白日之下。私截欽差。外面大兵已到。還不趕快受縛。等待何時。」說着三人一齊動手。這班賊人見事敗露。只得上前拚命廝殺。你道這班賊人姓甚名誰。原來吳元帥先走到河邊這個地方。叫做蘆花渡。被人擠倒那一個老者。正是穿山甲董成。此人在江湖上頗有聲名。有五個兒子。按着龍虎彪豹猛起名。兄弟五人。不務正業。就在董家村設下賊巢。叫他父親出去裝着病人。向人叢中擁擠。無論是甚麼人。只要碰着他。他就倒在地下。大聲呼救。遇到仁人君子前來救護。把你帶回賊巢。先行吊打。然後勒索重金。今天這董成又去做生意。正遇吳大元帥。因不知是詐。上前相救護。反被他抓住衣衿。死不放鬆。羣賊把南園擁回賊巢吊打。天保四人跟在後面保護。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暗地裏飛身上屋。見屋內把元帥吊打。天保心中大怒。意欲下去相救。五空把他擋住。後見董成用刀來砍南園。天保在屋上放了一枝袖箭。打中賊人咽喉。話說天保用袖箭打中賊人咽喉。羣賊大吃一驚。各抓兵器前來尋找。就在這個當兒。天保下屋把他父親背走。送回公館。命家將小心服侍。自己率領韓素花黃繡雲兩位女英雄。復奔董家村來。沒有片刻。早已到了賊巢。只聽裏面兵器之聲。殺得難解難分。天保大叫道：「惡賊休要猖狂。我來取你。」這時董龍等弟兄五人。已經不能支持。忽見屋上又跳下三位英雄。料難抵敵。心想今日碰

着幾個小子。十分利害。要再戀戰。必遭毒手。三十六著。走爲上著。隨向五空虛砍一刀。轉身向屋上躡去。金琳早已看見。掏出一支金鏢。對准賊人咽喉。把手一揚。喝道。惡賊休要逃走。看鏢。說時遲。那時快。董龍叫聲不好。只聽味的一聲。連忙把頭一偏。金鏢打中肩頭。董龍哎喲一聲。栽倒在地。董虎見他哥哥受傷。丟了五空。轉身來救。早被六空跳到跟前。手起刀落。砍爲兩段。董彪正迎住素花。見他兩個哥哥死於非命。稍一疎忽。被素花在腿上砍了一刀。當時倒地。天保趕到跟前。再砍一刀。登時身首異處。這時只剩董豹。董猛二人。那敢再戰。要想逃命。奈有衆英雄圍住。就是插了雙翅。都難飛去。這當兒忽見半空中落下兩人。口中嚷道。好小輩。擅敢在此撒野。我來取你狗命。天保抬頭看時。原來是惡賊柳青。後面跟着一人。頭帶萬字巾。身穿八卦袍。足踏雲履。左手執着拂塵。右手托着雙劍。此人正是柳青師父印精。因紅雲長老在陣中救出了衆英雄。柳青怕陣圍難保。急上山去。請他師父前來相助。他師徒二人駕着雲頭。正行之間。聽得下面喊殺之聲。柳青道。這裏乃是董家村。有董成父子六人。在此霸佔一方。前日姜天霞派人到此。請他父子上山相助。他因家中俗事未了。約定稍遲幾日上山。今日下面動手。莫非他父子出了岔子。徒弟要下去瞧個明白。印精道。前面已離九龍山不遠。就此下去。如能助他一臂之力。邀他父子一同上山。說罷。師徒二人落下雲來。只見吳天保等人圍住董豹。董猛廝殺。柳青大怒。擺劍上前。照准天保劈頭一劍。印精也擺劍與五空動手。董猛有了幫手。精神陡長。天保看見柳青與一道人上來。早知不妙。心中暗暗防備。忽見印精把嘴一張。吐出一道白光。直向自己這裏飛來。天保大吃一驚。急忙向後退讓。幸虧六空眼快。一見空中有道白光。知道是妖道吐的飛劍。連忙也吐出一道紅光。將印精的白光擋住。印精勃然大怒。運足丹田之力。將六空飛劍直壓下去。五空不敢怠慢。急忙吐出劍來。

相助。這時兩口飛劍敵住印精的一口飛劍。在空中鬥了多時。巨耐印精劍術高強。那口飛劍猶如一條蛟龍相仿。逼將過來。五空大吃一驚。意欲收回紅光。已經不及。只聽叮噹一聲。飛劍打落下來。五空哎喲一聲。栽倒在地。董豹一個騰步跳過。舉刀來取五空首級。蕭金琳一眼瞥見。使個燕子飛雲之勢。跳到董豹身後。不由分說。舉劍向他後心刺來。董豹只得丟了五空。用個金蟬脫壳的家數。才把這一劍躲過。這時五空口吐鮮血。忙把劍光收回。不敢戀戰。飛身上屋逃走。六空見他哥哥受傷。心中怒不可遏。把氣運足。吐出紅光。想把印精的那口飛劍壓下。替他哥哥報仇。怎知這印精的劍術比他強。終不能打退白光。其時天保金琳黃繡雲韓素花四人力敵柳青董豹董猛。未分勝負。一見五空逃走。登時心慌意亂。思量逃走。殺了一回。眼看着半空中光芒四散。紅光漸漸不支。印精大叫道。好小子。屢次與我徒弟柳青爲難。今日遇在我手。休想活命。說着又運用劍術。恨不能即刻把六空的首級取來。洵他之恨。無奈五空的劍術不過比他稍次。一時萬難取勝。再說柳青這時見自己佔了上風。揚揚得意。向天保喝道。吳家小子。還不放得漂亮些。丟下刀來。上前受綁。俺成全你個整屍。若再逞兇。叫你化骨揚灰。邊說邊在身旁掏出一枝九煉八蒸毒藥神鏢。把手一揚。照定天保咽喉打來。天保忽見眼前飛來一物。急忙身子向下一低。用撥草尋蛇勢。那鏢在頭頂上過去。柳青見這一鏢未能打中天保。又把第二枝鏢打出。天保這時兩脚尙未站穩。看見第二支鏢又到。躲讓不及。吃驚非小。正這當兒。忽聽得身後有人唔呀唔呀說道。好妖道。休要撒野。貧僧前來會你。說着伸手上前。將那枝鏢輕輕接了。帶笑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噯的一聲。即將那枝鏢向柳青打來。天保回頭看時。見是紅雲長老。心中歡喜不已。柳青見長老接了他第二枝鏢。已是擔心。又見原鏢打回。他知長老利害。怎敢怠慢。急忙身子一偏。想把這枝鏢讓過。誰

如長老手中的鏢，尚未打出，看見他驚慌無措的樣子，不由的呵呵大笑道：「妖道休要害怕，鏢在這裏，柳青大怒，跳將過來，要將這鏢奪回。又見長老把手一揚道：「鏢來了。柳青想避，却又不見鏢，以爲長老沒有打出。那曉這枝毒鏢，中在腿上。妖道大叫不好，急伸手拔出鏢來，鮮血直流，自知這鏢利害，無論打在甚麼人身上，一時三刻，就要化爲膿血。幸虧他不是人，身肉胎，毒性發作較遲。那敢在此戀戰呢？隨卽縱身上屋，大聲叫道：「師父趕快回山。那紅雲老禿頭又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賭賽輸贏白光繞頸 圖謀行刺黑夜潛蹤

柳青中了毒鏢，喊叫師父早早逃回山去。那紅雲老禿頭又來了。印精聽罷，勃然大怒，暗想我今前來，正要會他，他來得甚好。當下紅雲長老看見六空飛劍被壓，不能支持，連忙轉過身來，大叫六空退後。待貧僧會這妖道，說着已到六空面前，用拂塵指着印精道：「逆畜，你今助徒爲惡，飛劍傷人，如不因你是出家人，合着一付面皮，早把你揮爲兩段。印精聽了這話，氣得哇哇的怪叫，大罵道：「禿頭，你有多大能爲，擅敢出此狂言。你可知道我的利害嗎？快將天保金珠交給我，帶回九龍山去，活祭受害冤魂，方可放你回山。如若不然，卽刻叫你道行全消。休要怨我無情。紅雲長老呵呵笑道：「妖道休發狂言。我二人先來試一試。貧僧隨便站在這裏，不怕你的飛劍利害。你能把我首級取去，算你法術高強。我就從此回山，再不管閒事了。印精聽了此言，說道：「我的飛劍不能把你首級取下。從此我也不見你面。紅雲長老道：「言出如山，不可失信。印精道：「一言旣出，駟馬難追。紅雲長老連連道好，將身站定。印精見他已經站在那裏，暗道：「這禿頭真正討死了。我的飛劍，何等利害。莫說他

是肉體。就是金鋼羅漢。也支不住我的飛劍一繞。叫他頭顱落地。想罷。大聲說道。禿驢。你休躲讓。紅雲長老道。不獨不讓。貧僧要是身子幌一幌。也算輸就是了。這時兩邊的人。反不能動手。站在兩邊觀看。他二人賭賽。印精將氣運足。把嘴一張。吐出一道白光。如同閃電一般。直奔紅雲長老頭上飛來。只聽得噹的一聲响亮。那飛劍反而倒退回去。把個印精嚇得暗暗咋舌道。這是個甚麼人。寶劍繞在他頭上。絲毫未損。莫非他不是人嗎。心中正猶豫着。紅雲長老道。妖道。你的劍術如此不濟。還不快快回山。再去修煉幾年。再來賭賽。要是稱強不服。頃刻叫你現了原形。印精道。且慢。剛才我沒有運氣。砍不下你禿驢頭來。你再站着。讓我把氣運足。只要白光一繞。管教你人頭落地。紅雲長老道。你這妖道。休要胡言。莫說你劍光一繞。就是容你繞一百繞。能將我首級砍下。從此貧僧甘拜下風。說着仍踏了丁字步。站住不動。印精歡喜不迭。急忙吐出白光。用手指了飛劍。一疊聲喝着砍砍砍。那曉這劍砍在紅雲長老頸上。只聽叮叮噹噹一陣响。別說砍下。連頭上一條白痕都沒有。紅雲長老道。你可佩服了嗎。印精道。我始終不佩服的。你能站在那裏。讓我這顆印打一下。我才死心塌地。紅雲長老罵道。好個沒廉恥的妖道。難以理喻。不叫你早現原形。諒你不服。左手一放。嘩啦啦一個掌心雷打來。怎奈印精身上有顆乾坤印。乃是先天的無價之寶。雷火不入。所以不怕雷擊。擺劍砍來。無如柳青中了毒鏢。藥性發作。站立不住。只聽咕咚一聲。倒在地下。印精大吃一驚。急忙將柳青背起。雙脚一蹶。駕起一陣怪風。逃往九龍山去了。六空就要追趕。紅雲長老大叫道。不必追趕。這妖道氣數未終。這時追也無益。六空聽罷。轉身回來。這時金琳天保已將董豹董猛二人捉獲。用繩網綁結實。紅雲長老道。快快把他們押回公館。我要回去。救五空性命要緊。說着匆匆趕回公館。書中交代。五空早已逃回公館。還有甚麼性命之憂呢。因劍術關乎本

人性命如果劍術一破本人性命難保。五空被印精將他的飛劍壓下。當時口吐鮮血。故而不敢戀戰。逃回公館而來。幸中途遇見紅雲長老。取出一顆仙丹。叫他吃下。故而紅雲長老解了衆英雄的圍。也回公館。見了元帥。把印精打敗的話。告訴一遍。然後走到房內。見五空躺在床上。精疲力竭。急忙命人取過一碗清水。又在身旁取出一顆保精固血還陽丹。送入五空中。和水吞下。少停自會全愈。五空十分感激長老。這時天保金琳、黃繡雲、韓素花等。押着董豹、董猛二人。推倒塔前。四人進來。先參見元帥虎駕。又拜謝長老相救之恩。吳元帥吩咐把賊人帶上。天保領命。將董豹、董猛帶進。喝令二人跪下。董豹、董猛立而不跪。吳元帥喝道。你們認得本帥嗎。董豹怒目橫眉答道。狗官。我家與你有甚仇恨。殺我全家。不要多問。快把我兄弟二人綁出去砍了。吳元帥勃然大怒道。該死的強徒。本帥在蘆花渡。好意將那個老兒扶起。誰知你們專做這勾當。欺詐錢財。令人痛恨。將他兄弟二人。推出斬首示衆。正說着。周省三率領四十名護兵到來。請見。南園迎接進內。分賓坐下。吳元帥道。貴督來得正好。董家渡賊巢被本帥剿平。當場殺了幾個盜賊。已命地保掩埋。現又拿獲兩個。就請貴督帶來的四十名護兵。押去梟首。以除後患。周省三起身說道。元帥在卑職管轄境內。屢受虛驚。卑職負罪不淺。如今卑職已調撥一萬人馬。聽候元帥指揮。攻打九龍山。說着。即命哨官吳金標帶領四十名護兵。押了董豹、董猛二人。到十字街前。一刀一個砍了。兩顆首級。號令示衆。衆百姓見吳大元帥爲民除害。歌頌不已。再說印精到九龍山。把柳青放下。取出仙丹。代他敷了傷處。又用清水洗去毒血。又取一顆化毒紫金丹。命他吞下。然後與姜天霞、金光道人等相見。石頭僧道。今蒙仙師駕臨。將來必能捉拿小輩。代咱們綠林中衆朋友報仇洩恨。但是天橋鎮又來了一個吳元帥。奉旨前來剿滅山寨。分明與咱們作對。金光師兄擺下陣圖。到了如今。拿

不到他們一兵一卒。可見那班小輩的利害。印精道。衆位休要驚慌。不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們山上既有這許多英雄豪傑。何懼那班小輩。只要我略施法術。管教他們死於非命。衆人聽了。方才放心。再說天保斬了董豹。董猛兩個賊人。轉回公館交令。吳元帥命家將擺下酒宴。請衆英雄入席。大家依次坐下。吳元帥道。破陣物件。今已一切齊辦。但不知長老何日前去破陣。紅雲長老道。柳青已把他師父請來。這印精善於變化。好生利害。但有貧僧在。尚無妨礙。就在明日前去破他陣圍。一面請元帥調兵圍困山寨。以期一網打盡。吳元帥點頭稱是。少停席散。各自歸房安睡。再說姜天霞等設下酒宴。與印精接風。正吃得興高彩烈。忽見嘍兵到來報道。董豹董猛二位好漢。已被吳元帥斬首示衆。印精聽罷。大吃一驚。罵道。這可惡的狗官。咱們與你勢不兩立。又向金光道人道。請道兄明日進陣把守。防範那班小輩前來破陣。我於夜間前去打探狗官舉動。得能下手。便把狗官首級帶來。懸在陣門外面。才出得我胸中之恨。席後。金光道人辭別衆人進陣去了。這時柳青傷已全愈。從床上爬起。穿好衣服。拜謝師父救命之恩。印精道。爲師想今夜前去。略施小術。管教狗官廢命。少停你引領爲師前去。柳青一口答應。正說時。鉄笛仙走來道。印師兄。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貫耳。竟也不敵那個老禿頭。如此看來。我們山上沒有一人是他的對手了。到不如大家早早逃走。免得被他捉住。印精哈哈笑道。鉄笛道兄。你說那裏話來。我與柳青正在趕路的當兒。無意與他相遇。並未防備。因此被他所敗。况柳青又受了毒鏢之傷。倘再戀戰。毒氣攻心。不好治了。今夜我師徒二人前去。不將狗官首級帶回。決不爲人。鉄笛仙道。我勸印道兄不可造次。非要大家同去。有個幫手。如你二人前去。怕那紅雲老禿頭的本領不在你下。到了那時。要想回山就難了。印精聞聽此言。氣得雙眉倒豎。站起身來道。你們在此多坐一回。我去取了狗官首級。給

傑觀看才知道我師徒的利害。鉄笛仙不信道。印道兄。你能在今夜把吳南園的首級取來。從此我拜你爲師。印精道。就是這等說法。好歹你在山上等着罷。提了一口寶劍。與柳青駕風而去。姜天霞見他師徒認真。埋怨鉄笛仙道。你不該用話把他激走。倘有差池。怎生是好。鉄笛仙笑道。他師徒就是有了差池。也不能怨人。只怪自己太誇海口。你何必代他操心。陸忠道。鉄笛師叔。休生芥蒂。我們都是自家人。但願他師徒前去得手。才是我們的威風。只怕此去狗官有了準備。他師徒二人難於下手。我要跟去探聽消息。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姜天霞點頭稱好。陸忠展開肉翅。飛在空中。追蹤前來。且說紅雲長老。見衆英雄俱各安歇。自己跑到各房門外。側耳細聽。一個個呼聲如雷。睡得甚香。吳元帥也因日間辛苦。早入睡鄉。房外祇有姚猛同着殷仁兄弟三人保護。手裏雖握着兵器。可是眼皮低垂。對面坐在那裏打盹。紅雲長老看罷。正想走入元帥臥室。忽見對面屋上有兩條黑影一晃。疾如鷹隼相仿。不由他暗吃一驚。當時假推沒有看見。故意口中喃喃說道。時候不早了。我也要睡哩。說着舉步跨進房中。避入門後。留心向屋上瞧看。只見兩個賊人伏在簷前。伸頭探腦。向下張望。急忙袖占一課。才知道是印精師徒二人前來行刺。祇是笑了一笑。這時印精見下面沒有聲息。伸手在身邊取出一把鷄鳴迷魂沙來。向下邊一洒。只聽沙沙的聲響。姚猛從夢中驚醒。却打了幾個呵欠。伏案而睡。殷仁睜大了眼道。大家又要貪睡。小心賊人前來行刺。他這兩句話還沒說完。也伏在桌邊沉沉睡去。屋上印精聽得明白。大吃一驚道。這班小輩果然利害。我們躲在屋上。也會知曉。我們走罷。柳青忙把他師父捏了一把道。師父休要害怕。小輩說的是夢話。他們已經睡熟了。快些下去行刺。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破陣圖妖人懼狗血 護法臺佛祖駕祥雲

印精聽了柳青之言。方才放心。一個鯉魚穿灘之勢。落下平地。悄悄走到窗前。在窗隙中向裏一看。只見炕床上躺着一人。蒙被而臥。逆料睡着的必是吳南園。妖精在外看罷。不禁暗暗的歡喜道。這狗官命該如此。手下既有許多能人。爲甚一個不用守夜。房外雖有人保護。已被我用迷魂沙迷住。如今屋內無人。不乘這時下手。等待何時。伸手輕輕的把窗格一推。呀的一聲就開了一縱身躡進屋中。不防紅雲長老躲在門後。等候多時。見印精躡入房來。要放掌心雷打他。又怕驚了元帥。便將拂塵照定印精劈面打去。罵道。妖怪休要傷人。貧僧在此等你多時了。印精見是紅雲長老。知道他的利害。急忙舉劍招架。吳元帥正在睡夢之中。忽聽房內有人喊叫。睜眼一看。見紅雲長老和一個道人動手。不由的大驚失色。喊一聲道。天保快來。有刺客。印精見勢不佳。心想早走爲妙。向長老緊砍兩劍。急欲奪門而出。那知長老的拂塵。比任何兵器利害。愈迫愈緊。絲毫不讓。印精心下着慌。虛砍一劍。將身逃出窗外。恰值吳天保聽說上房中有刺客。連衣服也不及穿。他就赤了膊。抓了一口單刀。剛才躡到院中。忽見窗內跳出一人。一看正是印精。不由分說。舉刀便砍。柳青在簷上看得清楚。飛身跳下。用劍把天保的單刀架開。復又張口吐出劍光。要取天保的首級。金禪子也已趕到。見賊人用飛劍傷人。也吐出一道白光。把柳青飛劍擋住。這時白雲生瞧見賊人又來行刺。好生着惱。照准印精左膀一劍砍至。只聽噹的一聲响。雲生暗吃一驚道。這妖怪莫非銅筋鐵骨嗎。怎麼我的劍砍在他身上。分毫不動。印精見雲生又砍過來。慌忙轉身招架。當下吳天保蕭金琳秦明五空六空黃小華黃繡雲韓素花等。各擺兵器。圍困

上來。正殺得難解難分之際。忽見屋上躡下一人。喝道：「好大胆的小輩。竟敢如此猖狂。我來取你。」說着掄刀直奔吳天保砍來。你道這人是誰。正是何亮。他早要前來報仇。因聽人傳說吳元帥手下能人甚多。所以他不敢前來。今夜前來哨探。伏在屋上。看了多時。他才下來。這也是他惡貫滿盈。有何徐氏的陰靈纏繞。他躡到天保面前。舉刀便砍。天保以爲他是九龍山盜黨。用刀隔開。再一細看。正是前夜的刺客。不由大怒。把手中單刀緊一緊。在他面前虛砍一下。輕舒猿臂。伸手把何亮腰間絲線抓住。向後一拖。捺倒在地。秦明過來。用繩網好命人看守。印精見勢不佳。飛身上屋。沒命奔逃去了。柳青也跟着逃走。衆英雄要想追趕。紅雲長老喝道：「此時天色已亮。我們前去破陣要緊。衆英雄方才罷休。一齊走到廳上來。南園命將刺客帶來。紅雲長老道：「這賊人與何徐氏案中有關。請元帥暫且把他看管。破陣回來。再行訊問不遲。」吳元帥點頭稱是。遂將印信捧出。交與紅雲長老。紅雲長老並不推辭。雙手把印信接過。升坐公案。先向周總督問道：「貴督一萬人馬可會調來。」周省三回稟道：「兵馬已經調齊。現紮在大教場內。聽候調遣。」紅雲長老大喜。即命天保率領五百名長槍手。各帶豬羊狗血木桶。攻打休門。又命蕭金琳率領短刀手五百。也各帶豬羊狗血木桶。攻打傷門。又命五空率領火槍手五百。各帶木桶。攻打生門。又命六空率領籐牌手五百。各帶木桶。攻打杜門。又命秦明率領五百飛虎兵。各帶木桶。攻打景門。又命白雲生率領五百滾刀手。各帶木桶。攻打死門。又命黃小華率領五百噴筒手。各帶木桶。攻打驚門。進陣之後。各將豬羊狗血。向法台上噴去。又命金禪子率領五百馬步兵。闖進開門。先行砍倒大旗。叫他不能指揮。不戰自亂。衆英雄領了令箭。俱往教場調兵。紅雲長老傳令已畢。又命黃繡雲韓素花同着姚猛。在公館內保護元帥。又命殷仁率領兩個兄弟。各穿水衣。從九龍山下泗水過去。到了山上。先行放火燒

寨。以寒賊人之胆。殷仁領命自去。再說吳天保帶着五百名長槍手。攻打休門。那守門的正是鐵笛仙。一見天保率兵前來。鐵笛仙急忙提了禪杖出陣。大叫一聲道。小輩。你屢次三番前來滋擾。委實可惡。今日與你必要分個勝敗。天保喝道。妖道。你的惡貫已滿。不要走。吃我一刀。舉起單刀。照准鐵笛仙劈頭砍來。鐵笛仙那敢怠慢。忙用禪杖招架。兩下殺了三五個回合。天保詐敗退下。傳令官兵噴射狗血。官兵一聲吶喊。舉起木桶噴射。登時空中狗血紛飛。宛如下了一陣紅雨。好笑鐵笛仙渾身是血。變了一個廟中塑着的火神菩薩。逃入陣去。再也不敢出頭。天保率領官兵殺進陣來。金光道人在法台上。見休門已被。慌着捏訣念咒。手展令旗。剎那間陣中陰雲密布。暗無天日。就有無數的冤鬼。嗚嗚咽咽的哭奔前來。天保知道邪術利害。便命官兵快用木筒射出狗血。那些冤鬼被狗血塗染。返身逃回台下。這時蕭金琳五空六空白雲生黃小華等。俱已被陣入。一時陣中喊殺連天。金光道人印精石頭僧柳青姜天霞鐵笛仙霍天香霍天豹等一班羣賊。死命抵禦。無如衆英雄人人當先。個個恐後。印精與金光道人。要想作法。皆被猪羊狗血所破。正這當兒。紅雲長老金禪子。相將入陣。正遇印精。大罵道。妖怪。還不快快現出原形。饒你一條性命。如再頑抗。管教你死於非命。話猶未畢。金光道人仗劍上前。照准長老劈面砍來。口中說道。貧道好好一座陣圖。被你這禿驢破壞。我今與你拚個死活。紅雲長老正待交手。金禪子把嘴一張。吐出一枝飛劍。直奔妖人頸上砍來。金光道人知道金禪子的飛劍利害。不敢怠慢。也吐出飛劍迎住。兩口劍在空中飛上飛下。宛似蛟龍擾海一般。印精見金光道人非金禪子之敵。吐出劍光。飛奔金禪子斬來。紅雲長老看得清楚。口念真言。把手一放。便是一個掌心雷。只聽嘩啦啦一聲响。把個石頭僧唬得沒處躲藏。轉身便逃。印精暗忖如此廝殺。決難取勝。不如用法寶取他。主意已定。掏出一顆乾

坤印。念念有詞。祭在空中。紅雲長老抬頭一看。大吃一驚。心想這乾坤印。乃是先天之寶。被這妖怪盜來。叫我如何破他。此寶一經打下。天翻地覆。不獨我們性命休矣。就是這一方百姓。無不遭殃。這妖怪不知利害。放出此印。無法可破。只得雙膝跪下。雙手合十。默念心經。印精一眼瞥見。哈哈大笑。老禿驢。你也知道我的利害。跪下求饒嗎。快快多磕幾個頭。放你出陣。衆英雄在陣中。覺得脚下搖搖震動。彷彿天就要壓下來一般。個個吃驚非小。這顆乾坤印。本是先天寶物。印精打從斗牛宮逃下凡來。偷了老君的乾坤印帶走。此寶包含天地正氣。有天翻地覆的利害。所以紅雲長老見印祭在空中。自知法力淺薄。無法能破。故而跪倒塵埃。默念心經。懇求我佛如來解脫此難。果然誠心感動天地。如來佛祖正在雷音講經。忽覺心血來潮。連忙屈指一算。才知紅雲長老在下界有難。若不親去相救。難免生靈塗炭。當下閉目養神。真性早從泥丸宮出竅。駕坐蓮臺。來到金光陣前。睜開慧目。只見長老雙打稽首。在地下口念心經。佛爺道。智慧。你今下凡多事。還要累及旁人。紅雲長老見是佛祖。拜了四拜。說道。求佛祖慈悲。渡去劫運。驅退妖魔。以免百姓受苦。佛爺點頭示意。轉身過來。將慧目向印精一看。才知道他是印精逃下凡來。這也是宋朝國運如此。才出此妖孽。擾亂錦綉江上。才喝道。孽畜。爲何不務正道。助桀爲虐。速速收回乾坤印。回山苦修。將來重證仙班。不聽我言。頃刻叫你現了原形。印精見是佛祖前來。怎敢違背。雙膝跪倒。叩求佛爺寬宥。從此回山苦修。再不生妄念了。說着忙將乾坤印收回。帶領柳青。駕起一陣怪風。回山去了。這裏金光道人石頭僧等羣賊。見印精師徒逃走。也就三十六著。走爲上策。佛爺見妖怪已走。謂紅雲長老道。智慧。出家人當以修心養性爲本。下次不可多事。這是天命如此。非爾所能挽回。言畢。一朵祥雲。托定寶座。冉冉回西天去了。紅雲長老望空又拜了幾拜。謝佛爺解厄之恩。方才起身。

趕來。意欲捉拿金光道人。那知他們早已遠颺。只剩陸忠、霍天香、霍天豹三人。在法台前拚命廝殺。紅雲長老到了跟前。大叫道：「陣圖已破，還不丟下兵刃，束手就縛！」三個賊人抬頭看見紅雲長老前來，心下着慌，虛砍一刀，奪路逃走。天保率領衆英雄圍住不放。幸虧陸忠展開雙翅，起在半空，舉劍照准天保劈頭砍來。天保急忙照顧上面，稍有疏漏。三個賊人乘着這空隙，躡出陣外，落荒而逃。紅雲長老道：「賊人已走，你們放一把火，將陣圍燒了，以除後患。」於是取出火種，放起一把火來，將一座金光陣燒得通天徹地，皆紅。紅雲長老道：「如今我們殺上山去，接應殷家兄弟要緊。」衆英雄率領官兵，殺上九龍山來。再說殷仁、殷義、殷禮，各穿水靠，手執鵝毛鋼刺，到了後山坡，跳入水中，施展水中功夫，泳至對岸，悄悄上山，見有許多嘍兵，各執傢伙，圍在後寨門外，促膝談心。殷仁低聲謂殷義、殷禮道：「那裏正是後寨，我們三人分作三路進攻，說着連躡帶跳過去，各擺手中鵝毛鋼刺，逢人便殺。這些嘍兵原不過吶喊助威用的，怎禁得這三位英雄，頓時把守後寨的二百名嘍兵殺得落花流水。要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驀見蒼蠅頓生疑竇 端詳墳墓難洗沉冤

殷仁弟兄三人把後寨門嘍兵殺散，放起一把火，撲奔大寨殺來。金槍太歲姜天霞率領了羣賊，在陣中助纒，故而寨中除嘍兵外，闖無一人。殷仁殺到分賊廳，大聲喊叫道：「嘍兵們聽了，爾等快快棄械投降，少停元帥上山開恩發落。」嘍兵們見勢不佳，各將兵器丟下，機警些的，早從山後小道逃命去了。殷仁弟兄三人又往各處搜查一遍，已無賊人蹤跡。正要派人邀請紅雲長老與衆英雄前來料理，只見紅雲長老率領着衆英雄上

山到分賊廳上。忙來拜見。並稟明一切。紅雲長老大喜。遂與天保商議道。這班嘍兵。出身都是良善百姓。留下他們無用。不如給錢遣散回去。務農耕種。天保點頭稱是。於是每名嘍兵。發給制錢十千。飭令回家。改過自新。嘍兵們歡天喜地。叩頭下山而去。天保遂命五百名官兵。看守山寨。又派官兵往後山救火。這纔一行人回轉公館。吳元帥聽說紅雲長老金禪子破了金光陣回來。親出迎接。天保稟明了破陣及搜剿九龍山的情形。南園歡喜不已。卽命擺下酒宴。與衆英雄慶功。又在正中擺下一席素筵。請紅雲長老金禪子坐下。南園與周省三作陪。席間。紅雲長老道。九龍山賊巢雖已剿平。可惜羣賊漏網逃走。後患難免。貧僧有事在身。暫且告辭。望元帥前途珍重。後會有期。金禪子也起身告辭。南園再三挽留不住。席散後。紅雲長老金禪子二人。向衆人告別。轉身出外。蹤跡不見。衆英雄皆感謝長老屢次相救之恩。俱各望空拜謝。吳元帥吩咐周總督。親往九龍山。盤查賊人遺物。變價入庫。並派兵在山上駐紮。以防賊人再到山上嘯聚。周總督奉命去訖。吳元帥見九龍山盜賊剿平。卽命幕僚草就奏摺。拜本進京。奏明剿辦九龍山事。打發家將吳安。星夜進京。送與九門提督蕭大人。煩彼轉奏。靜候聖旨。往返月餘。聖旨已下。着兵部尙書兼剿匪兵馬大元帥吳南園。率領男女俠義巡查江南一帶。早日肅清匪患。再行進京。吳天保。蕭金琳。秦明。五空。六空。五人。欽賜行營游擊。白雲生。黃小華。姚猛。殷仁。殷義。殷禮。六人。欽賜行營都司銜。有功補陞。韓素花。黃繡雲。二人。成婚配後。隨夫品級。吳元帥與衆俠義謝了聖恩。送過欵差。擺下酒宴。慶賀封官。自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述。南園謂衆俠義道。萬歲命我巡查江南。盡心剿匪。訪查賊官污吏。翦除強梁惡霸。既奉聖諭。自當卽日出巡。上可報効國家。下可安慰百姓。但不知漏網之賊。現又盤踞何處。擬派人分往各處探聽。然後起節。衆俠義點頭稱是。秦明忽道。啓稟元帥。今有一事。要求俯

允南園問道。有話儘說不妨。秦明笑嘻嘻的說道。天保賢弟。今已官封游擊。他與韓素花。本有婚姻之約。年齡相若。理當早日完婚。省得他們許多不便。南園聽說。眉頭一皺。言道。本帥在京。業已聘定蕭提督的女公子。因他二人本是表親。况又門戶相當。實因兩造均在京中供職。未便納綵行聘。他今又聘下韓素花爲室。擅自作主。這畜生。真正胆大妄爲已極。言下怒形於色。秦明自知失言。惹他父子參商。慌忙起身說道。請元帥暫息雷霆。韓素花的婚姻。其中實有不得已之苦情。未敢在大人台前陳述。因當初天保賢弟從師習藝。英名素著。當世俠義。誰不仰慕。韓素花的父親韓通。也是當世的一位老英雄。膝下無子。祇生這個女兒。愛如掌上明珠。有人前來說親。皆被老英雄拒絕。故而耽擱至今。况素花又立志要嫁個文武雙全的豪傑。後來與天保賢弟相遇。兩下比武三日。未見勝負。老英雄韓通愛天保賢弟武藝超羣。央人作媒。天保賢弟再三推辭。也會提及大人在京。與蕭提督結親的話。韓通情願叫他女兒做個偏房。因此天保賢弟方才允了這頭親事。吳元帥聽秦明說出原委。怒容稍斂。遂道。宗姻一事。如今還談不到。且待本帥巡查江南以後。再完姻不遲。秦明唯唯應諾。正在閑談之際。忽聽外面人嘶馬吼。衆英雄好生驚異。命家將出去查問。只見周總督帶着四名馬弁到來。見了元帥道。元帥連日剿匪勞頓。卑職頗爲不安。今已帶來人夫轎馬。迎接元帥到敝衙盤桓數日。以資休養。不知元帥可肯屈駕。南園頗爲合意。即命家將收拾行裝。上了大轎。天保金琳。秦明白雲生四人。隨在轎後保護。其餘衆人。押了行裝同往。這裏天橋鎮離省城。不過五十里路程。沒有片刻。已離省城不遠。吳元帥坐在轎中。忽然轎前來了無數蒼蠅。飛來飛去。轎夫討厭極了。伸手揮去。那時這些蒼蠅。真正怪異。揮去復來。在轎前嗡嗡的叫着。南園看了。暗暗吃驚。忙命轎夫用扇子驅散蒼蠅。一連多次。依然圍在轎前飛繞。不禁詫異道。這蒼

蠅必有緣故。才默默禱祝道。蒼蠅如有冤枉屈事。即在轎前引路。本帥跟你前去。與爾伸冤便了。說罷。只見那羣蒼蠅好似通靈性的。遠遠飛去。南園心知有異。吩咐轎夫道。爾等跟着蒼蠅前去。飛到什麼地方。你們就到什麼地方。蒼蠅不飛了。你們便停下轎子。轎夫領命。只得跟着前面那羣蒼蠅走去。背地裏却暗暗發笑。我們元帥有了神經病了。蒼蠅是沒智識的。累我們兩條腿悔氣。就中單說元帥坐在轎中。目不轉睛看定了蒼蠅。行未多遠。只見前面一帶松林。林中有座黃泥未乾的新坟。那蒼蠅到了松林前。嗡嗡的都飛到裏面去了。南園即命住轎。轎夫答應一聲。南園走出轎來。四下裏細看一遍。然後走進林中。見一座新葬的坟墓。即命轎夫把地保傳來。這時周省三跟在後面。也走進松林。聽見元帥說要傳地保。連忙轉身出來。叫護兵去傳地保。護兵領命而去。不多片刻。只見帶來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地保。走進林中。雙膝跪倒道。元帥在上。傳喚小人。有何鈞論。南園將他上下一看。見他相貌誠實。不類刁猾之輩。向他問道。你在此處。身當地保。地方上出了冤枉大事。你可知道嗎。那地保磕了兩個頭。答道。小人李寬。在此充當地保。已有三十餘年。並沒有什麼冤枉屈事。又沒有什麼死傷人命。懇求大人細察。南園聞言。勃然大怒道。狗才休要胡說。你知道這座坟墓。是那一家。李寬答道。這坟墓是我們福建有名人家的。坟內死鬼名趙連科。他父在日。會做過一任兵備道。積下家資累萬。不意他父親死在任上。他在家中用功念書。十四歲入了學。十九歲中了舉人。因中饋無人照料。娶了孫鄉紳的女兒。過門時粧奩豐厚。人人羨慕。這趙連科一心巴圖上進。得了一個咯血症。孫氏十分賢惠。見丈夫染病。請醫調治。衣不解帶。日夜服侍丈夫。爭奈連科壽限已盡。日漸尪瘦。睡在房內養病。不能料理家務。孫氏又是年輕女流之輩。又不能下鄉收租。只得把他娘家的表兄吳慧安。邀他到家管理內外事務。那表兄到很盡

心竭力事無巨細料理得妥妥帖帖。不想趙連科的病症日重一日。不上三月。一命嗚呼。可惜他缺少個子嗣。臨死之時。用一斛珍珠放在棺中。這都是小人親眼目睹的。並無一句謊言。南園聽他說完。暗自沈吟了一番。問道。趙連科死後。孫氏的表兄還在他家麼。李寬答道。仍在他家。所有家中一切賬目。均歸他一手經營。南園道。他與孫氏不過是表親。他的丈夫已死。家中沒有男子。他在趙家出入。有些未便。李寬道。這孫氏是個有骨格的女子。頗避嫌疑。有四個貼身的使女服侍。終日在後院內。無事沒有男子到後院去的。倘有甚重要事情。吳慧安便向使女們說知。進去稟報。然後孫氏傳話出來照辦。這些事左右鄰舍都知道的。請大人傳喚鄰舍。一問便知。周總督也道。趙舉人臨死。卑職也委人前去弔奠。一切喪葬從厚。孫氏哀毀逾恆。哭暈多次。南園聽說。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年兄高見。這趙舉人致死原由。你可知道嗎。周省三見吳元帥冷笑。又追問致死之由。號得不敢多言。連忙答道。卑職庸愚。何能知他致死之由。仍請元帥細察。南園道。且把地保帶進衙門。再行細問。打轎回衙。將近城門。文武官員早候着迎接。少頃到了總督衙門。周總督早在花廳內擺下酒宴。請元帥與衆英雄入席。南園也不推辭。用過午餐。南園道。趙連科死得不明。到叫本帥深抱不安。今天那羣蒼蠅。飛集本帥轎前鳴冤。其中必有緣故。本帥明日前去。定要開棺檢驗。省三道。趙連科的父親。也是宦途中人。那孫氏的父親。又是本城紳士。開棺檢驗。還請元帥斟酌。不可憑一時翻尸倒骨。反累他死後不安。南園點頭稱是。眼看天色漸黑。一班方武官員。俱在外面候見。南園吩咐各官回衙理事。不必在此伺候。本帥素性耿直。不愛迎送。叫他們盡心供職。百姓安居樂業。還比迎送本帥強得多了。周總督急忙出來。面諭各官。無不暗暗發笑。又聽說他要到趙家去開棺檢驗。齊說這個事情。定要鬧大了。這孫趙兩家。都不是好惹的。趙連科之妻立誓守

節終日不出房門一步。遠近皆知。况趙連科臥床不起。三月方死。怎說是旁人害死的呢。諒他奉旨出京。關心民瘼。必要做幾件希奇事。與我們看看。你我都留神一點。才是一日犯在他的手裏。定不輕饒的。各官員議論一番。與周總督作別。回衙不表。夜來南園坐在書房中看書。心中爲了趙連科這件事。委決不下。怕明日前去開棺檢驗。倘若尸身無傷。孫氏必不干休。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躺在床上養息。但心有所思。終難睡熟。見窗內透進亮光。知已天明。起身梳洗完畢。周省三進來問安。南園道。煩貴督把閔縣知縣傳來。叫他帶領衙役。伴作行人。跟隨本帥往趙家墳上。開棺相驗。周省三應了一聲。沒有片刻。閔縣知縣鄭興功。率領全班衙役書吏。伴作等人前來。投進手本請見。南園素知這位鄭知縣。乃是兩榜出身。頗具才情。卽命傳見。鄭知縣走進花廳。行禮如儀。吳元帥用手扶起道。貴縣請坐。不必客氣。本帥有話面商。鄭興功道。大帥在此。那有卑職坐位。南園道。我們全是爲國家出力的。那有不坐之理。鄭知縣方才告罪坐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驗屍場假情哭白骨 宿神廟奇夢得黃昏

吳元帥讓鄭知縣坐下。這纔說道。本帥久慕貴縣老於折獄。因此與你商酌。昨日本帥乘轎到此。忽有蒼蠅前來鳴冤。命轎夫跟蹤前往。到趙連科坟墓內。蒼蠅就不見了。本帥擬同貴縣前去相驗。未識貴縣有何高見。鄭興功起身答道。元帥秦鏡高懸。必能明察秋毫。無須下問。在卑職看來。那蒼蠅正是冤魂所化。飛聚轎前。分明求元帥伸冤理枉。諒這墓中尸身。必有傷痕。或是服毒。請元帥虎駕前往檢驗便了。南園聞言。掀髯大笑道。英雄所見略同。就是省三年兄未能見及於此。所以本帥沒有與他多說。貴縣說出這幾句話來。自可放胆前

去相驗。倘有差池。罪歸本帥。與你不相干涉。鄭興功打了一躬道。承元帥栽培。卑職怎敢推辭。即請虎駕陞轎。卑職伺候。南園卽命天保。金琳。秦明。白雲生。四人。隨轎保護。換了朝服。乘轎到趙家村來。片刻之間。已到松林。地保李寬早已搭起尸場伺候。吳元帥陞了公座。鄭知縣在下首。那張公案上坐下。吩咐差役立傳趙孫氏到場問話。這一來轟動了四鄉百姓。一個個趕來觀看熱鬧。紛紛議論道。這位元帥不知什麼緣故。他是過路的人。好端端的惹是生非。那趙連科已死了幾個月。百忙裏要開坟檢驗。我想尸身早已爛了。怎能驗得出傷痕來呢。又說道。我們這裏就要這樣的官。百姓才能安樂。今天吳元帥開坟相驗。一定看出什麼破綻來。我們細細看着就是了。好歹不與我們相干。差役見百姓擁擠不堪。揚着皮鞭驅逐。吳元帥喝令差役道。本帥今日相驗。正要百姓觀看。叫那奸夫淫婦無法抵賴。正說之間。差役已將趙孫氏帶到。立着不跪。南園舉目向他上下打量了一回。見他秋水含情。心中早已瞧料出三分。便問道。下面站的何人。爲何見了本帥不跪。趙孫氏道。孀婦趙孫氏。自思並未犯罪。不用跪得。南園呵呵冷笑道。你未犯罪。就不能跪嗎。但你丈夫怎樣被你毒死。從實招來。如有半句謊言。自討皮肉受苦。趙孫氏道。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自思又未犯法。就是丈餘長的刑具。怎能打到我麼。吳元帥當時大怒。拍案罵道。好利嘴的婦人。諒這樣與你善說。決不肯招認。本帥開坟相驗。自有證據給你。趙孫氏道。元帥身爲巡按。爲甚不恤民情。今日開棺相驗。究竟犯何法律。且請元帥與小婦人立下屍身有傷。或是服毒。孀婦自當領罪。倘若無傷。又未服毒。請問元帥。該當何罪。南園聽說。一時無言可對。沈吟了半晌。始說道。本帥開棺相驗。一不受傷。二不服毒。本帥情願丟官。按律治罪。說着將頭上紗帽取下。擺在公案上。這時忽見場下走來一人。頭戴方巾。身穿員外服式。到公案前施禮道。元帥在上。生員孫仲九拜見。但

不知小女趙孫氏。被誰控告。請元帥傳原告到案。與小女對質。然後開棺相驗。不遲。南園怒道。你既是生員。爲何家教不嚴。讓你女兒做出這傷天害理的事來。還敢到此庇護。諒你父女二人。必有同謀之情。快快招來。你女兒用的什麼毒藥。把你女婿害死。本帥自當格外成全。饒你一條老命。如不招認。少停驗出毒來。將你父女一併治罪。孫仲九道。生員的女婿。乃是瘵症身亡。鄰舍皆知。求元帥傳隣舍細問。便知端的。像這樣糊裏糊塗。開棺相驗。翻尸倒骨。亡塚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南園喝道。休要胡言。倘開棺後。無傷無毒。本帥自甘領罪。說時。又命差役將趙孫氏表兄吳慧安帶來。訊問口供。孫仲九見吳元帥性情固執。諒無轉圜地步。伏地大哭道。元帥秦鏡高懸。已經埋葬數月的枯骨。設或腐爛。怎能驗出傷痕。請元帥寬免了罷。鄭知縣道。孫鄉紳。你也不必悲傷。只要你女兒貞節。不會謀害丈夫就是了。孫仲九沒奈何。含淚退下。暗忖。吳南園不留情面。我孫家與你何仇何恨。存心誣賴我女兒。謀斃親夫。要是驗不出痕跡。我與這狗官勢不兩立。這當兒差役已將吳慧安帶來。推到公案之前。雙膝跪下。南園問道。你就是吳慧安嗎。那人答道。小人正是吳慧安。元帥又問道。你爲甚麼因奸圖害。定要謀斃趙連科的性命呢。快快從實招來。免得動刑。吳慧安道。小人在他家管理賬目。安分守己。從不敢作奸犯科。求元帥筆下超豁。鄭知縣道。元帥在這時問他。他決不招認。就請元帥開棺相驗罷。南園點頭稱是。吩咐作伴。開棺相驗。作伴奉了元帥之命。怎敢怠慢。抓過泥鍬。掘開坟墓。將棺柩抬出。然後開去棺蓋。把尸身抬到屍場。放在一張蘆蓆上面。大家一看。趙連科面目如生。尸身絲毫未壞。人人詫異。個個驚疑。吳元帥也覺得驚疑不置。作伴用水洗刷乾淨。又用酸醋噴灑一番。毫無傷痕。趙孫氏與他父親孫仲九。表兄吳慧安三人站在旁側。見尸身沒有驗出傷痕。孫氏假意伏在尸邊。放聲大哭道。丈夫。你死得好苦呀。無辜的將

你洗尸刷骨。叫妾身心中怎生忍得呢。說着又絮絮叨叨的哭個不息。鄭知縣也站在旁邊。暗暗着急。復命作把尸身覆驗一遍。還是無傷。孫仲九上前說道。請元帥發下傷單。以爲將來對證。南園祇做不聞。急命作把尸身抬進棺材。小心看守。本帥回衙另有公幹。明日再驗。孫氏見沒有驗出傷痕。暗暗歡喜。走上前來。懇求元帥封棺。免教屍身再受風吹日晒之苦。吳元帥道。本帥既然相驗。不把此案斷個水落石出。從此棄官不做。上本請罪。你們三人暫且回去。吳慧安也是再三懇求封棺。不必翻尸倒骨。使死者在九泉下。不得超生。鄭知縣勃然大怒道。刁奴休要多言。快快退下。吳慧安碰了這個釘子。方才退下。百姓也就紛紛散去。吳元帥與鄭知縣乘轎回衙。周總督接住問道。元帥今日開棺相驗。可會驗出傷痕。南園頻頻搖首說道。沒有沒有。本帥今夜往城隍廟中宿齋。請城隍把趙連科的陰魂拘來。本帥當面訊問於他。明日復驗。自得真情。周總督不敢多說。擺下酒宴。請元帥與衆英雄入席共飲。南園戒除葷酒。沐浴更衣去了。鄭知縣告辭回衙。二更時分。吳元帥帶了吳天保蕭金琳二人。悄悄往城隍廟內宿齋求夢。夢見一個老者。手扶拐杖。到了南園跟前。躬身施禮道。星主爲了趙家一案。特來宿齋。城隍命小神前來告稟。要破趙家奸案。須問七歲紅。言畢化作清風而去。南園驚醒。才知是南柯一夢。坐在床上。將夢境反覆推測。不得其解。心中格外憂慮。忽聽外面金鷄亂唱。天已黎明。喚起天保金琳二人。一同回衙。衆英雄進來參見。依次坐下。秦明道。元帥今夜在城隍廟內。有何夢兆。吳元帥嘆道。夢見一個老者。沒頭沒腦說了兩句話。要被趙家案。須問七歲紅。你想這七歲紅。畢竟是個甚麼。天保道。爹爹孩兒看來。這七歲紅。定是人的渾號。祇不知這七歲紅。在於何處。南園道。既是神人指示。諒非子虛。本帥親自出去私訪。必獲眉目。金琳道。我們衆人改扮起來。分頭出外訪問。如果遇到七歲紅。把他帶進衙門。不難

立刻破案。衆英雄無不贊成。各自改扮。悄悄出去。認真訪案。天保金琳二人。暗藏兵器。跟在元帥後面。遠遠保護。吳元帥仍扮做相面先生。肩着賽天理三字的布招。打從南門大街。搖搖擺擺的走來。因南門大街。市面齊整。最是熱鬧。剛剛走到一個石牌樓下。有個賣糕的攤子。擺在那裏。母女二人坐着蒸糕。那女兒年已及笄。坐在地下燒火。可是身上的衣服髒了。恨恨的向他母親埋怨道。都是你膽子小。怕弄出事來。定要叫我受這罪。我在趙府內。住得好。吃得好好不快活。況且主母待我又好。一天到晚。總離不了我七歲紅。他母親聽了。臉色一沉。道。臭了頭。胡說什麼。你怎知道利害。趙家已經出了事了。你難道還沒有聽人傳說嗎。京裏來了個吳元帥。在他家坟前經過。就要開箱相驗。昨天已經驗過一次。沒有驗出傷來。只怕趙家還要告御狀呢。如今元帥。因這件無頭案子。必定飭人私訪。你要是胡說亂道。倘被公人聽見。定要拿你帶去做見證。豈不叫爲娘急死。七歲紅拍手笑道。當真有這等清官嗎。打從坟前經過。就知道死鬼受冤。我不相信。這死鬼的致命傷。莫說他是個凡人。就是大羅神仙。也驗不出來。除掉了我。別無一人知道了。南園聽得明明白白。便立在一旁聽他說下去。只見他母親打了女兒一掌。道。叫你不要胡說亂道。還是囉囉嗦嗦的說個不了。七歲紅被他母親打急。嚷起來道。全是你的鬼胆。連話都不能說了。將來還是去學個啞吧呢。南園含笑上前。把那婦人攔住道。大嫂做生意要緊。何必淘氣。我要買你一千錢糕。要送人的。那婦人聽有生意上門。轉過臉來。說道。客人你不知道。趙家已經出了事了。他還信口胡說。倘被公差聽見。豈不要把他拿去做見證嗎。南園點頭說道。大嫂教訓。都是金石之言。你家姑娘年輕。怎知官府的利害。我看你家這姑娘。到也生得脫俗。不像是貧苦人家的。不知今年多少年紀了。那婦人道。不小了。今年十九歲了。南園又問道。他叫什麼名字呢。那婦人道。他的名字。不是我

題的。不怕你老見笑。他父親死得早。家裏一貧如洗。不得過活。七歲時候。就把他押在趙府內做了頭。這位趙太太。見他生得伶俐。面孔白裏泛紅。就給他取了個七歲紅的名字。故而到如今。還是叫他七歲紅的多。南園點頭道。原來如此。這個名字也起得很妙。那婦人道。你老要買一千錢糕。要冷的還是熱的。南園道。今天不要。明日送人用的。到明天我來取。說着取出一吊錢來。付給婦人。這時天保金琳二人。也搭訕着站在糕攤面前。看那婦人蒸糕。南園暗想。七歲紅已經訪着。何必再往他處。忙向二位英雄丟個眼色。復謂那婦人道。我們明天見罷。於是轉身回轉衙門。不多片刻。到了花廳坐下。吩咐馬快宋華。前往石牌樓下。把那蒸糕母女帶來。本帥有話要當面問他。爾等不可驚嚇於他。宋華領命前去。把七歲紅母女二人。帶到花廳。雙膝跪倒。抬起頭來一看。見上面坐的就是方纔要買糕的客人。嚇得抖個不住。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買粉糕閨女吐真情 剖肚腹淫娃甘伏法

七歲紅母女二人。跪在元帥面前。抬起頭來一看。只嚇得篩糠也似不住亂抖。說道。你不是買糕的客人嗎。南園笑道。不錯。正是我。你母女二人休要害怕。我且問你。趙孫氏用的什麼毒藥。害死他的親夫。你二人知道的。從實招來。恕你無罪。如不實招。與他一同治罪。那婦人連忙答道。趙太太與小婦人是素無往來的。怎知道他家裏的事情。求青天開恩。南園道。你女兒不是在他家爲婢。趙孫氏很歡喜他。怎說不知道。你若不招。皮肉多受痛苦。七歲紅道。小女子願招了。趙太太做的事。都是他表兄主謀。元帥要問這件案子。只要把吳慧安帶來拷問。便明白了。南園道。吳慧安與趙孫氏通奸。本帥早已知曉。如今祇要問你趙孫氏用什麼毒藥。毒死他。

的親夫。七歲紅向上爬了兩步。叫聲道。青天大人。小女子招認了。趙太太不與我干休。小女子吃罪不消。南園道。只管招來。趙孫氏與你爲難。自有本帥處置。七歲紅方才說道。趙大爺因讀書過分。染成癆病。不進房門一步。趙太太乃是青年女子。暗中與他表兄吳慧安通奸。私下往來。已非一日。那日被大爺撞見。當面把他二人斥責一番。趙太太懷恨在心。與小女子商議。要用毒藥害他性命。小女子百般勸他。奈他與吳慧安誓共白首。又不敢下毒手。那天趙太太取出五兩銀子。叫小女子上街去買了一把鋼鏢。小女子不知道他什麼用處。只見他每日清晨。在房內鏢着金釵。將金屑和入糕粉。與趙大爺吃食。據太太親口說。這金屑能穿腸破肺。不到一月。管教死於非命。這是趙太太害死趙大爺的經過。還求青天大人明察暗訪。南園聽他說完。暗道。淫婦存心險惡。這金屑吞入腹中。叫本帥怎能檢驗得出。今日有了這七歲紅。便是這淫婦對頭了。於是命馬快宋華將母女帶下。好生看管。這那天已昏黑。花廳上擺下酒宴。南園與衆英雄入席。五空啓口問道。元帥。今日訊問七歲紅。可會得到實供。南園道。他已招認。只怕尚有不實之處。等到二更時分。擬命天保金琳二人。往趙家村去暗探一番。看這淫婦奸夫。怎生行爲。不必驚動於他。速回稟報。席散之後。天保金琳各換夜行衣服。背插單刀。飛身上屋。施展夜行工夫。躡房越脊。沒有片刻。已離趙家不遠。天保抬頭一看。見前面房屋高敞。確是大戶人家。急忙躡到對過屋脊上面。伏下身來。側耳一聽。下面唧唧打著三更。便向金琳悄悄說道。已有三更天了。我們到後面去尋找他們的臥房。才能看到他們的秘密。金琳點頭稱是。二人往後面躡來。留心向下細看。只見後樓上窗中透出燈光。二人躡到屋上。使個珍珠倒捲之勢。雙腳挂在簷前。用舌尖舐破紙窗。仔細一張。見趙孫氏獨自一人。坐在梳粧台前。凝神思想。好像坐臥不安的樣子。恰好一個丫環進房。說道。主母。這時天

已不早。還不安睡養息。明天還要審訊呢。孫氏嘆口氣道。這也是奴的命。讓如此。十七歲那年出嫁。那死鬼與奴同床共枕一次。他今已死了數月。還要翻案。幸喜沒有驗出痕跡。要是驗出毒來。主僕們恐難會面了。丫環道。主母放心。莫說巡按是個凡人。就是神仙。也不能驗出主人的毒來。正說話間。忽聽床後。呀的一聲。從牆壁裏鑽出一個人頭。向四面看了一遍。復又縮了出去。孫氏急忙打發了環出房。起身走到床前。伸手把羅帳揭起。跳出一個人來。孫氏將他摟抱着道。爲何到這息才來。叫奴家等得好不耐煩。天保在窗隙裏留神細看。那人正是吳慧安。兩下裏互相親了一個吻。只聽吳慧安道。那狗官耳目最多。怕只怕露了風聲。被他拿獲。免不了死。孫氏啐了他一口道。你真胆小。死鬼吃下的毒。怎會驗得出來。明日到尸場上。他再驗不出。扭住他進京告御狀。吳慧安道。休要胆大。倘被他一驗再驗。真的驗出痕跡。你我二人要想逃走。萬萬不能。依我主意。不如今夜。把家中細軟物件。打成包裹。悄悄地僱隻小船。海角天涯。從此逃走。做一對天長地久的夫妻。豈不是好。孫氏笑道。死鬼吃了金屑死的。諒這狗官隨便怎樣驗不出。我家偌大的家財。奴家何忍將他拋棄。你要走。只管走。我是不走的。賭氣到床上去睡了。吳慧安陪着笑臉。也上床睡下。天保金琳伏在簷前。看得氣憤不過。天保悄悄謂金琳道。這對狗男女。不久必要逃走。下去把他二人細綁起來。送往衙門。再作道理。主意已定。用手推開窗戶。飛身入內。到床前揭起羅帳。用繩索把他二人細縛結實。天保挾着奸夫。金琳捉着淫婦。正待飛身上屋。吳慧安與孫氏大叫有賊。驚起前後家人。直奔後院來捉賊。天保金琳早已跳到屋上。循着原路趕回衙門。到花廳上。把一對無恥男女擲在地下。天保進房。稟明父親。南園吩咐着馬快宋華看管。不多一回。天已大亮。周省三進來請安。南園便把夜間捉獲奸天淫婦的話說了一遍。傳命鄭知縣帶領書差伴作。屍場伺候相

驗。自與周總督用過了早膳。乘坐大轎四位英雄保護馬快宋華押着奸夫淫婦到得尸場。孫仲九早得意揚揚的在那裏等候。見女兒與吳慧安鎖在一起。暗暗吃了一驚。連忙過來低聲問道。女兒爲何被他們捉來。莫非真有謀害之事嗎。孫氏低頭不言。仲九摸不着頭腦。吳元帥已下了大轎。升坐公案。鄭知縣也在下首公案上坐下。佯作忙把尸身抬出。吳元帥傳命破尸檢驗臟腑。孫氏見說要破尸。不由暗暗吃驚。忙跪着哀求道。無辜剖驗尸身。難道死後分尸不成。宋華把他推下。不許開口。佯作早把臟腑取出。放入清水盆中。將血跡洗去。又把腸內糞汁。用篩子細細的在水內淘了半晌。糞汁化盡。那篩子上剩下一層金屑。佯作捧在手裏。跪到公案之前。稟明趙連科致死原由。乃是平日誤食金屑。把肚腸墜穿死的。吳元帥見驗出真情。喝將趙孫氏帶到案前。把驚堂木一拍道。淫婦。你可親眼瞧見。還不快快從實招認嗎。孫氏咬定一口。那裏肯招。吳元帥命把七歲紅帶來。與這淫婦對質。趙孫氏一眼看見了七歲紅。登時胆落魂飛。自知抵賴不掉。只得招認道。這毒計。乃是表兄吳慧安想出的。並非小婦人起意。書班在旁。錄了口供。叫他畫了花押。然後把吳慧安帶上來。吳元帥厲聲喝道。孫氏已經招認。你還不招出實供嗎。吳慧安見奸情已破。只得磕頭求饒道。小人該死。都是趙孫氏起意害他丈夫。希圖與小人做長久夫妻。書班也叫他畫了口供。吳元帥命把孫仲九帶來。喝道。你說你的女兒乃是三貞九烈之人。如今你親眼看見。這金屑是什麼用的。你可知罪麼。仲九到了這時。早嚇得渾身發抖。口中不住說道。小女做下傷天害理之事。生員委實不知。求元帥法外成全。吳元帥怒道。你既縱女謀害親夫。還敢在本帥前出言挺撞。姑念你上了年紀。饒你死罪。說着喝令差役革去功名。重責五十大板。枷號一月。期滿釋放。又在奸夫淫婦口供單上。用筆判斷。趙孫氏因奸謀害親夫。吳慧安起意同謀。理宜按律抵償。卽日行

刑。以儆效尤。判罷命天保。請出上方寶劍。供在公案之上。吳元帥與鄭知縣三呼已畢。卽命鄭知縣爲監斬官。當衆將奸夫淫婦斬決。以慰冤魂。這時衆百姓紛紛議論道。爲了一羣蒼蠅。審出千古罕有的奇案。真是官清如水。鄭知縣吩咐劊子手行刑。只聽追魂炮三聲響亮。劊子手先將吳慧安斬首。然後走到趙孫氏面前。用刀在他胸前一掠。破開肚皮。鮮血直流。淫婦喊叫救命。衆百姓拍手稱快。劊子手把他肚腸拖出。擱在地下。方才舉刀。把他首級砍下。場中就有幾條狗。啣了孫氏的臟腑。向外便跑。衆人看見。俱說是孫氏謀害親夫的報應。行刑已畢。鄭知縣轉身前來繳令。元帥傳令回衙。隨卽上了大轎。鄭知縣又命宋華。去把孫仲九帶往衙門上枷。當時嘈嚷。街坊百姓。一個個爭先恐後。擁擠不堪。前來觀看吳大元帥。無一個不誇獎他是個清官。按下百姓不講。就中單說吳元帥回轉衙門。周總督迎接入內。在花廳內擺下酒宴。請元帥入座。相將坐定。南園道年兄在此爲官多年。本城出了這件大案。全不知曉。未免尸位素餐。問心有愧。他日遇到民間疾苦。務必小心辦理。如再糊塗。將來犯到本帥手內。鐵面無情。休要見怪。周省三唯唯聽命。南園道本帥已將趙家一案。辦理明白。但趙連科無子。他有一份家財。請年兄派員前去查抄入官。延請幾名僧道。超度於他。周省三連連應了幾個是。南園道本帥擇明日起程。要往川廣一帶查訪。無須各官送行。有礙公務。周連說遵命。吳元帥又與衆英雄商酌道。今番南巡。安良除暴。爲民除害。倘行文各府州縣。他們必然派兵迎送。反爲麻煩。還是改扮行商。沿途察訪。較爽利些。衆英雄齊聲說道。元帥言之甚是。我們喬裝改扮起來。正言間。忽見探子進來報說。今探得四川重慶府狗頭山。出了一班強盜。十分兇惡。打家劫舍。百姓受害甚烈。官府也不派兵剿辦。據人傳說。這四川總督楊虎。有個兒子。名叫楊慶。天生膂力過人。又愛異人傳授。練成一隻紅砂手。蓋世無敵。真是馬前無一

合之將。他與山上一班強賊。暗中勾合。現在重慶南門外。擺下一座龍虎擂台。廣招天下英雄。圖謀不軌。伯允龍山一班漏網賊人。也到那裏去入夥。小人探聽確實。不敢隱瞞。請元帥定奪。吳元帥聽罷。暗吃一驚。自思江南多匪。官吏竟置之不問。不法已極。本帥正要訪拿匪徒。既得探子稟告。豈有不去剿平匪巢之理。主意已決。卽命各人准備行裝。明日清晨動身。一夜無話。次早鄭知縣前來謁見。吳元帥當面嘉獎了一番。囑他格外自勉。盡心供職。待本帥回京。竭力提拔。鄭知縣一再拜謝。回衙而去。吳元帥換了便服。各英雄也改扮客商模樣。暗藏兵器。周總督命差役備下四輛大車。將行李搬在車上。由白雲生、黃小華、兄妹、韓素花押着車輛。先出南門等候。這裏吳元帥與衆英雄悄悄出了督轅。逕走大街出南門而來。白雲生見大人已到。會同押着車輛。趕上陽關大道。一路觀山玩景。撲奔四川重慶府進發。這時正交八月天氣。秋高氣爽。景物尤佳。吳南園坐在車上。謂衆人道。人言江南地暖難存雪。果然不錯。本帥身居京師。已垂二十餘年。今日得與衆人同遊勝地。也算人生樂事。沿途饑餐渴飲。曉行夜宿。每到府縣城池。勾留一日。察訪細問。有無強梁惡霸。貪官污吏。不必細表。這日因貪趕路程。錯了旅店。眼看日落西山。人在崇山峻嶺之中。並無村莊宿店。南園心中暗暗着急。向天保問道。不知前面有否宿店。暫住一宵。天保道。這裏地陌生疎。好歹再走一程。如無宿店。可向鄉民人家暫借一宿。明日動身時。多送他幾兩銀子。就是。南園點頭稱是。命車夫加緊趕路。衆人跟在後面。四下觀望。留心尋個宿處。那知走了半晌。連個人家都不看見。天色却漸漸昏黑。天保忙走到山坡上一望。見前面有個大戶人家。房屋整齊。燈光明亮。心中歡喜不已。隨卽下坡。吩咐車夫快趕。片刻之間。已離村莊不遠。天保緊行幾步。剛剛走到莊前。只見一個老者。手提籃子。迎面走來。天保拱手道。請問老丈。此處叫什麼地名。有沒有客寓住宿。要

知道老者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蔣家村英雄求借宿 蝎子嶺豪傑探行藏

那老者將吳天保上下打量了一回。見他經商打扮。站住步子。答道。我們這裏地名叫蔣家村。祇有數十戶人家。是個荒僻鄉村。那裏有客寓宿店。從前生客到此。我們莊主蔣員外。生性好善。因念旅客艱難。把家中前院的空房。打掃出五間來。床榻安置定當。遇有過路客人。錯過宿店。到他家求宿。不獨有住。還有一頓晚飯吃。怎知人心不固。在一月之前。有班強盜。假裝了經商的客人。到他家借宿一夜。蔣員外竭誠招待。到三更時分。這班強盜。各執兵器。把他閤家老幼。一齊細綁結實。翻箱倒篋。所有財物。被他們搜劫一空。到也罷了。前日又來了一夥強人。見他家小姐。出落得美貌如花。丟下花紅彩禮。擇定明日。花轎前來娶人。蔣員外爲了這事。痛不欲生。等候強盜到來。他父女二人。祇有一死了事。怕你們今晚去求宿。不允容納。天保聞聽此言。只氣得虎眉倒豎。大叫反了反了。轉身回來。告訴了父親與衆英雄。一遍。蕭金琳道。湊巧得很。我們就到他家借宿。打一個抱不平。省得我們找尋賊人。他們自來送死更好。衆人大喜。押着車輛。來到蔣員外莊門外。住下車子。天保大踏步進莊借宿。看門人一口回絕道。這裏再也不借宿了。我們爲了借宿。受害不淺。我們員外發下重誓。不拘什麼人前來求宿。概不借宿了。請你們到別處去求宿罷。天保道。我們知道蔣員外受害。煩你進去通報一聲。請員外出來一見。允與不允。決不怪你。那看門人無奈。遂叫天保在門房中等待。嘴裏咕嚕着道。我進去稟告一聲。碰碰你們的造化。說着轉身進去。復又出外。後面跟着一個七十餘歲的老者。鶴髮童顏。慈眉善目。頭

戴方巾。身穿二藍直褶。却帶着一臉憂色。看門人指着天保道。就是這位客人前來求宿。要面見員外說話。天保便向蔣員外施了一禮道。員外。小子有禮了。蔣員外見天保英氣勃勃。相貌不凡。連忙回禮道。請教公子尊姓大名。今到寒舍。有何見教。天保道。我們出外營商。只因貪趕路途。錯了宿店。聽人說員外廣行善事。因此投到貴莊。懇求暫借一宿。毫不打擾。明日清晨即行。多多的送上幾兩房金。不知員外可能念及出門人苦楚。格外成全麼。蔣員外聽天保這們說。沉吟了半晌。說道。爲了借宿起見。教老漢一言難盡。公子既要借宿。老漢何忍拒絕。只怕賊人前來。連累了你們。天保道。員外放心。賊人就是把我們殺了。也不妨事。蔣員外道。既是如此。請公子回去招呼同伴進莊。老漢不能在此奉陪。天保道。員外請便。蔣員外往後面去了。這裏天保招呼車夫把車子進莊。自有家童送出茶水。隔了一回。又送出晚膳。請衆人用飯。吳元帥再三推辭。不肯打擾。看門人站在旁邊道。爺們何必客氣。請多飲一盃。今日我們員外有事在身。不能奉陪。不知道你們有兩位女客。還要去收拾一間房。爺們且請用飯。讓我到後面去稟明。看員外怎生吩咐。說着轉身去了。沒有片刻。蔣老員外匆匆出外。說道。衆位貴客。不知到何處去。有甚公幹。吳南園見蔣員外爲人慷慨。據實相告。把個蔣員外唬得連忙雙膝跪到。說道。草民有眼不識泰山。未曾恭迎虎駕。還望元帥恕罪。南園用手攙扶他起來道。休要如此稱呼。倘走漏了風聲。甚是不便。本帥還要在此私訪。但不知老員外台甫是那兩個字。蔣員外答道。草民賤名蔣隆。字尙達。請元帥虎駕到後堂一敘。吳南園見他誠摯。命將行李搬進。蔣隆歡喜不已。到後面去告訴院君與女兒貞英。迎接黃繡雲。韓素花進內宅。復又出外。命人設下盛宴。邀請元帥與衆英雄入席。殷勤勸酒。開懷暢飲。南園問道。尊府今日爲了何事。要老員外這等煩惱。乞道其詳。蔣隆道。元帥明見。在草民莊南。約有三十里路。

程。有個蝎子嶺。山上嘯聚了一班強盜。前日到我家打劫。搶去財帛。到也罷了。忽然來了八個嘍兵。各捧紅花彩禮。說是他家大王金鏢將鄒豹。少一房壓寨夫人。知道我家女兒貞英。長得美貌。特來行聘。約定後日。花轎到我家娶人。不由人分辨。丟下彩禮就走。草民無法可施。他們說出。就能做出。我女兒聽了這個消息。立刻就要尋死。草民也覺得傷心可憐。想定主意。等到強盜到來。父女二人拚着一死了事。今蒙元帥虎駕前來。必能代草民出氣。南園道。此地屬何省轄管。竟容留這班匪徒。蔣隆道。我們這裏屬四川境界。這總督楊虎。縱容盜賊。有個兒子。名叫楊慶。受過異人傳授。練成了一雙紅砂手。不拘英雄好漢。只要被他打中一下。立刻性命不保。這蝎子嶺上的強盜。與楊慶相識。就是衙門裏告去也不准。南園道。你且放心。既有本帥在此。務將賊巢剿滅。明日強盜前來娶人。本帥自有道理。蔣隆倒身下拜。謝了元帥。席散之後。各人收拾安睡。天保雖然歸房安睡。心中暗想。這蝎子嶺離此地不過三十里。何不乘着夜靜無人之時。前去探看一番。想定主意。悄悄起身。換了夜行衣服。插了單刀。挂起百寶囊。正要開房門出去。金琳一翻身爬起。伸手抓住他道。你一人前去。怎是賊人對手。我與你一同前去。就是你被賊人擒獲。也好回來送個信。天保低聲說道。休要大驚小怪。驚醒他們。那就不好去了。你要同去。快走。金琳取了一口寶劍。移步出房。飛身上屋。施展夜行功夫。逕奔蝎子嶺來。宛如兩頭飛鳥。不多一回。已到蝎子嶺下。正待上山。不防已被巡夜嘍囉瞧見。喝道。你們兩個什麼人。在這裏鬼頭鬼腦。說着跳出十來個嘍囉。天保金琳也不打話。各舉兵刃。將嘍兵殺得七零八落。有幾個逃上山去。飛報大王。山下來了兩個奸細。十分利害。我們抵擋不住。請大王快快拿去。這位大王。姓鄒名豹。善使一對鉄蒺藜。十分驍勇。又能口吐金錢鏢。百步之內。無有不中。外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神鏢將鄒豹。手下還有兩個賊人。一名

徐勇能使二百四十斤鐵環大刀。膂力過人。一名劉剛。善使一根狼牙棒。勇猛異常。三人正在山上議事。預備明日到蔣隆家中搶人。故而尚未睡覺。忽見嘍兵慌慌忙忙走來稟報。鄒豹勃然大怒。卽與徐勇劉剛二人趕到山下。見天保金琳和嘍囉廝殺。鄒豹大叫道。好大胆的小子。竟敢夜探山寨。留下名來。好在本大王鐵蒺藜下做鬼。天保一言不發。擺刀照准賊人劈頭砍下。金琳便與徐勇劉剛交手。殺了幾個回合。不分勝負。鄒豹心中焦急。暗想今日不能勝這兩個小子。還能在這山上稱孤道寡。不如放金錢鏢打他。主意已定。等待天保稍不留神。把嘴一張。從嘴裏吐出一枝金錢鏢。直奔天保咽喉飛去。天保何等眼快。早已看見。不慌不忙。用刀擊去。只聽噹的一聲。金錢鏢早已打落地下。也從身邊取出一枝金鏢。把手一揚。喝道。惡賊不要走。看小爺的金鏢來了。鄒豹大吃一驚。果見眼前一道金光飛來。連忙把頭一偏。雖躲讓過去。可是慢了一些。打從左耳邊擦過。心中唬得不住的亂跳。不敢大意。忙把手中鐵蒺藜緊了一緊。拚命交手。這裏金琳因二賊甚是利害。加着徐勇的鐵環刀。十分沉重。知難力敵。遂在身邊取出兩枝袖箭。把手一揚。兩枝箭袖直奔二人咽喉打去。徐勇劉剛二人見金琳把手一揚。知道暗器來了。徐勇躲得快。總算躲讓過去。劉剛已經不及。一箭正中咽喉。只聽咕咚一聲。尸身倒於地下。鄒豹忽見劉剛中了暗器。吃驚非淺。轉過身來。向金琳背後就是一蒺藜。天保忙做一個童子拜觀音之勢。躡到金琳身後。舉刀把賊人鉄蒺藜架開。徐勇忙命嘍兵搶回劉剛尸身。自己虛晃一刀。逃上山去了。鄒豹見勢不佳。也就閃入樹林中躲避。天保金琳二人見天色漸明。只得趕回蔣家村來。再說元帥清晨起身。衆英雄俱來請安。只不見了天保金琳。好生疑慮。忙向秦明問道。你可會看見天保金琳出去麼。秦明道。部下並未留意。並未瞧見。外面交了二鼓。他們弟兄二人進房安睡。只怕他二人好勝心重。趁着夜

深人靜。往蝎子嶺去探聽。少停如不回來。我等前去找他。正說着天保金琳打從外面進來。上前拜見元帥。又與衆人見禮。吳元帥看見二人回來。不由勃然怒起。罵道。畜生。擅敢私往蝎子嶺。冒險貪功。倘有差失。如何是好。如此粗心大胆。不加重責。難免日後輕舉妄動。說着喝命家將。把這兩個畜生重責三十軍棍。以儆將來。蔣隆在旁。唬得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一般道。求元帥暫息雷霆之怒。寬恕兩位小英雄。衆俠義也一齊上前講情。元帥方才息怒。叱道。下次再這等行爲。決不饒恕。天保金琳起身拜謝。蔣隆吩咐擺下酒宴。請元帥坐了首席。衆俠義挨次坐下。蔣隆自坐主位相陪。席間吳元帥問天保道。你二人夜間前去探山。山上情形如何。天保答道。孩兒與賊人殺了多時。金琳用袖箭打死一賊。因他山上恐有埋伏。不敢追趕。吳元帥道。這班賊人。今晚就要前來搶親。我們大家須要設一妙策。將賊人拿獲才是。五空道。依我愚見。不如將計就計。等他明日帶花轎前來娶人。叫蔣員外殷勤招待。家中懸燈結彩。請韓素花小姐裝扮新人。黃繡雲小姐跟他前去做喜媽。我們大家裝扮送親人。暗藏兵器。把賊人誘進房中。韓小姐先行下手。裏應外合。叫賊人要逃也逃不了。不知此計可合元帥之意。吳元帥聽說。心中歡喜非凡。謂衆俠義道。五空高見。甚合本帥之意。不知衆位還有較好的計策。說來大家斟酌。白雲生道。剛纔五空賢弟所說。到也設想周到。惟慮韓小姐不肯裝扮新人。因他是元帥令媳。有些未便。天保說道。這也無妨。待我前去與他商酌。說着起身離席。逕奔後堂走來。却見黃繡雲韓素花二人正與蔣老夫人貞英小姐飲酒談笑。忽見天保前來。二人起身迎接。蔣夫人與貞英小姐上前拜見。天保還禮不迭。然後賓主坐下。韓素花道。公子不在前面陪客。到後面來有什麼事情相商。不妨當面言來。天保說道。我奉父親之命。有件要事。特來與小姐相商。不知小姐能否見允。不能應允。我們另想別法。素花道。無論不

拘什麼赴湯蹈火之事。沒有不應允之理。得能與公子立下大功。日後也可陞官。天保聽了。用手指着蔣貞英道。就爲這位小姐的事。今番請小姐去裝扮。才能救他性命。又可一鼓剿平匪窟。但不知小姐可願意裝扮新人。到了晚間。賊人進房。用酒把他勸醉。不費絲毫之力。將賊人生擒活捉。素花聽了此言。不由他粉臉緋紅。羞得頭也抬不起來。要知韓素花可會應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設巧計俠女扮新娘 逞奇能飛鏢殲劇盜

韓素花聞聽此言。粉臉羞得緋紅。向天保說道。衆俠義就不能另設妙計。偏要叫人這樣做羞答答的。怎能去做呢。旁邊黃繡雲不敢開口。恐怕再弄到他身上去。天保坦然道。我們都是行俠作義之人。何必拘泥小節。只要把賊人捉獲。隨便什麼事情。只管做去。素花遲疑着不答。天保道。大丈夫做事。能屈能伸。況此計也不過一時權宜。豈有真與賊人成其終身大事之理。你真聰敏一世。懵懂一時。才說的話。你就忘了不成。素花被天保左右其說。無法推托。只得說道。聽憑你們怎樣罷。讓我來裝扮新人。天保聽他應允。滿心中歡喜。出外告訴衆人。無不稱讚。蔣員外見衆俠義商議安當。卽命家人掛燈結彩。辦理喜事。又命廚房多備酒席。邀請親友赴宴。吳元帥吩咐衆俠義混在親友之中。暗藏兵器。裏外照料。這時蔣府內大吹大擂。熱鬧非凡。自不必說。下午時分。那蝎子嶺上早派嘍兵前來通知。叫蔣小姐梳妝打扮。少停花轎到門。就要新人上轎。又要多請幾位親友陪客。多備幾席酒席。我家大王親自前來迎親。蔣隆隆連答應道。諸事俱已完備。却有一事相懇。煩你回山。在大王面前陳說。今天這個日子不吉。本當改期。又怕你家大王不允。這個惡日做事。須要等到日落後。新人

方能上轎。將來夫妻才得天長地久。嘍兵道：只要你家小姐嫁到山上。就是等到天黑。也不妨事。說着回山去了。天保進內。叫素花裝扮新人。黃繡雲也塗粉戴花。改扮喜媽模樣。專等花轎前來迎娶。這時天已不早。只聽外面大吹大擂。爆竹連天。家人進來稟道：賊人花轎已到。請小姐收拾上轎。天保道：你們休要着忙。讓我出去。和賊人開一吓玩笑。說着抽身出來。見門外幾個嘍兵嚷道：你們快出來迎接新姑爺。我們大王親自前來迎親了。天保走到門首。也不開口。把兩扇大門關閉了。說道：且慢且慢。這時天色未晚。新姑爺一進門。冲破喜神。夫妻不得長久。新姑爺必要站在門外。專等日落西山。才是大喜良辰。衆嘍兵那能容得。把門打得擂鼓似的。鄭豹忙喝道：你們休要撒野。他家已與大王結了親戚。蔣員外便是我的岳父。他家又只有一個女兒。自然是嬌養慣的。你們別鼓噪驚了小姐。就在外面稍等片時。太陽落山。再打門不遲。衆嘍兵被他一呼喝。都退下了。席地坐着等候。再說鄭豹。他今年已三十八歲。從沒有娶過一次親。雖山上有幾個婦人享用。全是搶的鄉間婦女。其貌不揚。如今與蔣家結了這一門親。只樂得抓耳搔腮。在三日前。就打扮着新郎。這時頭戴冲天冠。身穿大紅綃金袍。腰束玉帶。足蹬烏靴。肩頭上披着一匹大紅綢。生得黑漆面孔。活像一個都天菩薩。坐在馬上。兜着絲繯。專等日落。進門迎親。天保在門縫裏瞧見這副怪模樣。不由的暗暗發笑。不多一回。天色已晚。鄭豹等得有些不耐煩。親自上前叩門。說道：這時天已不早了。請新人上轎罷。天保接嘴道：吉時已到。先把開門錢送來。才好開門。鄭豹在身邊拿出一包五十兩散銀。叫嘍兵從牆下狗洞裏送進。天保接過了。道：新姑爺手面太小。這五十兩銀子不敷開消。還要增加一些。鄭豹身邊沒多帶銀子。聽得裏面嫌少。連忙命嘍兵回山。多取幾百兩銀子來。須臾嘍兵取來。又在狗洞裏送進二百兩。天保道：銀子不要了。再停一回。吉時開門。這時鄭豹

人都氣壞了。只得忍氣吞聲等着。天保才把大門開放。向秦明丟了一個眼色。走出門外。作了一揖道。請新姑爺下馬。進莊喝一杯喜酒。鄒豹從未見過這等禮節。一見二人走來。忙得不知所措。坐在馬上好。還是下馬好。一時忙亂。身子一歪。咕咚一聲。從馬上跌到地下。冲天冠也跌歪了。逗得天保秦明哈哈大笑。鄒豹自知失體。忙從地下爬起。連連說道。舅老爺休要見笑。快請新上人上轎。休要誤了良辰吉夕。說着隨了秦明天保來到廳上。主賓坐下。早有家人獻茶。天保道。我們既做了親戚。無話不可說了。我的妹妹胆小。望新姑爺格外體貼。房中不可放着刀槍兵器。都要搬出房去。不要把新人唬壞了。鄒豹道。小姐性情我不知曉。舅老爺不妨對我細說。自當一一照辦。天保笑說道。他也沒有什麼脾氣。每晚要喝三斤高粱酒。還要有人陪他喝。他才能喝得下去。鄒豹哈哈大笑道。這到與我意氣相投。到了晚間。就是我陪他喝幾斤酒。也不要緊。天保道。請新姑爺寬坐片時。我往後面照料。催促妹妹上轎。但有一言要與你說明。我們這裏鄉風。送親是成雙的。而且要十個人。其名叫做十全十美。可是送親上山。你不必多備酒席。鄒豹笑道。很好很好。莫說十個送親的。就有一百個送親的。我山上的酒席。咄嗟立辦。煩你趕緊照料。花轎子就要動身了。天保滿口答應。只聽一聲炮响。花轎已從門內抬出。黃繡雲打扮了喜媽。跟在轎後。左手提了一只衣箱。右手扶了花轎。登時鼓樂吹奏起來。衆人請鄒豹上馬。在花轎前面領路。衆俠義扮的十個送親人。跟在轎後。一路放着流星花炮。直奔蝎子嶺而來。祇有三十里路。一回兒就到了。衆嘍兵早在山下排對迎接。鄒豹把一班送親人。迎到分贓廳上。謙遜坐定。然後迎花轎進寨。喜媽將新娘攙扶進房。就要參拜天地。繡雲忙說道。我家員外看過通書。今日諸事不宜。三朝後才能拜堂。寨中女眷不敢勉強。恐怕得罪了新人。將來他在大王面前告訴了。那時吃罪不起。韓素花進了新房。舉目

一看只見四壁空空毫無兵器。陳設得到也華麗。妝台上點着兩枝紅燭。佳人這時遂把防身寶劍取出。藏在枕下。又把外面衣服解開。專等賊人進房。黃繡雲也把雙刀藏在桌下。外面差不多二更時分。只聽一陣鼓樂。了頭進來稟道。大王進房了。說着衆女眷已擁了鄒豹進房。大家笑着又退出房去。鄒豹看見新人。打扮得九天仙女一般。不由他心花怒放。命了頭擺上合巹酒來。含笑說道。嬌嬌休要害怕。大王知道你胆子小。房中刀鎗一件沒有。快來陪大王喝合巹酒。韓素花見鄒豹一副賊頭狗腦的神氣。早已怒上心頭。奈要擒他。不能即時把他首級取下。才稱心懷。無如賊人膂力甚大。如若孟浪。反爲不便。故而只得忍氣吞聲。低頭不語。繡雲道。大王我家小姐從未見過生人。求大王爺恕罪。他又不喜與男子吃酒。請大王爺自己飲幾杯罷。過了今日。就能熟識。自家夫妻。何在乎一天半日。鄒豹聽了。對黃繡雲上下一看。稱讚道。蔣小姐生得美貌。就是用個喜媽也是這等好看。叫本大王怎不動心呢。將來定要把你收在房中。做一個二夫人。黃繡雲笑了一笑。攙扶素花過來。鄒豹立起身來。說道。自家夫妻。何必害羞。快坐下罷。本大王陪你喝兩杯合歡酒。說着舉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繡雲笑道。大王爺再飲三杯。叫做三元及第。然後我們小姐再陪你吃酒。鄒豹一聽這話。周身骨頭也酥了。忙把酒杯端起。連喝三杯。又催新人吃酒。素花故意把頭搖了幾搖。繡雲道。我家小姐怕羞。大王爺已經吃過三元及第。再飲三大杯。湊成六六雙全。將來生個小狀元。鄒豹道。你個嘴說得這等伶俐。打從那裏學來的。你有吉利話儘管說。每一句。本大王就飲一杯酒。繡雲正中下懷。向鄒豹道。我說了吉利話。大王爺不喝酒。那就不吉利了。鄒豹連喝幾杯。已有幾分醉意。繡雲道。今天是大王爺喜期。不醉不發財。正說着。房外走來一個女眷。恐怕鄒豹吃醉。慌忙說道。大王往前面去陪客罷。不要貪杯吃醉了。終身不吉。繡雲伸手把他一推道。

你不要來多嘴。掃了大王酒興。讓我再敬幾杯酒。鄒豹見繡雲過來敬酒。分外有興。又連喝了幾杯。頓覺頭暈目眩。支撐不住。伏在案上。鼾聲大作。那女眷埋怨繡雲道。都是你囉囉囁囁。把大王勸醉了。怎能與新人成就百年大事。說着出房。招呼嘍兵進來。扶大王到前面陪客。繡雲向素花丟個眼色。忙把外面衣服脫下。抽出寶劍。將女眷一把抓住。手起劍落。那女眷人頭早已落地。嘍兵大吃一驚道。大叫不好。新娘殺了人了。繡雲早將桌下雙刀拿出。照准鄒豹劈頭就砍。喝一聲道。惡賊。今日是你惡貫滿盈之日。鄒豹雖然吃醉。心中尚有幾分明白。忽聽嘍兵喊叫。新娘殺人。酒已驚醒一半。抬頭一看。見繡雲雙刀已到面前。大吃一驚。手頭沒有兵器。不能招架。慌忙跳起身來。順手拿起一條板凳。架開雙刀。不敢怠慢。轉身跳出房外。一溜烟奔向前面逃去。這裏素花繡雲二人。追出新房。遇着嘍兵舉刀便砍。到了外面。在身邊取出一個百子炮。燃着藥線。劈劈拍拍的響着。前面衆英雄俠義正在飲酒。忽聽後面百子炮響。知已經動手。天保忙從席上站起身來。卸去長衣。取出兵器。照定徐勇劈面一刀砍下。徐勇大驚失色。將椅子舉起招架。這時鄒豹已到前面。見送親人俱已動手。知是中了計策。急擺手中鐵蒺藜。跳到天保跟前。一個玉帶圍腰勢。向天保腰間打來。天保忙把單刀往下一沉。使個撥草尋蛇之勢。便把鐵蒺藜推出。徐勇乘這空隙。脫去身上衣服。在兵器架上撈了一根狼牙棒。復來助戰。看見鄒豹被衆人圍住。已經漸漸不支。要想逃走。爭奈衆俠義甚是利害。不得脫身。徐勇大吼一聲。舞着狼牙棒殺入道。好小子。胆敢設計假裝新人。前來尋死。不要走。吃我一棒。說罷。照准金琳當頭打下。幸五空眼快。用劍把棒架開。鄒豹就趁徐勇跳進當兒。向外一蹤。施展飛簷走壁之能。直奔山後小路逃命去了。天保緊緊追趕了一程。無如路道不熟。失了賊人所在。只索罷休。轉身回來。剛才舉步。但見徐勇從對面逃來。黃小華蕭金

琳在後追趕。忙在身邊掏出一枝金鏢。托在手中。待賊人行近。把手一揚。迎面打來。徐勇只顧逃奔。不防有暗器打來。只聽拍的一聲。金鏢正中徐勇喉咽。咕咚倒在地下。氣絕身死。金琳跳上前來。割下他的首級。帶回分贓廳。衆嘍囉見三個大王逃的逃。死的死。誰敢抵敵。一個個四下逃奔。衆俠義也不追趕。還有幾名嘍囉。丟下兵器。雙膝跪下哀求。天保大叫道。爾等嘍囉聽了。我們念爾等無知。暫且饒恕爾等性命。有家歸家。無家另作生涯。從此不許爲非作歹。衆嘍囉兵聞言。急從地下爬起。紛紛下山逃命不提。衆俠義又在山上仔細搜查一遍。所有金銀財帛。打成包裹。還有被鄒豹搶來的婦女。一一打發回家。天保道。這山寨留在此地。不久又有匪人前來盤踞。不如把他放火燒了。以除後患。於是放起一把火來。登時烈焰冲天。全寨俱燒成灰燼。連那徐勇的尸身也葬在火窟之中。衆俠義方纔下山。回轉蔣家村而來。東方漸白。姚猛站在村外觀望。見衆俠義聯袂歸來。滿心歡喜。急忙轉身進內。稟告元帥。蔣員外親自出來迎接。把衆人讓到內廳。見過元帥。天保把捉拿賊人情形。細說一遍。吳元帥大喜。嘉獎衆俠義一番。蔣隆命家人殺猪宰羊。擺下酒宴。開懷暢飲。酒至半酣。蔣隆站起身來。向元帥說道。今蒙虎駕親臨敝莊。救了老拙全家性命。又賴衆位英雄剿平山賊。代我們這一方除了大害。實令人銘感無涯。但老拙有句冒昧之言。要與元帥商量。務求台允。老拙才肯說出。如不照准。老拙就跪在地下。不起來了。要知蔣隆求的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黑沙手應聘龍虎播 大元戎駐節重慶府

蔣隆跪在席前。向元帥懇求一事。非允了不肯起來。南園將他扶起道。員外請起。本帥在尊府叨擾。甚是過

意不去。你有何事。且請說來。能允便允你。蔣隆起身說道。因爲小女一人。累及令郎。身入賊巢。幸托元帥虎威。剿平賊巢。老拙斗胆放肆。將小女送與公子充個偏房。以報今日之德。南園臉色一正道。此事怎能做得。我們做官人。遇匪必剿。逢賊須擒。這是我們分內之事。怎說恩德。別的事情。無有不允。惟這一件事。萬萬不能允你。蔣隆復又跪下道。元帥不允。老拙就一頭碰死在此。吳元帥道。你且請起。想你乃係富貴人家。令千金小姐要配門當戶對的。何求不得。偏願將令愛送與犬子做偏房。本帥有却隆情了。衆俠義見南園再三推辭。蔣隆一再苦求。在旁婉勸道。官宦人家。三妻四妾。也是有的。今天保賢弟就是把蔣小姐收爲次房。也不玷辱。請元帥允許了。蔣員外罷。南園堅執不允。蕭金琳道。這是天保哥哥五百年前註定的。求元帥允了罷。免得蔣老員外偏促不安。南園道。目下不能行聘。必要待你姐姐過門後。才許完聚。蔣隆道。祇求元帥留下聘物。南園這才說道。天保過來拜見了岳父。身旁有甚物件。留下一件。以作聘禮。天保不敢違背父命。走到蔣隆面前拜了四拜。蔣隆歡喜無限。又見天保在身邊取出一個玉錢。約有碗口大小。光瑩奪目。交與蔣隆道。岳父權將此物收起來。作爲表記。蔣隆收下玉錢。命重整杯盤。吃喝起來。蔣老夫人在後堂得悉女兒終身。已許配了吳元帥公子。也是暗暗歡喜。暫且不言。再說鄒豹逃下山頭。後面不見有人追來。方才收住脚步。暗忖好好一座山。竟被這班小輩。害得我有家難歸。此仇不報。怎得甘心。到不如趕奔重慶去見楊慶。預先通個信息。他那裏兵力雄厚。我就投他麾下。也可報仇洩恨。主意已定。抬頭看見山上火起。知山上不能存身了。只得轉身就走。這蝎子嶺離重慶祇有一百餘里。他就施展夜行術工夫。天明已抵重慶東門。只見路上男男女女。紛紛傳說。我們重慶府一向沒有這等熱鬧。楊總督大公子。在城內擺下一座龍虎擂台。招聚天下英雄。工匠正在搭台。不日就要

開播了。鄒豹進了東門。在飯店裏飽餐了一頓。然後奔總督衙門而來。到了門外。站定身子。向門房說道。煩你進去通報公子一聲。就說蝎子嶺鄒豹前來。有機密大事要面見。門房正要發話。忽見楊慶同着四個教師打從裏面走出一眼看見鄒豹。抱拳說道。鄒寨主。今日一人到我衙門來。這等狼狽。所爲何事。快請書房坐罷。讓入書房。賓主坐下。鄒豹掉下兩行眼淚。就把搶蔣隆的女兒。忽然來了什麼吳元帥。帶領一班小輩。改扮新人。剿平山寨的話說了一遍。末了又道。這班小輩。還要前來查辦重慶打播之事。大約三日內必到。公子總要小心提防才是。楊慶聽罷。只氣得哇哇的怪叫道。吳南園。你惹別人。皆不是你的對手。今來尋我。分明是飛蛾投火。自尋死路。怕你有命前來。沒命回京。鄒豹道。他手下的一班小輩。十分利害。公子不可輕視。楊慶道。你既無山可歸。就在我衙內幫辦打播事宜。播已搭成。只因台主未到。要遲三日。才能開播。鄒豹問道。聘請的是那一位台主。楊慶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諒你也該知曉。便是黑砂手谷標。我已派了心腹。前往廣東邀請。今已多日。約在明後日可到。正說之間。只見家人進來稟道。谷老英雄已到。現在船上。請公子前去迎接。楊慶大喜。卽命家將備下一乘綠呢大轎。自己牽領一班賊人。往埠頭迎接。楊慶到了船上。先與谷標行禮。又引見了衆人。道了姓名。這才捨舟登岸。谷標坐了大轎。楊慶上馬。蜂擁回衙。楊慶與谷標携手而入。到內書房中。見坐着一班賊人。僧道皆全。谷標連忙上前相見。彼此通過名姓。方才知道九龍山的餘黨。各人寒暄一番。楊慶吩咐大開筵席。與谷老英雄接風。席間石頭僧提起吳南園手下衆俠義。十分利害的話。谷標冷笑一聲道。你們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既在此。那班小輩不來。便是造化。楊慶聞言。只喜得心花開放。說道。全仗谷老師的大力。得能把這班小輩打敗。我們便乘此出兵。奪取江山。我父帥登了大寶。自當封贈你們有功之臣。羣賊

聽楊慶說得天花亂墜。無不興高彩烈。酒席散後。便去觀看擂台。谷標有意賣弄身手。到了台前。把脚一蹬。箭一般的已到了台上。後面石頭僧等人。也各飛身上台。一個個身輕如燕。楊慶在旁觀看。心中大樂。直至興盡返衝。再說吳南園元帥。自從破了蝎子嶺。又在蔣家住了數日。這日吳元帥便向蔣隆告辭。蔣隆再三苦留不住。只得設宴。替元帥餞行。又恭送了一程。臨別說道。元帥回京後。望早賜佳音。可將老拙小女送到京中完婚。元帥點頭應允。珍重而別。一路上曉行夜宿。這日已到重慶東門。因天色已晚。不及進城。在一家來安客寓住下。次日清晨起身。梳洗完畢。用過早膳。吳元帥道。我們初到此地。路道生疎。今日無事。大家出去閑逛閑逛。順便打聽楊慶擂台。擺在何處。你們可願同去。蕭金琳道。我們俱願跟隨元帥出去。說着各人改扮裝束。暗藏兵器。外單海青。南園在前。衆俠義跟在後面。出了客寓。走進東門而來。只見店舖買賣熱鬧。街道行人擁擠。口中紛紛說道。楊大公子已把台主請到衙門內。明日就要開擂。我們又好看一番熱鬧了。書中交代。這四川總督楊虎。本是龐太師門生。因龐虎被吳天保打死後。老奸時刻要替兒子報仇。無如吳兵部一生正直。未能害他性命。反而奉旨出京。巡按江南。鋤奸剪惡。龐洪心中更加不服。暗下差了四名心腹家將。到四川授命楊虎。招兵買馬。勾結江湖英雄好漢。備日後起事之用。楊虎接了這個消息。登時起了反心。又仗着他兒子楊慶。愛過異人傳授。練就了一雙紅砂手。天下無敵。交遊又廣。江湖上的大盜積匪。無不結識來往。因此楊慶與他父親商議。說老太師既想謀叛。非要立下擂台。選拔天下英雄。收爲己用。不愁江山不得。楊虎素來聽信兒子。心中歡喜非凡。卽命兒子。雇了數十名工匠。擇定衙門東面空地上。搭起一座擂台。取名龍虎擂。楊慶恐怕兵力單薄。正要派人往各處邀請盜賊。恰值石頭僧。鐵板道人。金光道人。姜天霞。鐵笛仙等人。到來投奔。正中下懷。不

但收留他們。待以上賓之禮。一面又差人星夜往廣東去請黑砂手谷標。前來主播。一言表過。那日正是開播吉期。楊慶率領羣賊。來到播台跟首。那知台下百姓。早已擁擠下開。谷標在前。把身子向前一探。使個旱地拔葱之勢。飛身上台。隨後羣賊各顯身手。也一個個飛上播台。谷標在台上走了幾個架子。衆百姓莫不仰着脖子觀看。互相說道。你看這位台主。身材魁梧。生就的銅筋鉄骨。楊大公子把他聘請前來。還有誰能敵得。這時吳元帥與衆俠義。已擠在人叢之間。抬頭觀看。只見那座播台。搭得十分華麗。台上盡用綵緞扎成種種花樣。當中搭起一個圓門。兩邊是兩個小門。上用綢布摺成圓花。鑲嵌在柱子上面。正中門上有一方泥金的匾額。上寫着龍虎播三個大字。筆法挺秀。左邊小門上橫匾寫的是比拳二字。右邊小門上橫匾寫的是較腿二字。台前的抱柱上。挂着副對聯。上首寫着拳打南山猛虎。下首寫着足踢北海蛟龍。台後有道屏門。上面也有一塊橫匾。寫的是考選天下英雄六個大字。兩旁有兩個耳門。旁邊有張扶梯。上面純用綠油布。搭成天篷。遮蓋風雨。四週圍的綵球。不計其數。每間一個綵球。有一盞五彩宮燈。五光十色。極盡奢華。南園看了一遍。暗罵楊虎。剝削民脂民膏。供諸自己揮霍。今又勾結江湖盜賊。希圖謀叛。天理難容。天保用手把金琳一捏。悄悄說道。剛才頭一個飛上台去的。其人身輕如燕。到台上連一點聲息都沒有。諒是台主。隨後上去的那班賊人。全是九龍山漏網之賊。我們不能露面。怕的他們聽見逃走。那就不好捉拿了。金琳道。我早已看見。我們快快回去。明日再來看他們打播。衆俠義俱說甚好。保着吳元帥回寓。正走之間。見前面一羣男女。圍在一處。有個婦人躺在地下。滾來滾去。口中不住的喊叫救命。大家袖手旁觀。不敢插嘴。天保忍耐不住。排開衆人。走到婦人跟前。喝道。你有甚麼冤枉大事。快些說來。那婦人爬起身來。向天保上下一看道。你是個行商過路之人。不知我

們這裏的世情。告訴了你。也是無益。說着又哭了。金琳道：你且將原委說出。說不定於你有益。那婦人方始說道：奴的丈夫名叫張成恩。磨豆腐漿爲生。因短了本錢。向本城周兆達借貸五兩銀子。立有借據一紙。言明房屋抵押。每年收取利錢。不想丈夫去年四月病故。這周兆達常到我家討取本錢。沒有錢還他。與他情商。仍付利錢來春還本。他存心不良。要佔我家店面。不但不允。他仗着楊大公子的勢力。把我十六歲的兒子捉去。送官押繳。我是依賴兒子賺錢過活的。他把我兒子捉去。閣家怎生度日。我到衙前叫冤。又被差役毒打一頓。有冤無處伸。故而在此啼哭。稍洩胸中氣憤。天保聽了道：你還了他本錢。他就不來與你糾纏了。那婦人道：那裏知道他的狠處。如今就是一本還他一利。他也不肯退據。非把店面生財讓他不可。天保道：世上那有此理。債欠的還錢就罷了。我這裏助你十兩銀子。你拿去交還他。叫他把你兒子放出。他若不收。明天代你設法便了。那婦人接了銀子。磕頭拜謝道：客官尊姓大名。後當圖報。天保道：不必多問。明日下午時候。我在此等你。說着轉身回來。將情稟告父親。南園聽了大怒。自思楊虎父子。在重慶勢力浩大。本帥今番到此。你的對頭來了。邊想邊走。出了東門。回轉客寓。自有店小二照料酒飯。不必多說。夜間。吳元帥在房內觀書。天保金琳在房外保護。提防賊人。前來行刺。將近初更時分。吳元帥已解衣安睡。吹熄燈火。忽聽院中投下一塊石子。天保聞聲。知是賊人問路。抬頭一看。果見屋上有條黑影一晃。要知來的是否刺客。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莽英雄揮刀殺刺客 猷大漢賣力打擂台

天保聞聲。急忙抬頭一看。見屋上有條黑影一晃。料是刺客前來。藏身黑暗之處。只見一個賊人。伏在簷前。

探頭張望。欲待上屋去捉。不知來了多少賊人。忙從身邊掏出金鏢。靜候賊人下屋。那曉賊人一副電光眼。也已瞧到天保閃入黑暗之處。在屋上疑到下面有了準備。隨手揭了兩塊瓦片。專等天保露面打下。蕭金琳坐在裏面。不見天保。急忙走出。看賊人見屋子裏走出人來。使勁兒將瓦片擲下。金琳並不防備。剛剛跨出門外。忽見屋上飛來一物。說聲不好。倒退一步。使個猿猴偷桃之勢。才將瓦片讓過。只聽嘩啦啦一聲。瓦片落在地上。金琳大叫有刺客。蹙身出來。天保在暗黑處把手一揚。對准賊人一鏢打去。那賊人忽見面前飛來一道寒光。連忙躲閃。這枝鏢打從耳旁擦過。唬得驚魂喪胆。轉身就想逃走。天保早已飛身上屋。掄刀就砍。賊人自知不是對手。剛要往屋脊那邊躡過去。身後飛來一入。伸手把他腰帶抓住。大喝一聲道。好大胆的賊人。竟敢黑夜前來行刺。不要走。快快跟我來罷。說着把他地下一攢。只聽撲通一聲响亮。一交跌倒在地。金琳看見賊人跌倒。手起劍落。將賊人揮為兩段。天保定睛一看那人。正是金禪子。前來助他捉住刺客。喜出望外。忙叫道。師父從何而來。請下面坐罷。弟子要往各號查看一番。怕賊人尚有餘黨。金禪子道。不必前去巡查了。我已追蹤多時。看他有無同黨。故而這時才把他捉獲。只有他一個賊人。我們下去訊問。是誰指使他來行刺的。說着躡身下屋。金琳迎接道。多蒙師父相助。捉獲賊人。已被弟子結果了性命了。天保連連頓脚道。賢弟為何這等粗魯。把他殺死。既不知他的姓名。又不知是誰人差他來的。豈不壞了大事。金禪子道。事已如此。埋怨他也是無益。以後遇到賊人。總要仔細問明口供。方可置之死地。元帥不知受驚否。我要進去請見。天保引領金禪子進房。見父親坐在床上。一見金禪子走入。連忙整衣下床。長揖道。仙師。夤夜到此。必有機密大事。金禪子道。貧僧雲遊到此。聽人傳說楊虎之子。擺下龍虎擂台。考選天下英雄。特來瞻仰。現住城中天福樓客寓。日間觀看。

擂台。見大人與衆俠義雜在人叢中觀看。大人走後。我就跟在後面尾隨。將到東門。見一婦人在地上嚎哭。天保贈他十兩銀子。叫他償還周兆達的本利。周兆達因見你們人多。不敢多言。方才院中殺死的這個賊人。正是周兆達。貧僧見他跟在大人後面。到了客寓門首。急忙轉回。已料他不是好人了。後來見他走入總督衙門。大概告訴楊慶。因此差他前來探看虛實。遇有機會。順便下手行刺。不料被金琳誤殺。不能問出口供。吳元帥聞言。恍然大悟。卽命天保金琳把賊人尸身。用麻袋包好。送入城河。以滅其跡。不多一回。天色大亮。店小二送上淨面水來。天保向他招呼道。趕快備辦兩桌素菜。我們吃了飯。要往城裏去看打擂呢。店小二不敢怠慢。忙去備了兩桌上好素筵送來。吳元帥與衆俠義飽餐一頓。仍改扮經商模樣。分爲三起進城。俾免賊人知覺。吳天保蕭金琳黃繡雲韓素花。四人保護元帥先行。金禪子。秦明。姚猛。和殷家兄弟。爲第二起。五空。六空。吳忠。吳隱。白雲生等人。爲第三起。約定到龍虎擂台前會齊。祇許雜在人叢中觀看。不許上台動手。看賊人是個甚麼本領。然後設計擒他。南園這時慢慢走去。只見街坊上百姓。無不爭先恐後。還有些攜男抱女的婦人。擠個不住。口中還喊着快些走呀。不要誤了時刻。那就看不見了。吳元帥暗忖。重慶風氣強悍。這等比拳較腿的勾當。有甚好看。設有不測。眼前就有性命之憂。這樣心中忖着。已經到了擂台之前。但見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台下三十六行生意。行行俱有。左右兩旁。又搭成看台。正中一座看台上。設下四張公案。有十來個官兵看守。台前挂着一張告示。南園擠到跟前一看。是楊總督與王鎮台二人會銜。曉諭百姓看擂。毋許擁擠喧嘩。如敢陽奉陰違。卽時拿辦。下面還有幾條打擂的規則。不拘軍民人等。俱可上台打擂。能打台主一拳。紋銀五百兩。踢一足。紋銀一千兩。倘拳脚之下。誤傷性命。律不抵償。還有三條禁令。第一條婦女不准上台。第二條僧道不准上

台。第三條無本領的不准上台。以免白送性命。南園看罷。暗暗發笑。自思楊虎父子。蓄心謀叛。毫無忌憚。竟敢妄作妄爲。這鎮台王守義。不但不勸阻於他。竟然助桀爲虐。實屬可殺。正在觀看當兒。忽見衆人向旁擠讓。口中又嚷道。閒人走開。大人來了。登時讓出一條路。抬來了四頂綠呢大轎。前後皆有官兵護從。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來到看台跟前。一齊下轎。各分品級坐下。南園留神細看。上台各據公案坐下。楊虎坐在居中。王守義坐在右邊。左邊坐的是兵備道譚筱庵。重慶知府盧清侯。坐定之後。喝令官兵驅逐閒人。那些官兵。如狼似虎的。用皮鞭亂打一班看熱鬧的人。擠得跌跌爬爬。喧呶不已。這時又見閒人紛紛嚷道。台主駕到。大家伸頭探腦的要看那台主的丰采。南園被衆人擠到台前。在人叢中抬頭稍看。見西邊來了十幾匹快馬。爲首的正是楊慶。後面跟着黑砂手谷標。印精。石頭僧。鉄板道人。鉄笛仙。姜天霞。陸忠。駱鴻慶。霍天香。霍天豹等。羣賊到了台前。各人下馬。飛身上台。各將外衣卸去。全是穿的密捫鈕扣貼身小襖。並排坐下。楊慶道。我到父帥那裏說一聲。然後開播。谷標道。既如此。快去快來。楊慶故意賣弄身手。走到台前。一個燕子穿簾之勢。下了播台。到他父親公案之前。行過了禮。楊虎道。你又下來。所爲何事。楊慶道。孩兒只怕打播的人。不按規矩。上了播台。滋事。望父帥與三位大人。拿下嚴辦。楊虎道。我兒放心。但你們也要留心。倘有人上台。叫他先來報名。然後比較。凡遇真有本領的英雄。無論勝敗。務必收爲己用。不可好勝心切。蓄意傷他性命。王鎮台道。我在衙門內。已接到密報。說是那個對頭吳南園。業已到了重慶。他手下的人。必然上台。如他們到來。即用兵器動手。千萬不可放走一個。楊慶連連點頭答應。轉身回到台前。飛身上去。即請台主開播。谷標聞言。走到台前。練了一套拳脚。方才躡身出來。站在台口大叫道。下面聽者。在下姓谷名標。廣東蕭縣人氏。自幼習練了幾套拳脚。今蒙楊大人

公子邀請到此奉陪諸位練習練習不拘何人。能到台上打我一拳。紋銀五百兩。踢我一足。紋銀一千兩。把我打倒。金銀無算。倘沒有本領的。千萬不可上台。在下手上的工夫利害。無論你銅筋鉄骨。只要被我手打一下。立時廢命。他說完了這一大篇。竟沒有一人上去打播。他忍不住哈哈笑道。下面人山人海。難道一個有本領的人都沒有嗎。令人可笑。這時下面看熱鬧的人。見谷標目中無人。無不氣憤不過。正說之間。只聽人叢中大聲叫道。我來陪你耍耍。衆人向兩旁一讓。同聲說道。好。你快上播台去。給我們重慶的人爭口氣罷。那人也回答話。雙脚一躡。早已跳到台上。一抱拳道。台主爺。沒有一人前來陪你。也覺掃興。小子不才。不敢說是打播。特地上來與台主比一比拳脚罷了。谷標聽他說話謙和。便道。不拘什麼人上來打播。總要先到對過棚內挂號。你今既不挂號。也該報出姓名。才許比較。那人道。在下是個鄉下人。自幼在家學了兩套把勢。見不得人。在下叫秦承恩。望台主爺拳下留情。谷標道。不必客氣。請動手罷。說着。正要拉開架子。忽見霍天香從後面出來。說道。殺鷄焉用牛刀。請台主爺到後面去歇息。讓我來與他分個上下。谷標聽了。轉身退下。霍天香到了台前。舉起拳頭。使個白虎摘星之勢。照准秦承恩劈面打了一拳。秦承恩連忙的把身子向下。使個雙鳳貫耳。將天香的拳頭架開。他二人在台上各分門路。你一拳。我一脚。兩下裏動起手來。台上看熱鬧的人。看到好處。一齊喝彩。金琳在台下看了秦承恩的拳道。大哥你看那人。拳脚頗爲不凡。到是個能手。天保道。霍天香不是打播的對手。轉眼就要敗下來了。秦明道。你看那賊人已經手遲眼慢。漸漸不支了。話猶未畢。果見秦承恩飛起一腿。正踢中霍天香肋下。登時跌倒台上。秦承恩忙上前用手扶起。連連說道。承讓承讓。說着。轉身要下播台。楊慶蹤到台前。大叫道。英雄且慢下台。我來陪你比兩拳。秦承恩聽得後面有人招呼。轉身回來。笑道。我當是誰。原

來是公子爺。小人斗胆也不敢比較。小人已經獻過醜了。還要回去有事呢。楊慶那裏肯依。定要比較。舉手就向秦承恩迎面撲來。只唬得秦承恩向後退讓。口中連連仰懇道。公子爺高抬貴手。饒恕了小人罷。我願跪倒台中。給公子爺磕幾個頭。楊慶素常作惡慣的。祇做沒有聽得。兩個拳頭不住的照定他打來。秦承恩只得左右躲避。向後退讓。直逼到台邊。無處再讓。秦承恩只得擺開架式。說道。小人斗胆。陪公子比較幾拳。就是說着二人即在動手。秦承恩知道楊慶利害。祇能招架。不敢還手。台下衆人看得眼紅。人人代他抱着不平。尤其是白雲生。天生成俠肝義胆。見楊慶如此潑辣。已經忍無可忍。就要上台。幸吳天保要看個輸贏。一把抓住了他。不許他上龍虎擂。這時秦承恩偶一疎忽。被楊慶使個小鬼甩燈之勢。在他胸前打了一拳。他是有名的紅砂手。莫說秦承恩是個稍通武藝的人。就是一班俠義。也支不住他的手碰一碰。可憐秦承恩在台上哎喲一聲。翻身跌倒。冒出一口鮮血。失了知覺。楊慶見他已經廢命。順勢用脚一踢。那屍身跌入人叢中去了。白雲生看到這裏。掙脫天保的手。排開衆人。跳到台上。喝道。好不顧臉面的東西。打擂祇有一人對一人。爲甚一個被人打敗。後面又出來一個。試問你一個人有多大氣力。安得不敗。似這等取巧勝人。也不算有本領。我來與你比個上下。楊慶見白雲生跳到台上。身輕如燕。必是個有本領的人。後面石頭僧一眼看見白雲生上台。早知衆英雄已到。告訴羣賊。各人抓了兵器。預備動手。仍說楊慶上前說道。來人快往台下報名。方可動手。白雲生冷笑一聲道。打擂比的拳脚。要報什麼姓名呢。要知白雲生能否打勝楊慶。且看下回分解。

白雲生上了龍虎搖。大聲說道。打擂本是比较拳脚的。要報姓名則甚。不要多言多語。你就三拳兩脚。把我打死。決沒有人要你償命。說着正要動手。谷標已從後面出來。大叫道。楊公子且到後面去歇息。待我與他較量。楊慶轉身退下。谷標跳到雲生面前。白雲生道。來得好。快動手。舉拳直奔谷標劈面打來。谷標見他來勢兇惡。逆料本領高強。施展拳脚。二人動起手來。各顯身手。迎高就低。護上遮下。正是棋逢敵手。台下看熱鬧的人。一個個拍手叫好不已。吳天保。蕭金琳。秦明。五空。六空。黃小華。黃繡雲。韓素花。姚猛等人。看見白雲生上台。各將暗藏的兵器取出。預備動手。金禪子再三叮囑天保。金琳二人。小心保護元帥。千萬不可上台。倘白雲生不是谷標對手。有貧僧上台與他分個勝負。只怕羣賊又要逃走。須要四下散開。以便兜拿。衆人點頭稱是。忽見白雲生在台上。手遲眼慢。渾身是汗。眼看已不能支持。天保暗暗吃驚。正想跳上台去。金禪子已飛身上了擂台。向谷標喝道。休要撒野。趕快過來。與我較量。白雲生見金禪子上台。如釋重負。連忙向後倒退一步。轉身跳下擂台。只聽谷標怒喝道。你是那處來的野和尚。可知道打擂的規矩。僧道不准上擂。你今前來。把那個小子救去。分明與他同黨。趕快從實說來。要是不然。叫你死在台上。金禪子哈哈大笑道。台主爺。休要這等輕視僧道。爲什麼和尚就不能打擂。豈有此理。不必多言。快過來動手。谷標被他說得啞口無言。登時惡向胆邊生。就要動手。後面跳出一人。到了台前。說道。台主累乏了。且到後面去歇息。谷標見是楊慶。心中暗暗歡喜。將身退下。楊慶厲聲喝道。和尚報上名來。再行比較不遲。金禪子道。我見你欺人太甚。正要尋你。替剛才那人報仇。說着舉拳就打。楊慶怎把他放在心上。用拳招架。打了十來個回合。不分勝負。谷標見楊慶不是和尚對手。又走出來道。公子。我來與他比較。金禪子道。來得好。你後台上有人。儘可上來替換。貧僧懼怕了你們。決不爲人說着。

又與谷標動手。天保在台下早已忍耐不住。恐金禪子不能勝他。將身一躍。飛到台上。喝道。你們擺擂台的人。好不講理。仗着人多。把人累乏了。你再前來取勝。真不要臉。谷標正在交手之時。忽見台下跳上一人。身輕如燕。不由的暗吃一驚。閃在一邊道。你要上來打擂。也該在下面報了名。再來比較。天保道。我是沒有姓名的。就是被你一拳打死。也不要緊。但只許你我二人動手。分個輸贏。不准旁人替換。谷標答應一聲好。二人各展門戶。動起手來。天保知道賊人黑砂手利害。處處提防。步步留神。台後這班賊人。看見天保上台。都說不好。楊慶也知道天保利害。抓了一對虎頭鉤。站在屏後。全神貫注的看他們動手。倘谷標打敗。他即上前。結果天保性令。台下秦明早已看得清楚。暗命殷家兄弟三人。保護元帥回寓。我們擠到台邊。專等羣賊動手。殷仁答應。保着元帥就走。幸而早走一步。遲則閉了城門。那就難得回寓了。話休煩敘。單說天保在龍虎擂上。與谷標打到百個回合。還是不分勝負。谷標情急。暗想楊大公子。到廣東把我聘請前來。連這一個小子都不能取勝。還能做什麼台主。不如用黑砂手擒他。主意已定。頓將拳法一變。左手直奔天保迎面擊來。天保早已防備着他。見他用手擊來。忙把身子向下一低。又向後倒退一步。把他手讓過去。乘勢向前一蹤。一腿掃去。谷標並未提防。見下面有腿掃來。躲讓已經不及。身子朝天一仰。撲通一聲响亮。早已跌倒台上。台下衆人拍手笑道。好個台主爺。身高肥胖。跌得沉重。楊慶只叫不好。急忙蹀身上前。不由分說。舉起虎頭鉤。照准天保劈面鉤來。天保此時手無寸鉄。腿未收回。見賊人兵器到了跟前。換了別人。萬萬不能躲閃。幸天保身手敏捷。就在台上將身一蹤。蹤到台邊。把楊慶的虎頭鉤讓過。秦明早已蹤到台上。先把單刀遞與天保。然後用寶劍上前與楊慶動手。谷標趁這當兒爬起身來。奔到台後。抓了一口大砍刀。率領羣賊。擁到外面。圍住天保。秦明二人廝殺。下面衆

俠義一齊上台抵敵。印精這時也就到了台中，便向天保罵道：「好小子，前在九龍山被你打敗，正要尋你，今日自己前來，分明送死。休怨佛爺的利害。」說着，擺劍直奔天保，劈面砍來。金禪子用手中寶劍，把印精的寶劍架開。無如台上地方窄狹，施展不開，一齊躡到台下。那些看熱鬧的百姓，一個個扶老攜幼，慌張逃避。看台上的四位大人，見擂台上用兵器動手，傳令官兵關閉城門，調兵拿捉。楊虎嚇得連轎子都不坐了，連忙抓着王鎮台的右手，說道：「大人快與本部堂回衙，你再調兵前來捉拿。」王鎮台這時也暗暗吃驚，知道吳元帥手下一班俠義，非比等閑，忙掣出身上佩劍，隨同楊虎回衙。還有一個兵備道與重慶知府，早嚇得屁滾尿流，雜在人叢中逃走了。這時楊慶心中甚是焦急，暗忖人言吳南園手下衆俠義利害，今日一見，果然不錯，倘不把這班小輩當場擒獲，我父子性命難保。到不如用暗器傷他，主意已定，忙在身邊掏出一枝毒鏢，把手一揚，一鏢直奔金琳打去。金琳眼快，忽見面前有一枝金鏢飛來，將身子向旁一偏，舉手將鏢接住，哈哈大笑道：「有鏢快放。」楊慶見鏢被他接去，手中還有兩枝鏢，連珠發出，照准他咽喉打去。金琳不慌不忙，伸手又將兩枝毒鏢接住，把個楊慶嚇得瞪目咋舌，暗自說道：「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等快手，竟能連接雙鏢，此人本領在我之上。」遂舉起虎頭鉤，上前廝殺。只聽金琳喝道：「賊人休要稱能，看小爺的金鏢來了。」說着，將手中接住的三枝金鏢，魚貫發出。楊慶看見，大吃一驚，喊聲不好，急忙轉身躲避。那裏還來得及，左偏右讓，好容易兩枝金鏢避過。第三枝金鏢萬難躲避，哎喲一聲，肩背上早已中了一鏢，心裏着慌，帶鏢轉身逃走。谷標正與衆俠義交手，忽見楊慶中鏢帶傷逃走，不由他暗吃一驚，手中稍爲慢了一些，被天保手起刀落，砍中一刀。谷標大叫一聲，疼痛難忍，也就跳出圈外，逃命去了。這石頭僧、印精、柳青、鉄笛仙等人，看見二人打敗，情知不能取勝，印精把嘴一張，吐

出飛劍。直奔秦明頭上繞去。秦明知道他的劍光利害。忙運氣吐出一道白光。起在半空。與印精的飛劍廝鬥。鐵笛仙見空中白光飛繞。也把胸前一拍。吐出一口飛劍。直奔金禪子頭上砍下。金禪子見他吐出飛劍。也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沒有多時。早把鐵笛仙的飛劍殺敗。石頭僧心中暗暗着急。自忖今日如再敗退。我們又不能在此立足了。忙向陸忠打個暗號。叫他起在半空。把天保首級取下。陸忠疾忙展開兩個肉翅。正待飛騰空中。無如左翅曾被天保打了一鏢。飛騰不像從前一般迅速。天保又懂他們的暗號。聽見石頭僧招呼。早在一旁。身邊摸出一枝沒羽飛蝗箭。向他右翅打去。事有湊巧。陸忠剛要展翅離地。腦後颼的一聲。那枝沒羽飛蝗箭。打從他右翅膀直穿過去。陸忠哎喲一聲。撒腿就跑。印精睹此情形。暗想這班小輩。果然利害。不如放法寶去擒他。主意已定。忙從口中吐出一顆乾坤印來。祭在空中。這裏天保等衆俠義和金禪子。看見他口中吐出寶印。知有天翻地覆的利害。一個個轉身飛奔逃走。石頭僧柳青隨後追來。印精大聲叫道。他們既已逃走。不必追趕。快些回衙門去罷。羣賊聽得印精吩咐。於是回轉衙門而來。忽見王鎮台率領大隊人馬。排開隊伍。殺奔擂台。拿捉一班俠義。谷標道。大人且慢前去。那些小輩皆已逃走。請大人傳令四城緊閉。隨地搜查。莫被他們逃遁。王守義道。城門關閉多時。只是那班小輩。俱有飛簷走壁之能。官兵祇能搖旗吶喊。非要衆位英雄同去。才可拿獲他們。印精道。只因楊公子與陸忠受傷。我們很不放心。先須回衙治愈了公子。然後率領衆人前來。不將他們生擒活捉。誓不甘心。王守義聽了。連忙兜轉馬頭。跟着羣賊匆匆回衙。來到內書房中。只見楊虎與家將們圍在榻前。看護楊慶傷勢。他這毒鏢最是利害。只說用毒鏢打蕭金琳的。不料反打到自己身上。這時毒氣大作。睡在床上不住的亂滾。楊虎只有這個兒子。故而讓他妄作妄爲。此刻見他命在旦夕。只急得手忙。

脚亂。淚隨聲下。正在情急之時。猛抬頭見羣賊走來。印精道。大帥休要擔憂。公子受的鏢傷。不過皮肉受些痛苦。咱有解藥在此。特地趕回來給公子治愈。如今有我們在這裏。大帥儘管放心。諒那吳南園也不敢前來。如能托大帥的虎威。把那班小輩拿獲。就此起兵造反。好在昏王駕前。沒有一個能人。楊虎道。既如此。請仙師快相救小兒。印精忙在身邊。取出一包藥來。命家將取碗陰陽水。先用棉絮拭去身上血跡。然後將藥敷在傷處。又取一半放在陰陽水內。灌入楊慶腹中。須臾汗出如瀋。大叫一聲。痛死我也。楊虎見他兒子開口。轉憂爲喜。命家將擺下酒宴。請衆人入席暢飲。暫且按下不言。再說吳元帥回轉客寓。心中放心不下。慮衆俠義在擂台上失敗。暗命殷義進城打探消息。殷義領了元帥之命。正要起身出去。忽見金禪子從屋上下來。後面跟着衆位英雄。走進屋中。吳元帥大喜。可是嚇壞了店小二。見衆俠義打從屋上下來。手中又有兵器。疑惑他們都是強盜。急到後面問道。爺們本行商作客之人。爲甚各帶兵器出去打搶。此時城門已閉。楊總督派兵搜查。少停一息。就要搜到我們這裏來了。爺們怎能忍心連累小店。求爺們早些走罷。房金我願不要了。衆俠義見他說出這話。氣得抓耳搔腮。恨不能將他痛打一頓。要知下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調大兵圍城擒反叛 斬疆吏額手頌清官

衆俠義聽了店小二的話。無不惱怒。天保喝道。你休要在此胡說。這楊虎父子在此爲官。暗謀叛逆。反情已露。我們全是吳元帥帳前俠義。奉令前來捉拿楊家父子。與一班漏網賊人。不想楊虎窩藏大盜。蓄意造反。因此和我們動手。奈他兵多賊衆。一時難以勝他。故而回來稟明帥爺。發令調兵前來圍困城池。不將楊家父子

拿獲正法。不能稱爲民除害的清官。店小二聽罷。嚇得真魂出竅。連忙跪倒地下。磕頭求饒。天保喝道。快滾出去。不要在此囉囉。店小二唯唯聽命。轉身出去。天保向他父親道。這楊虎父子。現有一班賊人在此。助他父子謀叛。應調大兵前來圍困城池。才能捉拿這班賊人。吳元帥點頭稱是。急命幕僚備了兩封公文。派了心腹家將。分往福建江西兩處。調撥兵馬五萬。尅日四川聽命。公文發出後。不多幾日。福建周總督調撥兵馬兩萬五千。命游擊曹興武統領。江西總督朱振清。派游擊褚仲三。統帶二萬五千兵馬趕來。吳元帥吩咐將四城門圍住。捉拿楊虎父子。不許放走一人。曹褚兩位游擊奉了帥令。將人馬分佈四城。圍得水洩不通。楊虎得報。率領羣賊親自上城觀看。但見城外兵馬重重。四面八方。皆是旌旗。刀光旗影。人吶馬嘶。官兵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好不威武。楊虎暗暗吃驚。謂石頭僧道。你看外面兵馬重重。我父子已成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與那班小輩鏖戰。拚個死活存亡了。金光道人道。大帥且請放心。有我們在此。大事無妨。快些回衙調撥兵馬。把他們一陣殺退。羣賊正在城上計議。忽見天保與衆俠義躡上城頭。擺動兵器。直奔羣賊殺來。金光道人石頭僧大吼一聲。各擺兵刃。兩下裏捉對兒廝殺。楊虎早嚇得轉身逃回衙門。楊慶這時傷痕已愈。聽他父親說。吳元帥兵臨城下。金光道人等正在城樓上廝殺。楊慶大驚。急與谷標。陸忠。霍天香。霍天豹。帶領五千兵馬。殺奔東門城樓。楊慶擺動虎頭鉤。照准天保劈面砍來。天保正與石頭僧鏖戰。忽見楊慶從斜刺裏殺來。忙丟了惡僧。舉刀把那鉤子架開。順勢跳到賊人跟前。把刀向下一沉。使一個玉帶圍腰。在賊人腰間。橫掃過來。楊慶看見天保單刀掃到腰間。暗吃一驚。連忙向後一跳。才把這一刀讓過。金琳正與印精動手。回頭見楊慶跳出圈外。怕他乘勢逃走。急忙丟了印精。舉起寶劍。向楊慶左肩砍去。楊慶冷不防備。幸虧谷標在後。見楊慶躲避不及。遂丟

了秦明跳上前來舉起大刀將金琳寶劍架開。韓素花黃繡雲看見賊勢浩大。各擺雙刀。直奔陸忠砍來。正在鏖戰之時。城門已破。外面官兵一擁而進。曹游擊褚游擊。各跨白馬。手執長槍。領着五千弓箭手。冲入城中。逢賊就殺。遇兵便砍。霎那間。把城內五千賊兵。殺得七零八落。地下尸如山積。曹褚二將。見賊兵散去。把手中長槍一挺。闖上前來助戰。天保大聲叫道。曹大人。快往衙門捉拿楊虎全家要緊。曹褚二將答應一聲。兜轉馬頭。領兵殺奔總督衙門。把衙門四面圍困住了。褚仲三一馬當先。闖進衙門。逢人便捉。遇兵就拊。這且慢表。再說楊慶正在城樓廝殺。忽然想起衙內虛空。無人保護。暗道不好。無心戀戰。虛晃一刀。跳出圈外。趕回衙門。只見官兵已將衙門團圍住。又見保守衙門的王鎮台。正率了賊兵逃遁。楊慶吃驚非小。但事已如此。只得奮不顧身。上前與官兵廝殺。雖有印精等一班羣賊。無如大家心慌意亂。無能爲力的了。又見曹褚二將。擒了楊虎出衙。楊慶遂舍了衆人。要來救他父親。殺將上前。天保急忙取出一枝沒羽飛蝗箭。把手一揚。照准楊慶腦後打來。楊慶大吃一驚。向旁躲讓。不料金琳打出金鏢。秦明放出袖箭。黃小華又打出三節鏢。各奔楊慶打來。憑楊慶有通天本領。也難躲讓。哎喲一聲。已中了兩件暗器。受傷倒地。幸谷標跳將過來。把他救起。呼哨一聲。要想逃走。奈衆俠義步步逼緊。不得脫身。外面大隊官兵進城。楊慶見大勢已去。只得躡上屋去逃命。鉄笛仙石頭僧。柳青。印精等。先後上屋。往別處逃生了。天保欲待上屋追趕。金禪子忙阻止道。不可輕追。叛賊楊虎業已就擒。快派人請元帥虎。駕進督轅駐節。天保連連點頭稱是。又往鎮台衙門捉拿王守義。滿門家眷。誰知去遲一步。早改扮難民模樣逃走。重慶知府也與他一同帶印逃遁。其餘文武官員。未與楊虎同謀。不能株連。吳元帥進了督轅。出榜安民。衆百姓見吳元帥麾下官兵。秋毫無犯。因此市面毫不驚慌。依然開市買賣。彬彬有

禮無不額手稱慶。歌功頌德。南園這時坐在內書房中。愨息。忽見曹褚兩位游擊。押着楊虎。以及合家八十餘口。老幼聽候。元帥發落。南園嘉獎了二人。各記大功一次。然後傳令。把楊虎帶上。厲聲喝道。楊虎。你身爲疆吏。不思報國愛民。反聽信逆子楊慶之語。勾結匪叛。容留劇盜。復又擺下擂台。攷選天下英雄。反情已露。還不趕快招來。免動國法。楊虎立而不跪道。吳南園。我與你本是同朝爲官。你竟懷着私怨。率領大盜前來。擅自捉拿大員。圖賴本部堂謀叛。諒你不能把我殺了。與你一同進京。見了萬歲再說罷。南園聽了。勃然大怒。拍案罵道。叛賊。今已就擒。還敢在本帥面前挺撞。諒你不知本帥的利害。不用刑具。你也不肯招認。說罷。喝令拖下去。重打四十軍棍。再帶上來。審問口供。左右答應一聲。如狼似虎。把楊虎按倒在地。重重的打了四十棍子。只打得他睡在地上。殺豬一般喊叫。求元帥免刑。自願招認。南園又命將他帶上。問道。如今你知道本帥的利害嗎。招是不招。楊虎暗忖事已至此。不招也是徒然。反而皮肉吃苦。不如暫且招認。諒他不能殺我。必要把我押往京中去見萬歲。我先派心腹家人。往京中送信。求龐老太師上殿保奏。自能官還原職。打定主意。開口便道。無論甚麼案件。皆是你既知曉本部堂謀叛。何必多問。南園道。既已招認。就要畫供。南園即命幕僚。將口供單遞與他觀看。只見上寫着四川總督楊虎。縱子爲惡。勾結盜賊。擾商害民。私自擺播。攷選英雄。收爲己用。蓄心謀叛。是實。楊虎看罷。暗暗發笑道。吳南園今日叫我這樣口供。到了朝中。萬歲看了。也不信的。顯見他與我挾嫌。好歹我且畫供。看他怎生擺佈我。想罷。提筆在手。畫了口供。南園又命幕僚繕寫奏摺。及楊虎父子罪狀。又命天保傳令。曹褚兩位游擊爲監斬官。帶領五百弓箭手。前往大教場保護。請出上方寶劍。一面吩咐。快把楊虎細綁起來。押往大教場斬首示衆。以安閭閻。而肅官箴。楊虎見吳南園請出上方寶劍。自知不妙。懊惱方纔。不該

畫供此案不定萬難把我斬決連忙爬起身來跪在南園面前苦苦哀求道望元帥執法從寬饒了我的死罪罷。吳元帥置之不問。又命天保、金琳率領衆俠義押解楊虎出衙前往法場處斬。這消息傳出街坊百姓紛紛私議道：楊虎父子在我們四川五載被他刮盡了地方上的錢財，誰敢開一句口，他今蓄意造反，不是吳元帥虎駕親臨，我們四川的人民必遭殺身之慘。人說吳元帥鉄面無私，真正不錯。請出上方寶劍，押出斬首。像這等清官世間少有。我們受害到今日，才有人來代我們出這口怨氣。這時衆俠義已將楊虎押到法場，五百名弓箭手分佈四面圍繞。中間擺下三張公案，曹褚分坐兩旁。正中案上供着上方寶劍。下面綁着楊虎，面無人色，雙目流淚。這時衆百姓扶老携幼趕來觀看，只聽三聲追魂炮响，陰陽官上來稟報。時辰已到，曹游擊傳命行刑。劊子手走到法場之前，舉刀照定楊虎頸上砍下。吡喇一聲，人頭落下。衆百姓個個拍手稱快。曹褚兩位游擊斬了楊虎，將首級號令示衆三日。回衙繳令。吳元帥命他二人率兵分往四城駐紮，盤查出入行人。深恐尙有餘黨混入。曹褚二將領命去訖。吳元帥卽在內書房擺下酒宴，與衆俠義慶功。按下慢表。再說川廣隔界地方有座臥虎嶺，嶺上有個著名大盜，名叫飛頭太歲葛金龍，曾得異人傳授善使一口鑲鉄大砍刀，又能打一手暗器，驍勇無敵。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名施勇，此人善打彈弓，有百發百中工夫，與他動手，他專用彈子傷人。一名秦猛，此人善射，有百步穿楊之能，故而人稱南方三雄。在這臥虎嶺上無惡不作，又與各山盜賊勾結暗中招聚嘍兵，故與楊慶來往。時通信息，屢次派人前去聘他三人相助。葛金龍因山寨事務紛繁，不能抽身到四川去。此時楊慶無處投奔，遂與谷標等羣賊投奔臥虎嶺，行抵山下，自有嘍囉上山通報。葛金龍連忙率領本山頭目下山迎接，把衆人讓到分賊廳上，分賓坐定。金龍啓口問道：不知公子駕臨，多多失迎，請問公子

爲何狼狽。楊慶嘆了一口氣道。不提到也罷了。提起之時。一言難盡。就把擺龍虎擂的事。前前後後說了一遍。葛金龍不聽猶可。聽了氣得他怪眼圓睜。哇哇亂叫。大罵道。狗官胆敢到我們江南來。與我們綠林朋友作對。如今且在我山上暫住。再行設法報仇洩恨便了。楊慶道。如此感激不淺。但有一事相懇。請大哥先派兩名心腹。往重慶城中探聽消息。看那狗官把我父親捉住。怎生擺佈。葛金龍道。這有何難。且請飲酒。我即派人前去打聽。即命山上兩個小頭目。速往重慶探聽。這裏早已擺下酒宴。請楊公子上坐。楊慶再三推辭。一回才坐了首位。開懷痛飲。要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折獄嚴明老嫗叫屈 依書判斷節婦伸冤

吳元帥在四川督轅中。因關懷民間疾苦。次日貼出告示。凡百姓有甚冤屈事情。均可前來告狀。怎知這張告示貼出。每日告狀的人。必有數起。吳元帥日夜審理民案。倍極辛勞。一日正在理事。忽聽衙外喊冤之聲。吩咐將那喊冤的傳至案下。見是一個晚年婦人。南園問道。你這婦人有何冤枉。快快說來。那婦人雙膝跪下。叫一聲道。青天大老爺。小婦人吳張氏。兒子名叫有仁。出外經商。已有五載。昨日晚間回來。民婦命兒媳曹氏。往廚房燒煮晚飯。我們婆媳三人。晚飯以後。他小夫妻二人回房安睡。四更時分。媳婦哭出房來。說他丈夫暴病身死。民婦到房中觀看。已無氣息。又無傷痕。盤問媳婦。又未謀害。民婦祇此一子。有冤難伸。因此來求大老爺伸冤。南園聽說此言。不由的眉頭縐起。問道。你兒子出門多年。媳婦在家。可守婦道。吳張氏道。平日媳婦在家。不苟言笑。素守婦道。且又十分孝順。南園聽了。暗暗詫異道。聽他言來。兒媳並無外遇。兒子昨晚歸家。到房中

去安睡。無病身亡。世上那有這等奇案。遂向吳張氏道。你且回去。好好看守兒子尸身。本帥明日清晨前來相驗。代你伸冤。並將你兒媳看管。不要讓他畏罪逃遁。吳張氏道。兒媳在家痛不欲生。情愿與我兒子同到陰司裏做夫妻。怎肯逃走。南園道。既如此。你且回去。元帥吩咐退堂。那婦人向上磕了一個頭。轉身出衙。哭哭啼啼的回家去了。這裏南園將案情籌思了一回。用過晚膳。命天保一人跟隨保護。換了便服。悄悄的出了後院門。轉灣抹角。直奔吳張氏家來。不多片刻。已到門首。見吳張氏伏在死尸身旁。放聲痛哭。還有幾個婦人。在他身邊勸解。吳南園站在門外。也覺得老婦人哭得淒慘。忽見屋內走出一個老者。年約六旬以外。天保上前打了一躬道。老人家。借問一聲。但不知這人家死了什麼人。這等傷心。老者見問。向他南園父子上下一看。說道。你們二位不像本地人。前來問他作甚。天保連忙答道。我們本是過路人。因到此地來找個朋友。這時夜靜更深。認不清他家門戶。好像就是這家。見他家死了人。因此心下懷疑。故而冒犯動問。老者聽了。哈哈笑道。並不是我不多嘴。因我們地方上來了一位吳清官。他老人家是鉄面無私。因此我們地方做百姓的。都不敢惹事招非。你既是行路人。我也不能不告訴一聲。那門裏哭的婦人就是吳張氏。他的兒子吳有仁。向在外面經商。昨夜回來。吃了晚飯。同他妻子曹氏進房安睡。到了四更時分。忽然病故。此事真是奇怪。天保道。不獨異怪。我也從未聽人說過。有這等的奇事。在我看來。他的妻子一定不端。謀害他的丈夫。也未可知。老者正色道。你不要錯怪了好人。你說這話。簡直屈死他了。要說是別人家的媳婦。猶有可說。惟他家這位媳婦。是個賢德之人。豈有此理。言畢舉手一拱。告別而去。南園暗自思量。不信有這等奇事。本帥既然來此。到要訪問明白。遂與天保向前行去。見一家酒樓。尚未收市。便跨上酒樓。舉目看時。只剩二三食客。二人遂擇了一個座頭坐下。酒保過

來道。二位爺用些什麼酒菜。時候不早。快快吩咐。南園道。隨便拿些來就是了。酒保答應去了。沒有多時。不多一回。送上杯筷酒菜。南園舉杯飲酒。心中悶悶不樂。將一壺酒飲盡。又呼酒保添了一壺酒。便向酒保問道。聽說你們這裏出了一件謀死親夫的案子。果有此事嗎。酒保吃驚道。我們這裏沒有的。只有對面矮屋內。吳寡婦家。出了一件疑案。他兒子出外五年。前天晚上回來。吃了晚飯安睡。不料到四鼓時分。暴病身亡。我們這裏是曉得他媳婦。是個賢德婦人。怎會做這逆倫的事。爺不要錯聽閒言。冤屈了好人。真有口過。南園心中忖量。如此說來。他媳婦果是賢德之人。遂問酒保道。如此說來。我們錯聽閒言。冤屈了好人了。言罷。向酒保微微笑了一笑。酒保也帶笑下去。南園聽酒保之言。與老者所言相同。心想好歹。明日日本帥相驗之後。自有分曉。他一面吃酒。一面沈吟。將酒飲畢。看看時已不早。不必消磨時刻。下樓會了酒鈔。逕自回衙。一夜翻來覆去。何曾合眼。耳聽金鷄三唱。披衣下床。梳洗完畢。用了早點。衆英雄進來參見。坐定之後。吳元帥命天保到知府衙門去傳件作。以便前往吳家相驗。不多片刻。知府應一聲。出外坐了一乘綠呢大轎。到知府衙門而去。那帶了件作等人。隨同天保來見元帥。南園遂帶了衆俠義。自乘大轎。向吳家來。此時地保已搭起蘆棚。兩旁看閑的人。見官府到來相驗。紛紛讓開。南園升坐公案。吩咐兩旁件作。將吳有仁尸身搭出。將吳張氏吳曹氏帶來審問。件作將尸身搭出。衙役將吳張氏吳曹氏傳到案前跪下。吳元帥將驚堂木一拍。大喝一聲道。吳曹氏抬起頭來。好胆大的淫婦。胆敢謀害親夫。該當何罪。吳曹氏淚流滿面。慢慢抬起頭來。哭道。民婦不敢謀害丈夫。求青天大老爺伸冤。吳元帥用目觀看。見吳曹氏雙目紅腫。哭得淚人兒一般。故意喝道。好一個利口婦人。吩咐差役帶吳張氏吳曹氏退下。命件作將吳有仁尸身檢驗。件作下去。將尸身檢驗了一遍。上來報道。驗得該屍並無

傷痕尸身皮膚發白。面色金黃。吳元帥聞言。展開洗冤錄一看。方才大悟。將吳張氏吳曹氏傳至案前。手指洗冤錄說道。本帥查得你兒子。並非中毒身亡。因離家日久。夫婦情切。脫陽身故。你媳婦是年輕之婦。不知其故。今有洗冤錄可證。凡脫陽身故者。面帶金黃。身上皮膚發白。你媳婦是賢德之人。好好安慰於他。將你兒子收殮安葬。吩咐已畢。吳張氏在下叩頭。吳曹氏也磕了頭。婆媳二人退下。吳元帥回衙而去。衆百姓議論紛紛。稱頌吳元帥斷案如神。不亞龍圖再世。再說臥虎嶺寨主葛金龍。命心腹嘍囉混進城關。打聽楊虎消息。嘍囉進了城中。聽人傳說。吳元帥已將楊虎擒獲。請出御賜的上方寶劍。將楊虎就地正法。所有大小家眷。分別寄監。尊等聖旨下來定奪。兩個嘍囉吃了一驚。不敢怠慢。急忙趕回臥虎嶺。稟明楊虎被殺情形。羣賊聞信。一個個氣得拍案大罵。楊慶這時傷痕已愈。聽說父親被斬。兩眼反插。向後一仰。暈倒在地。谷標忙用手把他扶起。停了半晌。方才悠悠甦醒。大哭道。父帥你死得好苦。陰靈休散。保佑孩兒今夜前去。替你報仇洩恨。得能捉住狗官。不拿他千刀萬剮。誓不甘休。急忙爬起身來。抓了那對虎頭鉤。就要辭別衆人下山報仇。葛金龍連忙阻止道。賢弟休得如此急躁。就是要去。大家也要計議。因那狗官手下的能人甚多。你一人前去。豈不白送性命。谷標道。葛大哥言之有理。就是我們衆人也非他們對手。必要請葛大哥同去。方可報得大仇。不可徒仗血氣之勇。自討殺身之禍。石頭僧挺身而出道。楊公子要去報仇。趕快派人前往南陽。聘請崔家五鬼前來。才可濟事。他兄弟五人。長名崔仁。善使一對鬼頭刀。又能打各樣暗器。受過異人傳授。他又有五鼓鷄鳴斷魂香。這件東西真利害。無論你是甚麼英雄好漢。只要聞見了香味。立刻昏迷不醒。因此江湖上送他個綽號。名叫追命鬼。崔仁。他兄弟機靈鬼。崔義。游魂鬼。崔禮。摸壁鬼。崔智。送命鬼。崔信。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又諳水性。他與貧僧交

情深厚。能將崔仁請來。使用他的鷄鳴五鼓斷魂香。把那班小輩一齊迷倒。再下去殺他個寸草不留。豈不便宜。葛金龍大喜道。既如此。就煩大哥去辛苦一趟。請他們來相助一臂之力。衆人正在商議之際。忽見嘍兵跑來裏道。山下來了一位英雄。自稱追命鬼崔仁。特來拜訪。石頭僧聽說。笑容滿面道。不想此人來了。免我遠道跋涉。請諸位大哥與小弟下山迎接。要殺狗官。就在此人身上。葛金龍吩咐嘍囉。排齊隊伍。下山迎接。石頭僧上前與崔仁相見。又給他引見了衆人。通了姓名。各道仰慕。然後請崔仁上山。來到聚義廳上。分賓坐下。葛金龍吩咐擺下酒宴接風。崔仁謙讓道。我與諸君初會。辱承厚待。深抱不安。小弟因路過重慶。聽人傳說。來了一位巡按。鐵面無私。已將總督楊虎斬首。後來探得楊公子在臥虎嶺聚義。要請衆英雄下山報仇。又說有個泰山觀當家僧。也在山上。因此小弟特到寶山拜訪。與衆位相聚。三生有幸。石頭僧嘆了一口氣道。崔大哥提起此事。一言難盡。那狗官吳南園把我們逼得有家無歸。痛不欲生。今日與大哥相見。實出萬幸。我們正想奉請駕臨。你就到了。也許那狗官陽壽已盡。還求大哥多多幫忙。要知崔仁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巧使薰香窗前窺看 暗偷寶劍牆上留言

石頭僧將已往之事。細細向崔仁說了一遍。崔仁勃然大怒。跳起身來。雙眉倒豎。大罵道。狗官爲甚專與我們綠林朋友作對。真個太不知死活了。我們綠林中難道沒有能人麼。小弟不知便罷。既這狗官尚在重慶城中。務必代綠林朋友報仇洩恨纔是。霍天香道。那狗官手下能人頗多。我們與他殺了數次。終不是他們對手。最可恨那狗官有個兒子。名叫吳天保。此人本領出衆。善打暗器。崔大哥遇見此人。千萬不可輕視。崔仁哈哈

大笑道。賢弟休長他人志氣。滅却自己威風。讓小弟今日前去。不將那個狗官首級帶回山寨。從此不與衆位見面。衆人道。崔大哥既肯代我們報仇。我們何能貪生畏死。各願跟隨前去。崔仁道。且慢。今夜我與葛大哥前去走一遭。如不得手。明日你們再去不遲。衆人道好。當下崔仁葛金龍結束停當。辭別衆人下山。施展陸地飛行術。何等迅速。早到城下。二人爬上城牆。用目一瞧。見兵士們在那裏打盹。於是連躡帶跳。奔向督轅而來。到了衙前。將身伏在屋上。崔仁悄悄說道。葛大哥你在屋上望風。我到後面去探看一番。如見狗官。即刻下去動手。葛金龍點頭稱是。崔仁隨即像燕子般躡到後面。只聽樵樓上打着三更。崔仁留神瞧看。見樓中燈光閃灼。人影蕩漾。暗想樓中有人行動。我且到那邊屋上竊聽一番。看那狗官住在什麼地方。主意已定。忽見迎面走來兩個兵士。一個手內提着燈籠。邊說邊走道。這時天已不早。不知元帥可會安睡。人參湯我已辦好。又不知他吃不吃。我又不敢去睡。怕他一時呼喚。那就來不及了。一個道。你真正發痴了。快往內書房去瞧看。瞧看如見元帥安睡。你我也到後面睡就是了。說着轉身直奔耳門走去。追命鬼崔仁在屋上聽得清楚。歡喜不已。飛身躍下。跟在兩個兵士後面。到內書房外。只見屋內燈光明亮。當中擺着一張案桌。有二人手執兵器。伏案打盹。那兩個兵士轉移脚步。到窗前看了一看。見元帥已睡。鼾聲如雷。便悄悄到後面去睡覺了。這裏崔仁看得明白。逆料伏案打盹的。必是守夜的。不敢驚動。使個白鴿展翅之勢。縱身跳上屋面。伏在簷前。又使個金鈎倒挂之勢。用舌尖舐破窗紙。打從孔中向裏邊一看。吳南園這時睡在床上。暗暗歡喜道。今日活該狗官倒運了。忙從身邊取出薰香盒子。用布捲塞了自己鼻子。他的薰香與衆不同。乃是一隻銅製的仙鶴。鶴嘴伸進窗孔。鶴屁股後面有個小圓孔。把香裝入鶴腹。將火種把香燃着。鶴尾巴上有根線索。把線索一拉。那兩只鶴翅膀

自會扇着香烟盡從前面嘴內噴出。吳元帥正熟睡之時。忽然聞見一陣奇香。直透心竅。更加睡得熟了。追命鬼崔仁見他已經中了薰香。恐怕外面兩個守夜的未會睡熟。連忙又翻身上屋。伏在簷前。把銅鶴取出。又把後面的線索拉了兩拉。一股濃烟噴去。也都睡去。崔仁這才把銅鶴收起。又躡到元帥窗外。掣出寶劍。伸手把窗櫺推開。躡入房中。方纔落地。忽見床上跳下一頭黑虎。張牙舞爪。直奔他迎面撲來。崔仁大吃一驚。唬得他倒退了幾步。轉身逃走。一眼見書案上擺着一把寶劍。外有黃綾包裹。料是上方寶劍。不如盜回山去。也是一個佐證。主意已定。伸手抓着寶劍。順手拿在手裏。復從窗中躍出。回轉頭來一看。不見黑虎影子。還是吳南園一人睡在床上。不由格外驚疑。暗忖。明人不做暗事。何不留下姓名。遂在那粉牆上寫下一行字道。要問寶劍下落。速到臥虎嶺來。追命鬼崔仁留言。剛才寫罷。忽聽屋上有人叫道。大人房中有賊。快快起來拿捉。崔仁一聽。知道有人看見。不敢怠慢。轉身出外。躡到屋上。打個呼哨。偕同葛金龍。各施飛簷走壁之能。回奔臥虎嶺而去。按下慢表。原來蕭金琳睡到半夜。小解甚急。從床上爬起身來。正想小解。忽見房外白雲生殷仁二人。伏案而臥。兵器落在地上。已是暗暗喫驚。又見一人站在元帥房外。拿了一枝筆。在粉牆上寫字。知道有了刺客。這才喊叫捉賊。提了一口寶劍。躍出。賊人已經飛身上屋。不知去向。他怕元帥被害。急忙跑進房中。看視見元帥。軒聲如雷。他才放心。轉身出房。飛身上屋。追趕。奈已失了賊人的踪跡。這時衆俠義俱從夢中驚醒。上屋四處找尋一遍。不見賊人。只得罷了。走進屋來。看見白雲生殷仁熟睡如泥。天保喊叫了幾聲。不見二人醒來。大家好生疑訝。秦明打從房中出來。說道。元帥也是如此。呼喚不醒。天保大驚。正待進房。金禪子從外面進來。問道。刺客可曾拿住嗎。天保回說沒有。忙前來告訴一遍。他說着走進房中。喊叫父親。只是好睡不醒。金禪子道。這

是中了賊人的薰香。快去取涼水來。天保不敢怠慢。立刻取來涼水一盆。金禪子把涼水噴在南園面上。說也奇怪。這薰香遇涼水即解。吳元帥在床上翻身說道。唬死本帥了。說着睜眼看看。見衆俠義站在面前。說道。我在夢中與刺客交戰。把我唬得渾身是汗。賊人既已逃走。爾等查看屋中物件。有否竊去。天保聽說。留心一看。案上不見了上方寶劍。不由暗吃一驚。說道。不好了。衆俠義驚慌問道。賢弟爲了何事。這等吃驚。天保道。欽賜上方寶劍已被賊人盜去。衆俠義一聽。大家唬得面面相覷。啞口無言。南園聞言。急忙披衣下床。見那桌案上的寶劍。果已失了踪跡。大驚失色。身子向後一仰。栽倒在地。金禪子忙同秦明將元帥扶起。過了半晌。方悠悠氣轉。嘆了一口氣道。罷了罷了。奸賊與本帥做對。至今未能把我害倒。今番失了上方寶劍。本帥性命難保。金禪子道。元帥休要擔心。大家商量個計較去尋那賊人。追回寶劍就是了。南園道。還請仙師臂助。但不知是那裏來的賊人。這劍到那裏追去。金琳道。方才見賊人在牆上寫字的。我去看來。走出房外。提着燈籠。到粉牆上一看。見寫着一行字。嚷道。你們來瞧瞧。盜劍的賊人。乃是追命鬼崔仁。衆俠義聞聲一齊走來。金禪子詫異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只怕是假借他的姓名。貽禍害人。亦未可知。我知道南陽五鬼。乃是行俠之人。從未做過爲非作歹的勾當。怎敢大胆前來盜元帥的御賜寶劍。五空道。老師傅不能這樣說。目今人心難測。他與綠林朋友常相往還。一定請他出來幫忙的。金禪子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必是臥虎嶺上賊人。請他出來相助。他才到此一顯身手。我們可往臥虎嶺討回寶劍。請元帥放心便了。南園道。事已如此。已無他策。請老仙師竭力設法。本帥銘感五內。這時天已大亮。用過早膳。衆義俠辭別元帥動身。督轅中留下韓素花。黃繡雲。二人保護。逕奔臥虎嶺來。再說追命鬼崔仁。與葛金龍二人逃躡出衙。見後面並沒有追來。方才放心。葛金龍道。崔大

哥今夜在狗官衙內。可會將他刺死。崔仁道。刺他到是小事。如今我把他這東西帶來。比殺他還要利害。葛金龍道。這是什麼東西。值得希罕。崔仁道。我取出與你觀看。諒你有生以來也沒見過。說着忙把黃綾打開。只見外面是沙魚皮的壳子。伸手抽出一把劍來。寶光四射。雪亮如銀。葛金龍看了道。不過一口寶劍。有甚可貴。崔仁道。這是當今皇上欽賜的上方寶劍。所以那狗官才能把楊總督斬首。他如今失了此劍。萬歲追究起來。定要拿他問罪。葛金龍聽了。甚是欣喜。急忙趕回山寨。羣賊見他二人回來。連忙出來迎接。進了聚義廳坐下。楊慶問道。崔大哥今番前去。可會得手。追命鬼崔仁取出上方寶劍。遞與羣賊觀看。口中說道。我把他寶劍盜來。比殺了他全家還要利害呢。楊慶將寶劍接過道。我父帥就死在這口劍上。今既見了仇物。留他何用。不如把他當衆毀掉。叫那狗官滿門遭斬。方出我胸中之恨。崔仁見楊慶把寶劍毀掉。大吃一驚。急忙上前伸手奪過道。我留着這口劍。還有別用。楊慶不允。石頭僧道。崔大哥既將此劍盜來。必有大用。你今把他毀掉。未免可惜。楊慶暗想強賓不能壓主。只得罷休。葛金龍命嘍兵擺上酒宴。請崔仁上座。替他慶功。正在歡呼暢飲之際。忽見嘍兵跑來報道。山下有個和尚。特來拜訪崔大寨主。崔仁一聽。心中暗暗吃驚。逆料必爲寶劍而來。遂道。請衆位兄弟在此寬飲一杯。我到山下去會他。羣賊稱好。崔仁拿了兵器。奔到山下。舉目觀看。見那和尚正是金禪子。不由暗吃一驚。自思此人本領不凡。他今前來。必非好事。想罷問道。仙師駕臨。所爲何事。請道其詳。正在言談。怎金禪子尙未回答。衆俠義伏在山崖之內。見一人闖到山下。知是崔仁無疑。打了一個呼哨。天保率領衆人一躍而出。用刀一指崔仁道。我元帥與你近日無仇。往日無冤。你把御賜寶劍盜了。還留下姓名。分明坑害元帥。我等今來拜求顧全交情。請把寶劍交出。萬事全休。倘若不肯。那時攻破山寨。玉石俱焚。不知英雄可

識進退。還祈高見。追命鬼崔仁大怒道。大丈夫敢作敢爲。上方劍是我盜的。但你父子與我們綠林朋友作對。殺得他們有家難歸。我今前來代衆朋友報仇。你們今日既來討戰。分個高低。方知我手中鑲鐵刀的利害。你們將我殺敗。便把寶劍獻上。不然你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休怨我崔仁無禮。金禪子哈哈大笑道。追命鬼。你乃是個當世豪傑。何必與這班盜賊爲伍。自取殺身之禍。貧僧與你交誼素厚。故來解圍。你既稱強。莫怪貧僧冷眼旁觀。天保這時已怒不可遏。忙把手中單刀一擺。大吼一聲。蹤到崔仁面前。舉刀便砍。崔仁知道天保本領高強。用刀招架。兩下裏一來一往。就在山下動手。山上嘍兵看見。連忙飛報寨主。葛金龍率領衆賊冲下山來助戰。金禪子眉頭一縐。大喝一聲道。天保且慢動手。我有話說。天保虛晃一刀退下。金禪子附在天保耳邊說了幾句。要知說的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設謀誑劍員外登山 放火燒巢賊人漏網

吳天保聽了金禪子之言。連連點頭稱是。招呼衆俠義轉身而去。這裏羣賊見衆俠義不戰自退。恐有埋伏。不敢追趕。自回山去。衆俠義離了臥虎嶺。秦明道。不知這裏附近可有客寓。金禪子道。貧僧有個俗家朋友。住在離此不到十里路。有個劉家村。我們就到他家暫住三五日。還可請他幫助一臂之力。衆俠義俱說好極。金禪子遂在前引路。迤邐行來。見前面一座村莊。金禪子指着道。前面正是他家。你們且在這裏稍待。說着舉步過去。到莊門外。見一羣莊丁。手執長槍短刀。在廣場上練習。金禪子上前打了一個稽首道。借問一聲。劉德龍員外在家嗎。衆莊丁見是金禪子。連忙答道。我們員外剛從西莊回家。此時在廳內坐着。你就自己進去罷。金

禪子點頭稱是。舉步進莊。劉德龍在廳上看見金禪子到來。急忙起身迎接。含笑說道。仙駕光臨。未曾遠迎。多多得罪。金禪子哈哈大笑道。不敢不敢。二人坐下。金禪子道。貧僧造府。有件要事相商。不知員外能否顧念平日交情容納。劉德龍道。但請仙師吩咐。金禪子方才把吳元帥失了寶劍。衆英雄到臥虎嶺討劍。因那山上盤踞一班盜賊。將來必有一場大戰。衆英雄因無處居住。故而不揣冒昧。特投府相商。暫住數日的話說出。劉德龍哈哈大笑道。貴客臨門。豈有推却之理。卽煩仙師作導。迎接衆英雄做莊一敘。金禪子大喜道。不勞大駕出迎。貧僧前去招呼他們進來就是了。劉德龍那裏肯依。一同走出莊門。金禪子招呼衆俠義與劉員外相見。當下謙遜了一番。讓到前廳。分賓坐下。家人獻上香茗。敘畢寒暄。擺上酒宴。請衆俠義入席暢飲。席間談起臥虎嶺賊人盜劍一事。劉德龍道。小弟住在此間。常受這班賊人之累。屢次到來借糧。多少總要應酬。要是不允。纏繞你不得安穩。衆人正在暢談之時。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臥虎嶺的嘍兵。送來一份柬帖。請員外上山吃喜酒。劉員外將柬帖接過。向莊丁道。你且出去。打發他們回去。說我知道了。莊丁答應着出去。劉德龍將柬帖遞與衆俠義觀看。見上面寫的是慶賀上方寶劍。恭請劉員外到山喜宴。秦明怒道。賊人可惡已極。竟辦起喜事來了。我們必要設個計策。就乘他吃喜酒的當兒。把那寶劍盜回。天保道。賊人設宴請客。果然是絕好的機會。倘蒙劉員外鼎力幫忙。我們就可盜回寶劍了。劉德龍道。如有用我之處。義不容辭。天保道。賊人在飲酒的時候。必把寶劍遍示賓客。劉員外明日觀劍之時。我們衆人先悄悄上山。在他山後。放起一把火來。賊人必然驚慌失措。將劍交與員外看管。那時我們與賊人動手。你便把寶劍交給我們。你怕將來受累。我們另有辦法。衆人都道。此計甚妙。務望劉員外幫忙才是。劉德龍聞言。不能推托。只得說道。小弟依計而行便了。一宿無詞。

到了次日晚間。劉員外更換衣服。暗藏兵器。帶了兩名莊丁。趕奔臥虎嶺來。衆俠義見他走後。也各結束。金禪子在前領路。一路抄走小道。直奔後山而來。暫且按下慢表。再說劉員外到了臥虎嶺。早有嘍兵上山通報。葛金龍與羣賊下山迎接。劉員外到得山上。見聚義廳上懸燈掛彩。大吹大擂。如同鄉戶人家做喜事一般。十分熱鬧。中間擺下酒宴。即請劉員外入座。劉德龍再三推辭道。小弟何德何能。敢坐首席。羣賊道。員外乃是貴客。不必推辭。說着一齊分賓主入座。當時劉員外只得告罪坐下。歡呼暢飲之際。劉員外問道。崔寨主得來的上方寶劍。可能給小弟一觀。以開眼界。葛金龍道。這又何妨。員外要看。俺就取來與你觀看。說着向追命鬼道。劉員外乃是貴人。他要觀看上方劍。你就給他看一看罷。崔仁說好。把黃綾打開。取出上方寶劍。遞與劉員外觀。看見那口劍寶光四射。耀人眼簾。劉德龍暗忖。真是無價之寶。又暗道。他把這口寶劍給我。劍匣仍在他的手裏。取回了也是無用。必要設法誘過來才是。主意已定。忙謂崔仁道。這寶劍我已賞識過了。但不知這劍匣可有貴重之處。也要細細一觀。崔仁不知其詐。忙把劍匣遞過。說道。你看這沙魚壳子與衆不同。此魚出在西洋。乃是不可多得的寶物。劉員外接在手中。故意把玩不釋。口中不住的誇獎道。好劍好劍。小弟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等寶物。這也是崔寨主的福分。得來欽賜之物。又爲臥虎嶺爭光。使小弟佩服之至。崔仁道。我那日前去行刺。要不是那狗官福命大。連他首級也帶回來了。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忽見嘍兵慌慌張張的走來報道。後山失火。請寨主爺快去救火。葛金龍大吃一驚。急忙站起身來。說道。諸位且在前面。多飲一杯。我往後山查看。因何起火。正說着。嘍兵又來報道。後山的火。乃是那班小輩前來縱放的。現在山後廝殺。小的們不是他的對手。請寨主爺趕快前去。羣賊聞聽。無不驚慌失色。崔仁抓了一口鑲鐵刀。向劉員外道。這口上方劍交你看。

管說着與羣賊奔往後山去了。聚義廳只剩下劉員外一人。抱定了那口上方寶劍。正在盼望天保到來。只聽屋上有擊掌之聲。劉員外知是天保來了。起身出來。把上方寶劍交與天保。天保如獲至寶。道謝不置。劉員外暗想。還不乘着這時逃下山去。等待何時。隨即帶了家人莊丁。悄悄的下山回家不提。天保把上方寶劍接在手中。如獲至寶。又見劉員外已逃下山去。暗道。羣賊皆往後山廝殺。聚義廳中沒有一人。不如放起一把火來。叫他們腹背受敵。連忙一躍下屋。在廳上放起一把無情火來。剎那間烈焰騰空。火光直衝霄漢。轉身躡出。站在暗處。那些嘍兵看見。一個個只唬得跌跌爬爬。齊來撲救。且說羣賊正與衆俠義拚命廝殺。兩下各展所長。殺得難解難分的當兒。忽見嘍兵跑來報道。大事不好了。聚義廳火起了。葛金龍大吃一驚。虛晃一刀。跳出圍外。要想趕到前山。督同嘍兵救火。那曉眼前一道寒光。撲奔面門飛來。葛金龍幸虧眼明手快。連忙使個仙人躲影之勢。才把暗器讓過。早有一人躡到跟前。舉刀便砍。大叫道。好大胆的賊人。山下官兵已到。四面圍困。水洩不通。前後山俱已火起。諒你們插翅也難逃走。還不束手就縛。葛金龍定神一看。那人正是吳天保。不由他分外眼紅。舉刀招架。就在屋上復又動起手來。那賊人在後山殺了多時。早已精疲力竭。怎是天保的對手。殺了三五個照面。漸漸不能支持。又見前山火光燭天。因此格外心慌。正要轉身逃走。忽見印精柳青二人。躡到屋上。後面金禪子。五空。六空。三人追來。印精心中驚慌。急忙伸手在屋上揭起一疊瓦片。照准金禪子三人打去。乘此空閒。一路逃下山去。五空六空那裏肯捨。緊緊追趕上去。這時天色已明。那追命鬼崔仁正與金琳動手。抬頭看見衙門內一班英雄。一齊上來。心中暗暗想道。這班小輩祇知攻打山寨。衙中必然空虛。我不如趁此機會。趕奔衙門而去。把那狗官殺了。豈非人不知鬼不覺嗎。主意打定。突向金琳虛砍一刀。撒腿就跑。金琳

隨後追趕大聲叫道。賊人。憑你逃上靈霄寶殿。小爺也要追到南天門。將你捉住。才出我胸中之恨。追命鬼崔仁。只顧向前奔逃。見前面一條山澗。水深數尺。不禁滿心歡喜。急忙跳到澗邊。從百寶囊中掏出袖箭。把手一揚。照准金琳咽喉打去。金琳正在追趕。見面前飛來一物。忙將手中單刀舉起一格。只聽噹的一聲响。那枝袖箭落在地下。接着第二枝袖箭又到。幸金琳早已留心。仍用單刀擊落。可是第三枝袖箭又接連打來。金琳眼明手快。不慌不忙。將刀向旁輕輕撥去。追命鬼崔仁見自己的三枝袖箭。俱被金琳打落。情急智生。轉身向澗中一跳。立刻不見。蕭金琳不諳水性。站在澗邊。眼看崔仁已從水中逃走。要知下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見香客密訪尹家宅 訪仙姑心迷如意郎

蕭金琳見崔仁跳入澗中逃生。只得轉身回來。剛到聚義廳前。見谷標與楊慶向外奔出。後面白雲生。吳忠。吳隱等人追趕。金琳忙從身邊掏出兩支金鏢。一支向谷標咽喉打去。一支向楊慶額角打去。二賊正想逃奔。不防迎面有暗器打來。要想躲讓。已經不及。谷標肩中中了一鏢。楊慶左腿上中了一鏢。鮮血直流。二人哎喲一聲。往斜刺裏逃命去了。白雲生等上前追趕。金琳大叫道。三位大哥不要追賊人了。我們回衙要緊。三人止住脚步。會合金琳殺往後山。活該那些嘍兵遭殃。殺得尸如山積。其餘一班胆子小的。跪倒在地。哀求饒命。金禪子道。你們丟下了兵器。快快下山。從此改過自新。如再為非作歹。定斬不饒。那些嘍兵如同得了恩赦。紛紛下山去了。衆俠義又在前山後山。尋找一遍。並無賊人踪跡。又見火勢猖狂。前後兩座山寨。頃刻之間。俱成燒燼。衆俠義方才下山回莊。劉員外出來迎接。到了廳上。落坐獻茶。衆俠義將山上情形。備細說了一遍。劉德龍。

大喜。吩咐備辦一席豐盛酒宴。因金禪子茹素。另外整備一桌素齋。衆俠義在山上殺了一夜。腹中早已饑餓。莫不狼吞虎嚥。吃了個酒醉飯飽。席散之後。各人拜辭回城。劉員外也更換袍服。隨同衆俠義進城拜見元帥。晌午時分。進了城關。見街坊上比往日熱鬧。剛到四牌樓下。見前面來了一羣男女。一個個手提香籃。還有幾個老年婦人。胸前挂着黃布袋子。上寫着朝山進香四字。一路閉着眼睛。雙手合十。口中不住的念着阿彌陀佛。也是合當有事。內中一個老婦人向前走來。不期與天保撞個滿懷。可憐他撞得躺在地下。手足牽了幾牽。登時噓了氣了。那班燒香的男女。一陣大嘩。上前伸手把天保抓住。說道。你這兇神。趕往什麼地方去。把這位老太太撞死。不要走。回到衙門裏去。要你償命。天保自知一時莽撞。把人家撞死了。忙向衆人說道。你們快些放手。我不逃走。讓我來把他救活。這班燒香男女。人多口雜。只聽有個人道。不要受他哄騙。一鬆手他就逃走。天保不由的勃然大怒。把兩條膀子望外一伸。那些男女。早跌得東倒西歪。喊叫救命。天保也不理會。分開衆人。用手把老婦的頭髮抓着。扶坐地上。沒有片刻。只見那老婦人悠悠氣轉。醒過來了。哦了一聲道。險些兒跌死我了。你們不必驚慌。我這老骨頭還差幾年活呢。說着即從地下爬起。天保道。老太太。你這們大的年紀。爲甚不在家裏念佛。還要到那裏去燒香。今日要是被我撞死。豈不可憐。老婦人道。你們少年人。懂得什麼。有句老古話。人到五十歲。總要燒燒香。念佛。將來到陰司去。才得沒罪。如今我們這裏現在出了一位活仙姑。真是有求必應。無論男女老幼。只要到他廟裏燒香。求財得財。求子得子。所以我一片誠心。提着香籃。跟着他們同去燒香。順便問問我的來生。那料碰見你這個冒失鬼。把我撞個七死八活。幸有活菩薩保佑。死而復生。天保聽了道。你說這位活仙姑。現在什麼地方。請你老人家告訴我。我明天也要去燒香。老婦人道。難道你沒有

耳朵嗎。離城五里尹家宅，有個觀音庵。活仙姑就住在這菴內，不獨求財求子，還能替人治病。靈驗得了不得。天保點點頭道：「你老人家快去罷。我還要趕路呢。那班燒香男女，見老婦人活了，不再與天保爲難，便指着天保道：『便宜你了。下次跑路小心些。天保也不與他們計較。』」急同衆俠義回衙。這時吳元帥正在花廳內，與衆幕僚閑談。心中掛念衆人，到此刻尙未回來。又不知上方寶劍有無消息。心中十分納悶。因此站起身來，要想到院中去閒步一回。見衆俠義聯袂歸來，轉憂爲喜。連忙迎上前來，口中說道：「衆位俠義，辛苦了。」天保上前拜見父親，隨後蕭金琳、五空、六空、吳忠、吳隱、殷仁、殷義、殷禮、金禪子、白雲生、黃小華等人，一一參見畢，方才落坐。天保又引劉員外拜見了元帥，通了姓名。天保又把上山誑劍一事，全賴劉員外臂助的話，說了一遍。南園聞說，起身拜謝，吩咐擺下酒宴，與衆俠義慶功。請劉員外坐了首位，南園父子坐了主位相陪。席間天保又把進城撞死燒香老婦，稟告父親，南園沉吟了半晌道：「從來三姑六婆，皆非善類。世上那有活仙姑之理。這必是借佛斂錢，哄騙愚夫愚婦。好歹明日親自前去訪問一番，便知這活仙姑的真假。正說之間，只見門軍慌慌張張的進來稟道：『現有欽差在外，請元帥迎接聖旨。』」吳元帥卽忙更換朝服，吩咐大開正門。欽差捧了聖旨，走上大堂，面南而立。南園與衆俠義三呼已畢，欽差宣讀聖諭道：「朕念你巡按江南，剿匪有功，着卽日率領部下屬員，進京引見。按功陞賞，分發到任。欽此。」謝恩。南園雙手接過聖旨，供奉香案，傳命擺下酒宴，代欽差洗塵。那欽差因有君命在身，並不叨擾，辭別元帥，上馬去了。金禪子向吳元帥稱賀道：「元帥不日進京，加官晉爵，衆位英雄蒙恩受職，前程未可限量。貧僧不能在此久住，暫且告別。再圖後會。」南園道：「本帥雖接到聖旨，目下不能起行。因二次拜本進京，奏明四川總督楊虎父子，勾匪謀叛，未見聖諭。大約三五日內，朝中簡放大員前來接印視事。」

本帥要等交卸後。才能進京。務望仙師盤桓數日。金禪子道。貧僧久未回山。院中同伴必然懸望。將來後會有期。元帥何必強留。南園見他去志堅決。只得再三道謝相救之情。本帥進京時。自當奏明聖上。封贈仙師。以酬今日之功。金禪子道。貧僧不慕名利。元帥不必掛齒。就此拜別。說罷。走到簷下。把脚一蹀。倏忽不見。當夜無話。次日天明。南園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膳。謂天保道。昨日你在街坊上。聽見燒香人說。尹家宅觀音庵。出了個活仙姑。其中必有隱情。爲父要親自前去。以燒香了愿爲名。暗中訪問一番。到要看看是甚麼動靜。再作道理。趕快你去改換打扮。跟我前往。探看虛實。天保領命。急忙到自己房中。更換衣服。金琳得悉其事。也要同去。天保道。你就在衙中歇息罷。再帶了你去。大家都要去了。正說着。五空。六空。秦明。黃小華。吳忠。吳隱等人走來。聽說元帥要到觀音菴。訪查活仙姑。力請同往。天保見衆俠義要去。只得稟告父親。吳元帥道。既他們俱要前去。却要改扮行裝。暗藏兵器。不可滋事。露了風聲。衆俠義一一遵命。換了衣服。各把兵器藏在身旁。悄悄出衙。到尹家宅去了。按下衆人慢表。再說吳元帥扮作員外模樣。天保。金琳二人。扮做兩個書童。跟在元帥身後。出了後院。繞到大街之上。金琳在身邊取出一錢碎銀。走到店內。買了香燭紙鏢。却不認識尹家宅在何處。湊巧來了一個香客。手提香籃。匆匆的走來。天保含笑問道。你老手提香籃。莫不是到尹家宅敬香嗎。那人答道。正是。我因自己有病。請醫無效。故到觀音菴求醫。天保道。好極了。我們路途生疎。望你老借點光。不知可肯帶着我們去嗎。那人道。這有甚麼不肯。你我同行就是了。於是那人在前引路。轉灣抹角。出了東門。只見男男女女。挨挨擠擠。俱向尹家宅那條路上走去。不多片刻。忽聽那人說道。前面那一帶紅牆。就是觀音庵了。南園抬頭一看。見庵前有條小河。水不甚深。清澈見底。河上架着一條石橋。到庵中去燒香。非經過這條橋不可。故而那

些燒香的人都擠住在橋頭。於是用力擠到前面。原來橋頭上有兩個香火道士。坐在那裏。面前放着一個大竹筒。上寫着隨緣樂助功德無量八字。凡到此進香者。必須佈施。多少不拘。方許過橋。南園見了。明知他們斂錢。然一時不能道破。只得在身邊取出幾個銅錢。擲入竹筒之內。過了石橋。便是山門。只見門裏左右設着兩張桌子。各有一個道士坐着。凡到來的香客。一律都要掛號。每號錢六十文。繳過號金。發出一根竹簽。上面書明看病。問終身。求財。求子。等字。天保低聲向他父親道。被他轟動了這許多百姓。每日號金倒也不少。我們也去掛號。看他怎樣說法。南園點首稱善。天保便走到號桌旁。大聲叫道。掛號呀。那道士正在奮筆疾書。冷不防嚇了一跳。連忙說道。你把嗓子放小點。像這樣雷鳴一般。把人都要唬壞。天保道。我是生成的大嗓子。難道到這裏來燒香。還要低聲下氣嗎。那道士道。不要多說。快拿號金來。問什麼事。天保給了六十文錢道。問終身。那道士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天保道。我叫吳景。後面是我的主人。吳文蘭老爺。那道士因被天保纏得不耐煩。將吳文蘭三字寫好。又寫了一張號條。交與天保。三人才走進院中。見殿上殿下黑壓壓的擠滿了無數男女。好容易擠到殿裏。用目一瞧。見正中一座朱漆佛龕裏面坐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年約十七八歲。頭戴鳳冠。身穿霞披。左手執着拂塵。他一雙俏秋波。不住的向外瞧看。面前擺着一張供桌。桌上放着一個香爐。爐中香烟繚繞。南園看罷。暗想這龕內。分明是個淫蕩女子。說甚麼仙姑不仙姑。看他用何方法。替人治病。偶然回頭見五空六空等衆俠義。走上殿來。天保急向他們丟個眼色。衆人會意。站在元帥身後觀看。其時有個青年男子。年約三十左右。到仙姑龕前雙膝跪倒。高聲道。仙姑在上。小人的妻子。日前不知被誰誘迷。求仙姑大發慈悲。叫我妻子回家。免得我在家罪念。仙姑聽了笑道。真是奇事。你的妻子。被旁人拐去。也來叩求仙姑。下次不

可如此。本仙姑念你孤眠獨宿。賞給藥丸一顆。到後房中等候。本仙姑自然作法。叫你妻子回家。與你團圓。這少年站起身來。伸手接過藥丸。納入口中。嚙咀嚥下。就有一個香火道士。把他帶往後院去了。只聽仙姑道。吳文蘭在那裏。南園邁步來到龕前。天保金琳也跟在後面進來。那仙姑道。吳文蘭。你既富貴極頂。何必與人作仇。貪功邀賞。將來時衰運退。難保善終。快快回衙。休要在此惹是生非。南園聽他說了這幾句話。不由的毛骨悚然。不敢抬頭。一步一步的倒退下來。天保見他父親偏促不安。連忙搶上一步。到供案前。施了一禮道。弟子吳景。特來叩問終身。請仙姑明示。那仙姑秋波一閃。將吳天保一看。不禁暗暗打了幾個寒戰。暗道。奴家在此數月之久。從未見過這等美貌郎君。今日既與他相遇。豈可錯過良緣。打定主意。笑盈盈的說道。奴這裏有顆仙丹。給你吃下。自有好處。今到後院稍候。本仙姑與你細談終身。天保心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往後院等他。看他的舉動。便知分曉。遂回過頭來。向他父親與衆俠義丟個眼色。叫他們先行回去。我在這裏。諒無妨礙。吳元帥心中明白。却又放心不下。不能在人前多說。正要向天保打個暗號。叫他小心提防。忽見金琳也到仙姑龕前。說道。弟子蕭金琳。因家室多累。要求教仙姑指示禍福。仙姑舉目向他一看。不禁又打了幾個寒噤。腹中思量道。奴家今日無意中得了兩個俊俏郎君。於願已足。遂道。蕭金琳。你乃是九門提督公子。富貴已極。說甚家室多累。這裏有顆藥丸。給你吃下。快跟香火道士。往後院稍坐片刻。本仙姑與你細談終身。便了。金琳聽他說出自己家世。早已暗暗佩服。不敢多問。只得把藥丸接過。轉身跟着香火道士。往後院去了。南園見他二人均被妖女留下。心下焦急異常。倘他二人中了邪術。如何是好。想着就到秦明跟前。對他悄悄的說了一遍。秦明說道。我已看得明白。請元帥放心。他二人在此。決無妨礙。看這個妖女。必屬意於他二人。所以把他們

留住。我們站着這裏。細看他的動靜。再作計議。正這當兒。見有個無賴。走到仙姑面前。雙膝跪倒道。求仙姑大發慈悲。這段夙緣。如不早了。我的性命就沒有了。那仙姑聽他說罷。頓將臉色一沉。破口大罵道。沒廉恥的小子。滿口胡言。這裏有顆藥丸。拿去吃下。稍停一會。本仙姑自然周濟你。這無賴伸手把藥丸接過。轉身自往後院走去。不料外面走進兩個大漢。怒冲冲的到了仙姑面前。大聲喝道。好大胆的賤婢。爲甚在此引誘男子。把我二人就忘了麼。仙姑聽罷。勃然大怒道。好大胆的蠢夫。胆敢大庭廣衆之下。侮辱你家仙姑。快與我滾出去。饒你一條狗命。如再放肆。叫你二人劍下做鬼。這兩個大漢聽了。登時啞口無言。轉身悻悻而去。要知這仙姑畢竟是何等樣人。吳天保蕭金琳二人有否中仙姑邪術。俱在第四集大盜胭脂虎中詳細交代。

封面繪意：敗台王天打龍虎插



洋裝
一
冊